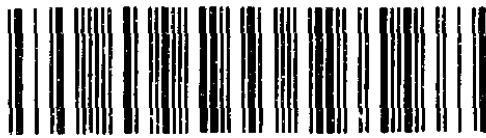


3/10  
1931.9.24  
24

# 追 求 者

辛 克 萊 著

曾 廣 淵 譯



3 0605 9258 5

上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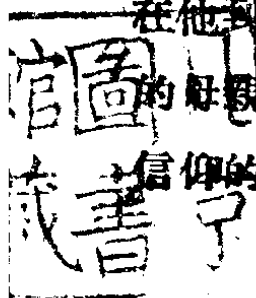
聯 合 書 店

1931

追 求 者

“山秒爾，”老埃夫拉姆說，“追求吧，你一定可以尋着。”

他將這幾個字寫在山秒爾的母親的小影上，這小影是掛在那作為這孩子的寢室的舊頂樓的角上；所以山秒爾長成時就具有他也是這追求者之一的智識。不過他所追求的是什麼，以及怎樣去追求還是茫然的——牠們只是探索中的一部分。老埃夫拉姆不能給他多講這事情，因為一些追求者在他到田莊上以前就移到西方去了；并且山秒爾的母親死得很早，在她的丈夫有機會學習比她的信仰的初步較多一點之前就死去了。所以山秒爾





所曉得的只是：追求者們是一些有熱忱的男女，他們同教會破裂了，因為他們不信仰教會所教的一切——而以爲自己去讀上帝的書，照牠所指引的路走，才是每個人的天職。

因此，這孩子學得了不把人生當作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而把牠當作一個冒險的地方。人們必須追求復追求；結局，真理之道自可啟示給他們。他能在他的母親那美麗而柔和的面龐上看到這種熱忱，雖然這只是一個明暗難分的照片；而且山秒爾並不覺得這照片是明暗難分的，他的魂夢常在牠的左右縈繞。有時在黃昏的時候，老埃夫拉姆往往談起她來，總是眼淚偷偷地流下他的兩頰。他認識她的那一年，就很夠使他的生活看個轉變；他是一個已過中年的男子，且是一個有了兩個孩子的鰥夫。他作了後面山上伐木隊的工頭才到這鄉裏來。

山秒爾常常想到他的父親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埃夫拉姆從前被一匹劣馬傷了，從那以後，他

就老得非常之快。他辭了伐木的事情；過不久，那片山也就伐盡了。現在各處都成了“童山濯濯”的光景，居民也都找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方法。

山秒爾兒時的生活是嚴肅寡歡的。冬天很早就降臨到這山野；湖裏結着冰，路上堆着積雪，從那以後，他們就要靠夏天的一點蓄積，和丹恩與亞當——山秒爾的異母兄弟——從打獵得來的一點東西過活。但是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被忘却了；因為湖的盡頭有一家旅館，在這鄉裏錢是很容易賺的。再無需到山上草場裏去割草了；頂好是將家人遷到頂樓上，搭起住客來。有一些鄰居甚至將舊日的倉屋騰出來作寢室，在城市報紙上登起廣告，房子用白堊一刷，不久就成爲燦然可觀的新居了，於是就開起他們自己所謂的旅館來。

老埃夫拉姆缺乏那種成功的狡獪。他腳跛而緩慢，直往壯處長，并且一隻眼睛還生了翳子；山秒爾知道住客奚落他，甚至有時喫了他的東西還佔他的上風。這是山秒爾生平的第一痛苦；因為他

知老埃夫拉姆胸中有王者之度。有一次，這孩子聽見他在他的樓下的那間房裏，同一位住客談話，一位寡婦同一個這老人心愛的小姑娘。“我覺得，夫人，”他說，“你大概是有點爲難吧。我告訴你，假若你不能省下這一點錢，我可以給你記起來；因爲我現在還不需要牠，等你的光景好一點時候，你再送給我就是。”這是埃夫拉姆·普利斯考特對他的住客的態度；所以他的財富總沒有他的精神發展得那樣快。

埃夫拉姆的妻曾教過他讀聖經。他每天夜裏讀，禮拜日也讀；即令他所讀的是崇高的詩歌，是世界上最好文學的一部分，這老人也是不知道的。他覺得牠與販馬和供客這一類的事情都有實際關係的。他并且叫山秒爾也這樣去認識牠；所以這孩子生成就有倉皇迷亂的根性，覺得他在聖書裏面讀過的這些道德的真理，在他的周遭的世界裏，好像都無足重輕似的。

除了聖經和他的母親以外，埃夫拉姆還教了

他兒子一件另外的大事；那就是美國。美國是山秒爾的祖國，他的祖宗都是死在這兒的。因為一種高超和奇特命運的製作，牠是一塊與人世隔離的地方。牠是自由之鄉。爲了這，整隊的英雄酒盡了他們的心血；他們的夢想具體化在那些幾如聖書一樣神聖的法律中。山秒爾學了許多講述這類事情的讚美詩，他還聽過許多關於牠們的偉大的演講辭；每年七月四號他都要驅車到法院去聽一篇，有時淚珠滾滾，他一點也不覺得羞恥。

他甚至在暑期住客的眼眶中也看見淚痕；有一兩次在一個平靜的晚上，適逢這位老人啟了他心靈的秘扉，因為埃夫拉姆·普利斯考特參加過那次的戰爭。他隨潘塞番尼亞州的第十七隊從布爾冷開往寒港，他在那兒共受了三次傷；他的記憶變成偉大事件和驚人影像的倉庫。英勇的人物在牠裏面大步行走；那兒有行軍與圍攻，監獄，疾病與失望；那兒有光榮與恐怖的刹那，血與苦的幻像，火焰與砲煙的幻像；那兒有被槍砲射破了的戰旗，

以及那攪到他心靈深處，流芳百世的令名。這些人都是爲了自由而損軀；他們都是爲給她開路而送命——他們已經將一個血坑填滿，好讓她在她的路上過去。這就是他們留給他們後人的遺產，一方面用作保衛，一方面用作育養。這也就是做一個美國人的意義；人人都需時時準備照他們的前例去接觸，忍受那命運送來的一切。

這些就是組成山秒爾的人生的成分；除此，他祇有田庄 和他每日的工作，與夫自然在莽原中的千變萬化——在山上的日與夜，冬與夏的演變。書籍是很少有的。有一本山秒爾幾乎完全背得的破亂的書，那裏面講着一個飄泊者在一個荒島上面冒險的故事，講他如何一步一步地解決他的問題；山秒爾從那裏學到覺得人生是由誠實的勞力造成的，并在製作有用的什物中找着驚人的慈愛的故事。那時還有一篇講基督徒的故事，以及他的循禮的故事；這正是一個追求者需要的書——有牠渺茫的光榮的幻象，俱有早熟成功的危險。

後來又過了許久，一個在那兒留下了一本詹姆士·惠特康勃·李雷的“田家咏，”於是在山秒爾的眼前展開了新生的幻象。往日他很快樂過；但是現在他將牠現實了。他曾愛過他頭上那藍色的清天，那深藏的林木，和那明媚的湖光；但是現在他有話講述牠們了——并且他生活平常的工作也變成了歌唱的榮光。所以一個人在擠牛奶的時候生出奇蹟的鼓舞，在草場堆草的時候想起那‘六月膝深的時候’的韻律。

從那一點講，你可以推知他是一個大家所謂的熱心家。他生性祇見得到事物桃色的一面，并輕信人家的話——特別是在一件幽美而又可歌可泣的事情上。他委身於理想與學說上。廣泛清新的主義容易打動他，他并且熱心地去實行牠。不過你不能因為這就說山秒爾是個傻子。恰恰與這相反，事情錯了他是知道的；依照他的宗教，他是追求理由的，他永久地在追求，盡他的全力。若是人人都是這樣地出力，不久世界一定成爲一個完全異樣的

地方了。

## 二

這樣的生活山秒爾一直過到十七歲，那時他家裏才着起急來。

那是由於城裏的人。人人都說他們給鄉村帶來了興旺，但是老埃夫拉姆總以他們之來為憾。他們將舊日的水準破壞，將舊日的生活方式告了一段結束。在每尾鱈魚都可以賣一辨土的當口，在草場裏掘樹根還有什麼用呢？所以男子盡成了“引導”與僕從，少女盡成了侍女。她們穿着很時髦的衣服，學得更花言巧語的；但是她們變得更貪婪，更不能自立。舉個例吧，她們已經學會了耍小賤；並且到城裏去的少女混得聲名狼狽的也不止一人。

這些暑期的住客都有錢，老老少少，都是揮金如土。他們不需耕，不需割——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都可以用錢買來；他們每日都是優哉遊哉——划

船啦，釣魚啦，騎腳踏車啦，兩輪摩托車啦，以及擺布飾物架啦。這些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是難以想像的；不過牠是從城裏來的就結了——從那個個都感到興趣的都會來的。

在有一年的八月間，來了一位稍開學識門徑的人。他叫曼琳——柏西發·曼琳，許多銀行家和經紀人夥開的那家曼琳埃薩克遜行的小老闆——他的一個住址叫普里斯考特的全家都駭得目瞪口呆。住址就是華爾街呀！

柏西發·曼琳先生生得既肥而且壯，穿着有條紋的襯衣，褲管的前面像刀口一樣；并煥發着走運的神氣。他的談話都是立地致富的奇方。據他說，曼琳埃薩克遜行是那條街上最老而又最興旺的一家；而牠的小老闆又很得全國財政界要人的信任。天啦！你試想那未讀過雜誌，不知“bucket-shop”爲何物的普里斯考特的家人啊！

那位長兄亞當引着曼琳先生往後面印地安壩去打魚去了；山秒爾跟着一道去拿東西。一路都是



談的城裏光怪陸離的生活。山秒爾知道他的家園在冬日是上帝遺棄之鄉——一件在他所讀的一切神學書中都未曾提起的事體。曼琳不知道亞當爲什麼不到一個有起發的地方去。那時曼琳將一隻吸了一半的雪茄扔了，又談起那些戲場啦，音樂廳啦；隨後就轉入那源源不絕的華爾街的題目上去了。

他從事所裏得着當天的許多有趣的新聞；有一大批的生意行將告成——就是預備創辦玻璃瓶業托拉斯。幾乎將近一年，老哈利·羅克曼——“你一定聽說過他，無疑的，——在羅克曼菲爾建起大玻璃廠吧？”曼琳說。沒有，亞當自認他從沒聽說過羅克曼，這位值幾百萬的，奸狡的富翁，過去曾趕過許多玻璃瓶廠的仗，但是現在全國都在這個值千四百萬的“玻璃瓶業股票公司”的掌握中了。至今還沒有一人知道；不久這企業就要扯滿蓬跑了——“但是老鸛鵲絕不喫小錢的啦！”曼琳呵呵地笑了。

“這是一件值得投資的事情，”亞當警惕地說。

“唔，我想是如此！”對方哈哈地笑了。“若是他動手得快的話。”

“你能想點法子去買一些股票來吧？”是第二個問題。

“當然的，”曼琳說——“我們就是做的那項生意。”

後來，大概是運氣來了吧，一位城裏人將那老威克曼莊買過手，於是這產業的保管人們很鄭重地來拜訪老埃夫拉姆，交了三張易碎的，值一千元的銀單，就將那作廢的押契拿了過去。這位老人手裏捏着他一生中的蓄積，顫戰地坐在那裏當着他兩個長子的熱烈的攻擊。

“但是，亞當！”他抗議。“那是賭博啦！”

“一點也不是的，”對方大叫着。“那正如我曉得明春定要缺馬，我就去買一匹馬的一樣不是賭博。那是生意。”

“但是那些工廠造啤酒瓶和威士忌瓶啦！”老

人大聲說。“你以為我們將錢那樣用是對的嗎？”

“他們製造各種的瓶，”亞當說；“他們那裏管得牠們作什麼用途呢？”

“此外，”丹恩插嘴說，應用起辦外交的手段，  
“還可以加價，使牠們難得買。”

“好多在華爾街倒了霉的，”父親說。“我們怎能講呢？”

“我們已經得到一個插足進去的機會，”亞當說。“這種機會是人生難再的。”

“祇把這裏的傳單讀一吓！”丹恩補充着。“若是我們將這樣的一個機會放過了，那我們就活該  
個個發背終生去種田去了。”

這就是一段爭論，老埃夫拉姆從沒有想到個個發背是與種田有關的。一共祇有四畝田，每年春季他用犁耕耙平，栽種，烏鴉扯出了的他又重新栽種；整個的夏日他都在忙着勸除照料；在秋天裏他就要收穫，堆積；至於十月，他就要坐在荒蕪的山旁，一穗一穗地去打，以後就用籬筐盛起來——若

是年歲好的話，莊家可以值得一百塊錢的光景。這就是一個人去賺一百塊錢的方式；而曼琳那隻靠在他房角的精緻的獵槍就去了那些錢啦！并且這千四百萬洋錢的大玻璃瓶業托拉斯，有號稱二千五百萬的產業，掌管全國大工業中之一——牠的股子每一個禮拜之內都可賺一百五十！

“孩子們，”老人說，悽然地，“我也絕不想用一筆錢。我也絕不阻撓你們。若是你們一定要像那樣做的話——”

“我們要！”亞當叫道。

“你的意見如何，山秒爾？”父親問。

“我沒有什麼意見，”山秒爾說。“我覺得三千塊是很大一堆錢。我不懂我們爲什麼還要貪求多的。”

“你想要阻撓嗎？”亞當問。

“不是，我絕不阻撓，”山秒爾說。

於是事情就決定了。快要給憑單的時候他們面前又排着一種奇離的問題；他們無需買那整股，

似乎——他們祇需買那快要漲價的，并且這種稀有的計劃的結果定可比他們所意料的多賺十倍！所以，不消說了，他們就照那樣買了。

於是他們買了一份日報，屏息地看着，“玻璃瓶業股票”已由六十三又八分之一漲到六十四又四分之一了。後來，有一天晚上，管事老海蘭約翰從曼琳埃薩克遜打了一個電報來，說叫他們多等一吓“買賣價格之差”——因為玻璃瓶業股票現在祇值五十六又八分之五。他們整夜坐在那裏辯論這件事的真義，并且極力想將恐懼按了下去。第二天亞當就進城去打聽情形；但是他在路上遇見了郵差，於是他又帶着經紀人的信轉來，信中就是抱歉地通知他們股票的價格已經跌到五十以下，所以必需將牠們賣掉。在報紙的新聞欄裏，他們找到這次災殃的說明——老亨利羅克曼在他事業正興隆的當口中風死了，而拋盤人對“玻璃瓶業股票”大肆蹂躪。

他們的三千塊錢完了。祇三天的時間就現實

了——實在令人難信，他不得不寫一封信給經紀人們，於是又收到一封信簡單瞭當，證據確鑿地說他們的洋錢一元無餘。亞當像個瘋子般地發怒咒罵，丹恩凶橫地立誓要進城去殺曼琳。至於那位父親，他寫了一封懊惱詰責的信，曼琳先生很遜讓有禮地作了一個回書，聲明他與這事件完全無關；他祇是一個經紀人，人家定他就經手買，他是一點權力也沒有去預料羅克曼之死。“你一定要記着，”他說，“我曾勸過你說市場的不定，以及你所取的機會的。”埃夫拉姆一點也記不得那類的事，並且也知道像那樣地說終是無濟於事的。

山秒爾對他分內的錢財之損失一點也不着急；不過祇着急他父親的憂愁，這種憂愁實在是怕人。這次的打擊真要致他的死命；在那個星期之後他望着像老了十年，並且到一個冬天他真是癱軟無力。到了春深的時候他着了涼，於是就倒了床；後來變成肺炎，在任何人都沒有料到的時候，他就去世了。

他會山秒爾的母親去了。是他握住這孩子的手的時候，說的這話；并且山秒爾知道這話是真的，所以也無需傷心。他祇以那拂蕩着他的孤寂與恐怖的奇怪之浪爲羞；他將他的感情按了下去，勉強裝着高興的樣子——高興得叫亞當與丹恩看不過了眼，他們對於物議比山秒爾信心的狡猾要看得重些的。

這個孩子那一冬都花費在思索上；葬事以後他就招集了一個家庭會議。

“哥哥們，”他說，“這一點田地也養活不了三個人。丹恩快要結婚了；我們是不能長此住在這兒的。正如曼琳所說——”

“我不願聽你這個傻東西說的話！”亞當咆哮了。

“不過，他那個時候是對的啦。大家靠田地喫飯；彼此將牠一分，於是鬧得窮者愈窮。所以我決心要出門去。我要到城裏去；找個出路。

“你在城裏能做一點什麼？”丹恩問。

“我不知道，”山秒爾說。“我總是盡我的力。我并想不到華爾街去發財。”

“你用不着說俏皮話！”丹恩咆哮了。

但是對方對於諷刺完全是門外漢。“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必需工作，”他說。“我年青體壯，是不怕艱辛的。我總可以找到一個人給我一個機會；以後我就下苦工作事和學習，那末我總有起發的一天。我曾讀過許多講作這類事情的孩子們的書。”

“這到是一個好念頭，”亞當下了斷語。

“往前幹吧，”丹恩說。

“第一件事情就是，”山秒爾開了口，遲疑地，“我動身總要弄幾個錢才行。”

“嗯！”亞當說。“這裏缺的就是錢。”

“你要得多少？”另一位問。

“啊，”這孩子說，“我總要多要一點才行。因為我這一去，不得成功我誓不回來的。我絕不得鬧孩子氣。”

“你怎樣去弄這一筆款子呢？”是第二個問題。



“我想，”山秒爾答，“我們就講一筆生意吧——讓我把我的一份田賣了牠。”

“你不能够賣你的田，”亞當說，犀利地。“你還沒有成年哩。”

“就是我没有，”是回答；“但是你們之懂得我總是一樣。若是我訂下了合同，我一定遵守的，你們儘管放心我絕不會回來攪擾你們的。”

“是呀，我想是不得的，”亞當說，懷疑地。“但是你怎麼能說——”

“你想要多少？”丹恩周密地問。

“啊，我想要一百塊，”對方說，以後就住嘴了，遲疑的。

亞當與丹恩彼此很快地使了一個眼色。

“這附近錢都缺得很，”亞當說。

“并且，”丹恩說，“我還不知道，明天我到村裏去一趟，看有什麼法子想沒有。”

於是丹恩驅車出去了，晚上回來又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他拿出了八張十元的憑票。

“這是我想盡了辦法弄來的一點，”他說。“若是不夠的話，那我祇有報歉了”——於是他就住了嘴。

“我總將就着一點用，”山秒爾說。

於是他的哥哥拿出了一張命令式的長文件；山秒爾看都沒有看，就即刻簽了字，合同就於是訂成。那天夜裏山秒爾將他的東西包在一個報紙捆裏，在第二早日出之先，他就走上他探討的途上了。”

### 三

他將他的捆子揹在背上，八十塊錢用扣針扣在裏面的一個衣袋裏。在衣袋之下他的心跳得既快而且高；他是年青，他是自由——康莊大道展在他的面前，并且永恆的冒險還在向他招手。他站在高崗凝視着那陳舊的田舍的時候，往日他所讀的一切巡禮的故事，都擱忙將攪擾他心中的悸動按了下去，於是他搖了一搖手，轉身就走上他的旅途

了。

馬因為都要耕田，所以山秒爾步行了六里到村裏，從那兒郵局的驛車將他送到孤寂的火車站。車還得三個鐘頭等，於是山秒爾決定省十五分錢步行到第二站。跋涉在那時的山秒爾并算不得一回事。

在中途，車軌旁的荒地上生着一點小火，一個青年正在用一根棍子烤着一些麵包。

“喂！”他說。“你正在很神氣地追她哩。”

“是呀，”山秒爾說。這位陌生人并不比他年紀大，不過衣服穿得腌臢，面目生得憔悴油滑。

“這一套把戲你還生得很吧？”對方問。

“什麼把戲？”山秒爾問。

對方哈哈地笑了。“你往什麼地方去？”

“到紐約去。”

“完全走着去嗎？”

“不是，”這孩喘息地說。“我祇走到第二站。”

“哦，我懂得了！多少錢啦？”

“我想是六塊三角七分吧。”

“嗯！你要有這筆錢啦！”

“是的——我已經有了這筆錢。”山秒爾一點也不矜持地說了這話。

“哦，像你那樣用法一定用不了好幾天的，”陌生人下了斷語。“你爲什麼不瞞路呢？”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山秒爾問。

“除了阿木林以外是沒有人給錢的，”對方說。“一會就有貨車從這兒過，牠并且要在這水櫃下停車，你爲什麼不跳上去呢？”

山秒爾遲疑着。“我不歡喜做那個事，”他說。

“來，”對方說，“坐下。”

於是他拿出了一片烤麵包，山秒爾爲禮節的緣故受下了。這位小伙子在十三歲的時候就從學校裏逃跑了；他的行踪是隨氣候而變更的，所以他的足跡遍美國。現在他是從墨西哥放寒假來的。山秒爾雖然一壁聽着他冒險的故事，然而心裏仍不免於發煩，六塊三角七分在八十塊裏是多大一部分

啊。并且是在一天裏用的。

“來吧，”這位小伙子說；於是他們就跑下軌道去了。貨車在遙遙的斜坡上，拉汽笛警告制機手。山秒爾的心興奮得亂跳。

他們在離水槽不遠的灌木叢中蹲着。但是火車並沒有停着上水；不過是在轉灣的時候車開慢了一點，山秒爾似乎覺得牠是風馳電掣般地駛了過去。“跳呀！”對方大聲地喊叫，於是動身朝軌道旁邊跑。他跳了起來，搭住手，在上面打了幾轉，就在塵霧中看不清了。

山秒爾沒有上去。他等着，列車一輛一輛地在他身邊過去。那時他省悟了。若是講丟人的話，人家既然做得，他自然也做得。

他提起腳來跑了。那裏來了一輛空蓬車，門敞着，於是他跳過去抓住門框子。他的身子打着轉，他的膀子幾乎扯脫了骨節。他的眼睛被塵土迷了，但是他還是拼命地拉住，揪了上去。他躺在車板上喘息顫戰了一分多鐘。他是在向城裏走了。

過了一會兒，山秒爾就開始思索；以後他又懷疑不安起來。他不出錢而乘車，那他不是真正地在偷竊嗎？這種舉動，他的父親是不是能贊成呢？他事業的發軔就降服於誘惑了！這是受了那個以縱飲偷竊為能事的青年的暗示！在山秒爾想起這幾個問題已經是足够了；他決心到城裏的時候，第一樁事就是去拜訪鐵路辦事處，說明他幹的勾當，將車費給了牠。

大概是一點鐘以後吧，火車停了，他聽見有人在軌道旁走。他躲在一角，害羞自己不該在那兒的。有人站在車前，將門扯着關上了。以後脚步聲往前走着。接着又是一陣喀啞聲，軋轆聲，像是換車一樣的，等這些聲音停止了以後，沉寂就下來了。

山秒爾等得大概有一點鐘的時候。以後他就漸漸不耐煩起來了，他起身去打門。門是關得緊緊的。

這孩子駭呆了。他坐下思索。“我想是要被鎖

到紐約才得出來了，”他反省着。但是那麼，牠們爲什麼不走呢？

“或者我們是在一條邊道上，要等着客車過去吧，”是他的第二個思縷；他抱恨地體驗到他應該搭那個車的。但是，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牠們仍然還是不走，於是他悟到一種恐懼的可能性了。他是被留在後面——在一條邊道上。

有兩三次的列車過去了，每次他都焦灼地在等着。但是牠們都沒有停車。沉寂又來了，他還是坐在黑暗中等待着，胡想着，害怕着。

他沒有計時器；不過在這種情況中，一點鐘無疑的是有如一世。像關在籠中的野獸一般，有時他起來往復地踱着；有時他又靠門跟前臥下，用力地在那裏聽——覺得怕有人過去了，被車上的厚壁隔住了聽不見。

漸漸他饑餓起來了，於是他將他捆子裏的一點乾糧喫了。以後他又覺得口渴——但是一點水也沒有。

這種的現實使他的心砰砰地跳着。關在一處你所不知的地方，去受着乾渴，那真不是一樁好玩的事。他跳了起來，開始發狂地捶着踢着那扇門。

但是不一會他就疲乏了，依舊蹲在地板上傾聽着，顫戰着，一半由於恐懼，一半由於寒涼。氣候更變得寒涼了，所以他斷定一定是夜裏了；並且在這山谷中，夜晚還有霜啦。

又是一行列車過去了，一列貨車，他由那沉重的響聲和牠過身的時間上可以知道。他踢着那扇門，高聲地叫喊着，但不多一會他就知道高聲叫喊是無用的。

對於水的要求變得更迫切了。他想不去想牠，但這只能使他想得更凶；他願將牠一點也不想，一點也不想——但是他變得更加乾渴。他不知道一個人離了水還能活得幾久；等他的折磨變得厲害的時候，他就開始懷疑他或者是要死了。他又餓了起來，他不知道那一樁是更要糟糕些，是要使你更要死得快些。他曾聽說過臨死的人們是要追憶起



他們過去的一切的，於是他開始追憶他的了——想得分外地活躍，并還暴發出了許多奇異嶄新的情緒。他生平做的一些惡事他特別記得清楚；連偷着搭車的回事都在內，現在他是在受現世報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心的另一部分，正在籌劃追求。他不應分死在這裏，像一隻老鼠死在洞中一般。是應該有一條出路的。

車上的各處他都試遍了——地板上，天花板上和牆壁上。不惟沒有一塊鬆的木板，就是連一條裂縫也沒有——這車子是新的。於是這又暗示了另一個觀念——就是他不等餓死就要閉死了。他開始感到無力與暈眩。

若是他有一把刀子就好了。他可以挖一個洞透透氣，以後或者再擴而大之，將一塊板弄破。他在地板上找着了一顆釘子，開始在壁上敲，想找出一個薄的位置；但是牠們都是很厚——不過到底有多厚他是不知道的。他開始去剔那木板接頭處的屑子。

這時饑渴仍然糾纏着他。過得一陣列車轆轤地過去的時候，他就要停住手，或者是他幻想以為聽見了聲音。於是他就要手捶口叫，一直到聲嘶為止，以後他就又去剔他的屑子去了。

如此這般，又不知混了許多鐘點，一定是許多日夜了。山秒爾祇是挨着餓，發着狂，遍身無力，氣息喘喘；他的意識終於清醒了，曉得有一列過往的車發出較小的聲響——沉重的撞擊漸漸緩了下來。列車停了。

他又跳了起來用力去捶。以後他知道應該將他自己抑制一下——他應該將氣力留着等車停了再說。設若是不耽誤地仍往前開呢？於是他又開始用力去剔，並且像個瘋子般地大聲叫喊。

列車停了，於是沉寂就隨之而來；以後就是接車的聲音——這時候山秒爾正在拳打腳踢着牆壁。他幾乎要到力竭而失望的境地，陡然聽見外面有種低弱的招呼聲——“喂！”

好一會他講不出話來。以後他就驚呼起來，

救人啦！救人啦！”

“什麼事情啦？”那聲音問。

“我被鎖在裏面了，”他呼喚着。

“你怎麼進去了的？”

“他們偶然將我鎖進去了的，我幾乎死了。”

“你是那一個？”

“我是坐在車裏面。”

“呃，一個遊民吧？你是活該的！就住在那裏吧！”

“不是的！不是的！”這孩子受驚地呼號着。“我要餓死了——我在這裏面已經有好幾天。看了老天爺的情面上把我放出來吧——我下次決不再做這事了。”

“若是我把你放了出來，”那個聲音說，“我的職務就是要拘捕你。”

“那可以，”山秒爾呼道。“什麼都可以——祇要不叫我在這兒。”

一陣的沉寂。“你有點錢吧？”那聲音問。

“是的，是的——我有點錢。”

“不要那樣大聲地叫。有多少？”

“啊——什麼呀？”

“有多少？”

“我有八十塊錢。”

“那好，把牠給我，我就放你出來。”

他雖然是狂亂，但這使山秒爾躊躇了。“我不能將我的錢統統給你啦，”他呼道。

“那麼好吧，”對方說。“你就住在那裏吧。”

“不行，不行！”他抗議。“等一會！稍微給我留一點吧。”

“我給你留五塊錢，”那聲音說。“快點說啦！”

“那行，”山秒爾聲音低微地說。“我一定把牠給你。”

“當心！現在不是亂談的時候！”

“是的。放我出來吧！”

“若是你要像那樣的時候，我就要擱你的頭”，那聲音咆哮着；門鈎解開，門推開一點的時候，這

孩子微戰地站在門口。燈籠的光線從門縫裡射了進來，他的眼睛刺得睜不開。

“現在把錢拿出來。”那位陌生人說，爲安全計他站在一邊。

“好，”山秒爾說，用扣針在他的背心裏摸索着。“不過我看不見，不能數。”

“放快些！我給你數！”

於是他將那小包拿了出來，手指捏住牠；以後燈光就不見了，他祇聽見脚步奔跑的聲音。

好一陣他一點也不明白。後來，“把我的五塊錢給我啦！”他叫着，把門推開，跳了出去。他剛剛趕上看見那個拿着燈籠的身影在軌上的車輛中消逝了。

他拔步向軌道上跑，被一根繫桿絆了一跤，一筋斗跌在一條溝裏。等他再爬起來的時候，列車已開始在移動，燈光也看不見了。

#### 四

山秒爾的錢完了，但因為餓渴交迫得煩惱過甚，所以他也無暇去多想了。那時他想到他此刻深夜裏在一個孤僻的地方，并且列車也去了！若是他留在這裏他仍然要挨着餓。

他跑了過去，抓住一輛貨車上的鐵梯，揪住爬了上去。後來他爬到了車頂上；但是風刮得太冷他當不住，於是他又爬了下來。那時他才曉得他那裝物什的包捆掉在那輛空車上了。

幸喜這車在大約有一個鐘頭之後就慢慢地移動起來，於是山秒爾伸頭出去看見前面有許多燈光。并且在這景物的各處也都有燈光，他曉得他已經到了一個大城鎮了。東方漸漸地發白，微弱的建築物的影子可以看見。

山秒爾下了車，極謹慎地往鐵道前面走着，因為他既無力而又腿硬。在火車站的一間辦公處裏有點燈光，他從窗戶裏瞞了進去，看見一個人很忙地坐在寫字台前寫字。他敲着門。

“進來。”那聲音說，於是他就進去了。

“打攪你，我可以喝點水吧！”他問。

“在那角落裏，”那人說，幾乎頭都沒有抬起來。

那裏有一隻吊桶同一把杓子，於是山秒爾就取飲了。水的味他覺得非常可口——他一直喝到不能再喝爲止。

以後他就站着等。“對不起，先生，”他怯懦地開始說。

“嗨？”那人說。

“我快要餓死了，先生。我也不曉得好久沒有喫東西了。”

“啊！”對方大聲說。“就是那事嗎？滾出去！”

“你不曉得，”山秒爾開始說，困惑的。

“滾出去！”那人叫道。“那在這兒是不行的。叫花子是一概不打發的！”

叫花子！這個名辭像皮鞭一樣地答着山秒爾。

“我并不是叫花子呀！”他狂叫着。“我——”以下他就住嘴了。他正預備說，“我一定給錢的。”

他臉上羞得像火燒着一般地走了出來，於是  
他立地就下了決心——不管怎樣，他絕不再乞討  
了。非等他自己賺得來，他是連一口食物都不沾的。

橫過車站，就是一個廣場，并有一條有電車軌  
的大街，山秒爾走到那條街上；那時他覺得癱軟，  
同時又看見了一個幽暗的門樓，於是他就走進去  
蹲在一個角落裡。他打了一會盹；天就大亮了。行  
人來來往往的。

他在一個泉裏又渴了許多水，人覺得舒服了  
一點。他走到一條生意冷落的街上，那裏有個人正  
在開店門。窗戶上放着食品——水菓與麵包——  
他一眼看得滿嘴的饑涎直流。他要求工做，但是那  
個人祇是擺着頭。

山秒爾向前走着。各處的商店都開了門；於是  
他就到處向人要事情做——什麼小事都做——而  
回答總是“沒有。”他不斷地嗅着人家早餐的香味  
——一個麪包店裏的煎臘肉的香味，咖啡同熱麪  
包的香味。但是每次他都是捏住拳，咬着牙。他絕



不乞討。他一定要找到工作。

早晨就是這樣混過去了。大大小小的商店他都走遍了。有時他們客氣地回答——有時粗暴地回答；但是內中沒有一個遲疑過一剎那的。他從許多堆棧門前走過，那兒大家在將貨往大車上搬——靠得住這兒是有活路做的了。

他對一位忙碌的，穿短衫的工頭講了。

“我應該再給你說好多次沒有？”那人叫道。

“你以前並沒有告訴過我，”山秒爾很誠懇地抗議。

“滾出去！”那人說。“你們這類的人太多——我怎樣才能給你們這些鬼講得清楚呢？”

太多！於是山秒爾陡然悟到他曾在街上許多衣冠寒酸的人們跟前走過。他們都是在找職業而找不着的吧？或者他們之中有些在行乞，而仍一無所得。

他懷着茫茫的恐怖繼續往前走。他一壁望着人羣，一壁走着；他們有一些面貌慈祥——若是

他們知道他的時候，一定會幫助他的 但是他無路使他們知道呀——除了行乞是別無旁路的。

他走到了郊外，捱家問詢。但是沒有一家是需要人作事的。時候已經到了中午，大家都在喫午飯——人家的門一打開他就可以嗅得見香氣。他實在是忍不住，於是又折轉到城裏。他身上越是感到無力，他的心裡懷着極端的恐懼。一刻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了！

在山秒爾覺得一個人要在文化的氛圍中餓死真是一樁新的觀念。他是萬難相信，關於這事他想得快要發狂了。以後怎麼了呢？他們能否允許他躺下死在街上呢？或者另有地方讓餓得將死的人去死呢？

一天就這樣地過去了，他一點什麼也沒有找着。有幾個人勸他出城去——這兒不是找工作的地方，他們說。顯然這是有某種事情與這地方有關的，不過他們沒有停住告訴他。

這是山秒爾生平看見的第一個大城市，在別

種環境之下，他定會帶着驚奇的目光到處注視的。他從許多磚或石的大建築跟前，電車跟前，滑坊甸跟前，以及其他許多稀奇的景物跟前走過。他走到一所高大的圍籬跟前，圍在裏面的有好幾畝地的建築，被煙燻得暗淡而發黑；那裏有長的烟囪，成行的涼蓬，向內駛的鐵軌。他又走過許多別的工廠，有無數窗戶的龐大的磚建築；以及許多櫛比的工人的住宅，狹小而腌臢的建築物，門口還站着許多面色蒼白的孩子。這裏的大路同邊道都是黑煤屑鋪的，所以牠就是在五月的天氣也要發熱。

後來他走近一座鋼橋，過了江，路就寬了，他爬上了一個山邱，發現了他自己是在一條夾樹的碎石的大道上走着，其上并有許多俯瞰崗嵐的美建築。顯然是有錢的人在這裏住了；山秒爾注視着，驚嘆着牠的壯麗。他走到一座有石門樓，有十尺高的鐵柵欄，并有一條端莊的榆樹夾道的大廈跟前；那兒有明媚的綠色的草地，許多孔雀與琴鳥在那裏趾高氣揚地踱着，遠處并有一座有白柱的

殖民地式的宅第，各門上都題着“雅園”兩字。

那時山秒爾又想起他的饑餓了。在這種富麗豪華的地方一定是有點機遇給他的！於是他就朝那條路上走去！

路還沒有走到一半，一位花匠已經看見他了，朝他走來。“你在這兒幹嗎？”他還沒有走攏來就叫道。

“我是找活路做的，”山秒爾說。

“你的頭大概是在發癢了吧？”那人叫道，“你到這兒來是什麼意思？”

“啊喲，啥事體呀？”這孩子惶惑的問道。

“滾出去！你這游手好閒的東西！”對方叫道。

於是山秒爾轉身就很快地走了。一個游手好閒的東西喲！

這還是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衣著，全身都是那一次跌入溝中糊的泥土。自然無疑地他的手臉同是一樣的腌臢，頭髮蓬鬆，面目可憎，不是一個找事做的正像。無論如何事實擺在那兒，這不是一

個找事做的地方；於是他又轉身過橋來。

黃昏下來了，各鋪家都在上門，不要一會一切都要告一段落；那天晚上他想到他是要死了，於是絕望執着他。

他衝到他第一眼看見的一個發亮的地方。

那是一個沙隆——除了在欄後面的一個穿白衣的人外，什麼人也沒有。

“我不是叫花子！”山秒爾叫道。

“嗨！”那人說。

“我說我不是一個叫花子！我一定轉來付錢的。我餓得要死了。我應該弄點東西喫。”

“伙唸！”那人說。

“我生平都沒有進過沙隆，”山秒爾繼續說，當他認清楚了這地方的性質的時候。“但是請你——請你給我一點東西喫。”

“伙唸，小伙計！”管事的大聲說“你幹那一行一定行的。你應該去做個戲子。好，進來開個單吧。”

“什麼？”山秒爾吃吃地說，惶惑的。

“噢！”對方說，並且用手指着。“那或者你是懂得的。”

於是山秒爾轉身就看見了櫃檯上放着一堆食物。他衝攏去就開始喫。在初喫的時候，他簡直發着狂，他像隻野獸般地狼吞虎嚥。

他像這樣喫了幾分鐘，對方就好奇地望着他。以後他才說，“我說，你頂好是住一下手。”

“什麼？”山秒爾問，一壁抓住更多的食物。

“我說住手，”那人說。“完全是爲你的好處。我看你說的是實情話，稍微休息一會是絕不會傷你的。”

山秒爾貪饞地望着食物，還想大抓幾把。“到這邊來，”那人說。“你遭了一些什麼事變？”

“我被鎖在一輛空貨車裏面。”

“哼！那到是一件新聞！好久？”

“今天是幾時？”

“禮拜五。”

“我是禮拜三早上被鎖在裏面的。好像還要久一點。”

“這已經夠久了，”酒保評判道。

“我還被人偷了，”山秒爾繼續說。“一個人把我的錢都拿去了。”這時他舊日的羞澀又浮了起來。“你不要以為我是個叫花子。我一定要做工還這筆賬。”

“那很好，”酒保說。“你心裏放平靜些。”

“你有我能做的事情吧？有柴劈吧？”

“我們不燒柴。”

“要打掃吧？”山秒爾四下地望。他覺得這地方不十分乾淨。“我來把地板給你擦洗一下，”他說。

“我們是在早上擦洗。”那人回答。

“好，那末讓我來做好了，”山秒爾說。

“再講吧！”對方說。“那時你更要喫得多了”。

“我一定來，一切照舊好了，先生。”

“若是你聽我的勸的話，”酒保信口說道，“你就離開這個城市。羅克曼非爾是窮地方，不能找事

情的。”

山秒爾驚跳起來。“羅克曼菲爾呀！”他喘氣地說。

“是的，”對方說。“你不曉得你是在什麼地方嗎？”

“我不曉得，”這孩子說。“羅克曼菲爾喲！是那個開大玻璃廠的所在吧？”

“就是那個。”

“老亨利·羅克曼是住在那兒呀！”

“有什麼事？”對方問。

“沒有什麼，”山秒爾說。“不過我的父親將他所有的錢在羅克曼公司裏存過，並且完全丟盡了。”

“噢！”酒保說。

“或者我告訴了他們，”這孩子說，“他們要在這兒給我一點活路做。”

“或者，”對方說——“不過現在各工廠關了門了。”

“關了門！”山秒爾叫道；以後又接着說，“是因



爲他的死嗎？”

“不是的——在夏天裏牠們總是關門的，不過在今年三月間就關了門。時局壞了。”

“哦，”山秒爾說。

“所以在羅克曼菲爾找事做的人非常之多，”對方繼續說，“加之一些別的工廠也關了門——那個紡織廠又祇開半天。”

“我懂得了。”

“老羅克曼常常都在說玻璃廠太多了，”管事的接着說，“並且他買股分的一些人又去開設了許多。所以你就處在這個僵局裏面。”

停頓了一會。“早上我一定轉來，”山秒爾頑梗地說。

“好，”對方微笑地說——“若是你沒有忘記的話。”以後就有一對客人進來了。“現在你去了，”他說。

於是山秒爾走了——很敏捷地，因爲他曉得他這大一陣都在一個沙隆裏面，一所他覺得既神

秘而又罪惡的地方。

他又朝街下走着。一陣矇矓而帶涼意的微雨正在下。他怎麼辦呢？

飽餐了一頓，他身上感到很溫暖。不過將身上打濕了還是不對呀。他一壁走着，一壁望着沿途的門樓，他看見了一個幽黑無人的房子，於是他就蹲在裏面。

羅克曼菲爾啣！多奇的一個巧合呀！那城裏有千百的失業者。看來真是一件奇特而又怕人的事情。未必他們能夠讓人民像他一樣地餓死嗎——他們所知道的人民？未必他們能夠繼續照料他們的事業而不睬這種事情嗎？

他應該走，他們告訴他。但是怎麼走呢？若是他聲明了理由，火車就肯載他嗎？不然路人可以給他工作嗎？他最後得到了一點食物，還是乞討來的，是他甘心乞討嗎？

外面傳來了足音。一個人跨進門樓，抓住門去試。以後他就轉身往外走。山穆爾移着腳去讓路。

“喂！”那人說。“那兒是誰？”

“是我，”山秒爾說。

“站起來，”對方下了命令。

他站了起來，一手就來抓住了他的領口。

“你是誰？”

在他沒有顧得回答以前他已經被推到亮地下了。“又是一個無賴！”那聲音咆哮着；山秒爾，受駭的，看到他被一個警察抓着。

“對不起，先生，我並沒有做壞事呀，”他開始說。

“來，”警察說。

“到那兒去？”他叫道。

但是對方祇是把他往前推。一種驟然而廣泛的恐怖執着了山秒爾。“你不是在拘捕我嗎！”他大聲說。

“自然的，”對方說。“爲什麼事呢？”

“但是，”他大聲說，“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我是出於萬不得已。我——”

他開始往後扯，那人的一隻大手扭住他的領口，叫他氣都出不得。“你想挨打嗎？”他咆哮了。

於是山秒爾往前走着，他抽噎着。一種失望與恐懼交融的抽噎，羞慚的淚珠滾下了他的面龐。他是要坐牢了！

“你是怎麼攪的？”遲了一會那警察說。“你爲什不平靜一點？”

“你不爲一點事情拘捕我，”這孩子哭聲的說。“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並且我是出於不得已。我沒有地方可走，並且也無錢能走。所以這並不是我的錯。”

“你可以把這話對審判官說，”對方答道。

“但是——但是我做了什麼？爲什麼——”

“住嘴！”那位官員說，在他喉頭上又扭了一把。以後山秒爾就平靜了。

## 五

在警察局裏，一位肥胖的中士坐在他的位上

打盹。“又是一個游民，”警察說，似乎是說並沒有特別的需要要去喚醒他。

“他幹了什麼事？”那位中士問。

“在一個門樓裡睡覺，”是回答。

到這時山秒爾明知抗議也是無用的。他祇有啞然失望地去接受他的命運。那位中士的問詢他一一回答——山秒爾·普里斯考特，年十七，本國籍，自優巴康勒斯來，業農，以前從未受拘捕。

“好，”那人說，於是又去打盹去了；山秒爾被引了下去，在一次假審問之後他就被推進了一個班房，聽着鐵門喀啷地關上了。

現在祇有他一個，大可自由地將他的憂思嗚咽地排洩一番。這真是他從未想到的羞恥與恐懼的頂點；始則乞討爲生，繼則身繫囹圄。現在他才知道了他們對待那些失業而將餓死的人們的手段。

他躺在那裏涕泣，一會，他徒然受戟刺地坐了起來。從他隔壁班房裏傳來了一陣叫聲，一種駭人

的凝血的叫聲 與其說牠是像任何人類的聲音，無寧說是像一隻野貓的叫喊。山秒爾傾聽着，心裏一壁砰砰的跳蕩。

自走廊的那邊傳過來一種男子的聲音——“住嘴呀，你這女巫！”在那以後那騷擾的地方就稍微好了點。那位婦人——後來山秒爾才曉得那尖銳的呼聲是從一位婦人那兒來的——破口滔滔的叫罵。這樣刻毒的醜話，這樣反常的癡神，他是有生以來都沒有聽過的——他也從沒有夢想到人生會含有這種缺德性的。那就好像一個可惡的陰溝的爆發；牠的源泉就是一位婦人的兩片嘴唇。

這種激烈的論調總繼續得有十分鐘，一直到將這孩有生以來所聽見的一切優美為神聖的事物抹煞殆盡為止。以後才有一位獄卒來用了許多強有力的司法的誓辭將這叫囂鎮住。

山秒爾又躺了下來；他現在又有從事另一發現的機遇了。他感到一種尖銳刺得發痛的感覺，使他在滿身亂抓。後來他陡然發現他睡的一床蓆子

上面滿佈着蚤虱。

這種的發現使他不得不往地板中間移去。他簡直氣得發狂。這種事情他生平都沒有遇過，因為他的家庭是一個規矩而清潔的人家。這實在是一樁頂不名譽的事體——他們將孤苦無告的他捉來，關在一個腌臢的洞裏去餵蚤虱。

在早晨他們給他送麵包同咖啡來；以後又等了兩點鐘，他就被送到法庭裡去了。

法庭是一間大敞房，壁色皆白。那裏有幾個散漫的觀衆，兩個警察，幾個伏在案上寫字的人。坐在一個圈欄內的就是許多的人犯，形容暗澹而凜然。他們一個一個起來站在柵欄前面，面對着審判官；幾句細語以後，他們就朝前進行。一切都是依葫蘆畫樣，好多年來都未改變的官樣文章。這位審判官，是一位華髮的長者，看來活像一位發財的生意人，身上穿着化裝服。

輪到山秒爾了，於是他起身站在柵欄前面。他的名字讀過了，罪狀是——飄泊。

‘啊!’審判官機械地說。“你有什麼給你自已辯護的話沒有?”

山秒爾屏息着。“那並不是我的錯,先生,”他開始說。

“大人,”那位站在他肘旁的警察挑動地說。

“大人,”山秒爾說,“我的錢都丟盡了。我正在忙着找職業,大人。”

“你有朋友在城裡嗎?”

‘沒有,大人。”

“你在這兒有多久了?”

“才從昨天起,大人。”

“你是怎樣到這兒來的?”

“我是搭貨車來的,大人。”

“我懂到了,”審判官說。“那算是你走錯了門道。我們正要把羅克曼菲爾的飄泊情形告一個段落。三十天。第二案。”

山秒爾屏息着。“大人,”他喘息地說。

“第二案,”審判官重複地說。



警察要動身把山秒爾引了下去。

“人人，”他狂叫了。“不要把我送到牢裡去呀。”他一壁掙扎着不許警察抓他，一壁向前跑着，“那並不是我的錯——我是一個誠實的孩子，並且設法在找職業。我一點什麼事都沒有做。若是你把我送到牢裏，那就不如把我殺了。發點慈悲吧！發點慈悲吧！”

警察粗魯地搖着他。但是山秒爾的哀號聲中含着許多純正的份子，使審判官說了一聲，“等一吓。”

“若是我被人偷了，這我是怎麼得了呢？”這孩子衝上前去，利用着他的機遇。“並且我除了找職業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是自小就誠實的。若是我的父親曉得我進了牢，他一定是會急死的。他把我撫養起來是叫我去謀生的。”

“你的父親是誰？”審判官問。

“他的名字叫埃夫拉姆·普利斯考特，他是一個農夫。你隨便問優巴·康勒斯的人就可以知道他

是一個什麼人。他曾身經那次的戰爭——他受了四次傷。若是他能到這兒來，他一定可以告訴你我不應該下牢的。”

一陣的停頓。“你的父親是那一團的？”知事問。

“他是在潘塞番尼亞的第十七隊裏面，大人”。

“過細些，孩子，”對方嚴厲地說。“你不要想騙我吧。”

“我并不要騙你，大人，”山秒爾抗議道。

“潘塞番尼亞第十七隊是在那一旅裏面？”

“在第三旅，大人。”

“是誰的司令？”

“是安得生將軍——一直到他在賽塞勒斯菲爾之役戰死為止。我的父親就在那裏。”

“我也是在那裏，”審判官說。

“我的父親時常對我提起那件事。”山秒爾陡然很熱烈地大聲說。“他的那一旅是在右翼，并且他們有兩道戰壕。那些叛黨用騎兵衝鋒，白天裏他

們一共衝了十二次，好多大樹都被彈轟倒了。我的父親說那些叛黨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比在那個地方的戰事打得凶。”

“是的，”他老大人說。“我知道。我是他們內中之一。”

聽得見的人都笑了；於是山秒爾臉變得緋紅。

“我請你原宥，大人，”他說。

“那好，”審判官說。以後他又莊重地說道，“很好，山秒爾，看你父親的面子上，我們再給你一個機會。但是你不要使我在這兒再看見了你。”

“不會的，大人，”山秒爾說。以後他又很快地說道。“但是我怎麼辦呢？”

“離開羅克曼非爾呀，”對方說。

“但是如何離得開呢？在我沒有錢的時候。祇要大人幫我找點事做就好了。”

“不行，”審判官說。“我很抱歉，我這個禮拜之內已經給三個人謀過事，所以那兒還有事那我就知道了。”

“那末——”山秒爾開始說。

“我就摺腰包給你一塊大洋吧，”對方說。

“大人，”山秒爾受驚地叫道，“我不願要錢！”

“等你有事情的時候再還給我，”審判官說，拿出了一張票子。“收下吧，犯人開釋。第二案。”

山秒爾拿着錢正要轉身走的時候，一個靠近知事坐的人陡然向前伏着。

“審判官，”他說，“若是我可以耽誤——”

“啊，一定地，教授，”對方高興地說。

“我或者可以給這孩子找點事做。”

“呀，那很好！”

“他還像一個能幹的小伙子，值得攏助一吓”。

“話就是這樣說了，教授。山秒爾，這位是斯梯華特教授，羅克曼大學的。”

山秒爾很高興遇見這位教授。他是一位楚楚的小紳士，蓄着修得很過細的黑鬚，戴着金框的眼鏡。

“這裏是我的片子，”他說。“若是你明天早上

到我家裏去見我的時候，我們再看有什麼法想。”

“多謝你，’這孩子說，一璧將那片子放在他的衣袋裏。後來，陡然知道警察已經放了他的膀子，并且他是自由了，於是他就轉身向門口走去。

“一段有趣的插話，”那位教授說。

“是的，”審判官帶笑地說。“你要曉得我們是常常遇見這類的事情的。”

山秒爾高興采烈地走了出去。他畢竟找着一條出路了。他在人間的硬皮下面終於找着了人類的厚道。牠雖然是一種傷心的經驗，不過今後是再不會遇見的了。

現在他的心目中已經有了一個固定的目標。他筆直出了城，沿着河街一直走到一個十分孤寂的地方。於是他就脫下衣服，坐在河岸上盡力梳粧。至少有半個鐘頭的時間他用水和沙擦洗他的頭部，并用手指梳理他的頭髮。以後他就一寸一寸地檢驗他的衣著。至少他要連一點坐牢的討厭的痕跡都不要留下。

事後他又將衣服穿上，進城將那個他曾喫過飯的沙隆找着。

“喂！”他的友人芬蘭根就是那位酒保說。“又轉來了！”

“我是來給你解釋今天早上的事情的，”山秒爾說。“因為他們把我丟到牢裏去了，所以我不能來。”

“噢！”對方說。以後他又呵呵笑着說道，“啊，那是一個下雨的夜晚。”

山秒爾沒有回答。“明天早上我一定來，”他說。

“你頂好是離開這個城市，乖乖，”對方忠告地說。

“我還不壞。審判官給了我一塊大洋。”

“嗯！一塊錢總過不了一輩子。”

“不是的，人家還答應給我找事情。有一位紳士——斯梯華特教授，從羅克曼大學來的。”

“伙嚨！”芬蘭根說。“那曉得那個怪物。是一個

蓄黑鬍子的矮子吧？”

“我猜是的，”山秒爾猶豫地說。

“我在報上見過他的像，”對方說。“他是一個改良派——總是愛管閒事。”

“或者那就是他在法庭裏的原因，”山秒爾信口說道。

“一定的道理！他是一位社會學和這一類事情的教授，並且他以為他深明政治。不過上次選舉我們贊助他的很少——你可以打賭！”

“我們是誰？”山秒爾問。

“是組織，”芬蘭根說。“自然是民主黨人了。改良派總是入共和黨的——所謂“良善份子”等是。那就是說有錢的怪物們——他們總有他們自己的活動的小欺騙手段。這位教授是老亨利·羅克曼的好朋友——這位老頭子總是用他的小指頭轉動這個城市。但是三年以前這裏發生過一次大罷工，打破頭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想在羅克曼菲爾再有什麼‘改良’，那總不是最近的事。”

“我懂得了，”山杪爾說。

“他們在各沙隆裏面以及其他的方嚷叫”，  
管事的又說道。“但是當共和黨人執政的時候，我  
的管理人還是依舊付他些許的孝敬，你可以打賭。  
不過這話你不要對那教授講。”

“我決定不，”這孩子說。

“現在你要去幹什麼？”對方問。

“我不知道，我想我要先弄點東西喫喫。”

“講便宜你就去買杯啤酒喫喫好了。”

“不行，”山杪爾說，受驚的。“我——我想我寧  
可不幹那一套。”

“好，再見了，”芬蘭根哈哈地笑着說。

“明天早上你一定可以見我，”山杪爾當走出  
門的時候說。

## 六

山杪爾到麵包店裏買了一塊麵包，坐在一個  
廣場的板檯上一口一口地喫。這是他所能得到的



既便宜而又有堆頭的東西。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要找一間房子過夜。關於飯店與棧房他一點也不清楚——他從那鎮上的工人區裏走過，將那些小屋踟躕地細細端詳。最後他在一個門口看見站着一位婦人，一位中年的婦人，形容異常清瘦而憔悴，但是很乾淨，生着一副慈祥的面目。於是他就住足了。

“打攪了，”他說，“你可以告訴我在什麼地方能够租到一間房子呢？”

那位婦人望着他。“租好久？”她問。

“現在我還不能定，”他說。“我要等一夜，以後若是找到了職業，我或者租得要久些。”

“在羅克曼菲爾找事情嗎？”那位婦人說。

“是的，人家答應給我找一個，”他回答。

“很多是沒有的，”她說。“我有兩個房間是常常出租的，”她接着又說，“但是玻璃廠關門以後，人都走了。他們之中有一個還欠我三塊錢。”

“我——我是不能出大價錢的。”山杪爾說。

“進來，”那位婦人答道，於是他就坐下對她談起自己的身世。她也將她的談給他聽。

施泰德曼夫人就是她的名字，她的丈夫是一個吹玻璃的工人。他賺很大的工錢——在活路忙的節氣他每天可以賺五塊大洋。不過他是在一個人所難受的，龐大的，白熱的玻璃槽前工作。有一次熱天裏，他陡然暈了，倒在一堆熱渣滓上面，面部燒得非常怕人。他們把他送到醫院裏，挖了一隻眼。後來因為他的家庭和節尾將屆的原因，他復工得過早，傷勢因以不治，終於患血中毒而死。

“那是兩年以前的事，”施泰德曼夫人說。“我連一個撫卹金都沒有得着。我們祇得貧苦地過活——今年特別鬧得糟了。據他們說是由於經濟恐慌。百業似乎都在凋敝。”

“那末這兒的百姓一定是很受罪了，”山杪爾說。

“我生了三個孩子——都是女兒，”施泰德曼人說，“祇有一個大得一點能夠做工。那就是莎

菲——她是在紡織工廠裏，這個廠上月才開。並且據他們說牠全年祇能開一半的時間。我做針線和其他我能幫忙的事情，但是始終都還是不够過。”

同這位婦人的一陣談話，山杪爾將他自身的許多苦痛完全忘了。他家裏田產的收入雖然不甚豐裕，但他們並沒有貧困如此。而這裏闔街住的都是過這種生活的人；毀滅迫在眉梢，除了永遠的奮鬥外，別的把握一點也沒有，施泰德曼夫人偶而提及她的朋友和鄰居們，於是許多新的暗示又使這孩子屏息了。第二家就是普魯塞夫人，她的丈夫是患癱死的；死前在床上癱了兩年，他家裏并有五個很小的孩子。在對面就是拉賓斯基家裏，一家波蘭人；他們強的就是有三個大兒子，並且還買了一架留聲機。但是這三個月以來他們沒有一個做了一吓工的。

被人偷了一吓子和丟在監裏與這種的苦痛和終生的受罪比較起來真是一種偶而的事體；所以山杪爾弄得害羞起來，覺得自己鬧出那樣多的大

驚小怪。帶着幾分的害怕他說出他是才從牢裏出來的；但是施泰德曼夫人好像對那事全不在意的樣子。她的丈夫有一次也坐過牢，在玻璃廠大罷工的時期，並且是除了爲請求旁人不要佔取他的事情外是一點事也不爲的。

已經規定好了，對於他的晚飯，床鋪和早餐一齊祇要山杪爾付三角五分錢，若是他願意長住的話，膳宿一起她每星期祇要四塊大洋，或者單租一間房，則只要一塊錢。

那兩位小些的孩子從學校裏回來了；她們是兩個脆弱不肯長的小姑娘，衣服穿得都很乾淨，不過補綴得太可憐了。在她們之後不一刻莎菲也來了。

山杪爾看見她的時候驚得一跳。因爲他聽說過她是在紡織工廠裏作工，是這一家的頂門槓子；所以他以爲她一定是一位結實的少婦，和他在家鄉裏看見的一樣。反之，這兒都是一個脆弱的小孩，比兩個幾乎大不了許多。莎菲已經是十三歲

了，這是他後來才曉得的；不過照他的標準看她還看不上十歲。她的行動都很莊重而有打量，她的一雙櫻色的大眼注視在這位生人身上。

“這位是山秒爾·普里斯考特，”她的母親說。“他要在這裏過夜，將來或者膳宿都要在我們家裏。”

“你好嗎？”莎菲說，於是將頭上的披巾取下，坐在一角。這孩子以為在她那方面是由於害羞，但是後來他才曉得是由於疲乏。這女孩子得空就將她的頭垂在她的手上，事情祇要是不需她做的她是絕不做的。

第二天一大早，山秒爾高高興興地往那沙隆裏去了，他的朋友芬蘭根非常之喜歡。他伏在地上盡量地擦洗，恐怕是他自建築以來都未有過的擦洗。隨後芬蘭根就請他用一點早餐，末了山秒爾領受了，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在施泰德曼家裏少喫一點。

斯梯華特教授的邀請並沒有規定一定的時

間。他是住在橋外的貴族區裏，山秒爾在八點鐘差一吓的時候到了他門前。

‘斯梯華特教授叫我來見他的，’他對使女說。

“斯梯華特教授出城去了，”她說。

“出城去了！”他回應道。

“他往紐約去了，”她說。“他是昨夜沒有料到地被招去的。”

“他幾時可以回來？”

‘他說他想後天回來；不過他還不能預定。’

山秒爾驚愕地望着她。

“你想要什麼？”她問。

“他答應了給我找一個事的。”

“啊！”她說。“好吧，你以後可以來吧？”後來看到山秒爾除了啞然地望着她以外別無事幹，於是她將門關上，一直做她自己的事情去了。

山秒爾暈頭暈腦地走了轉來。這又給了他一個使他對於世界缺乏興趣的新的意識。或者那位大人物完全把他丟在腦後了。

除了等候以外是一點事情也無可做的；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又祇剩了六角錢。他不能在施泰德曼夫人處住下是一定的了。但是等他將這話對她講了，她又記起他以前的一個提議。在她屋後面有幾方碼的地，幾乎全是堆的蕃茄罐子。若是他能給她下點種子，在這個期間內她就可以管他的膳宿。於是山秒爾就很帶勁地荷着一把借來的鋤頭去工作去了。

兩天已經過去，現在又是一天，但是那位教授仍不見回來。那是一個禮拜六的傍晚，在一天苦工之後，山秒爾坐在階沿上休息的時候。莎菲坐在他的身旁，背靠着屋，兩眼緊閉。那天的傍晚是很溫暖而美麗的，所以靜謐漸漸地佔領住她。終於她將她的心思吐給山秒爾了。

“你愛音樂吧？”她問。

“實在愛得很，”他說。

“不見得是人人愛的吧，”她說——“我說的是真的音樂，像傅里得里希奏的那樣的。”

“我不曉得，”山秒爾說。“傅里得里希是那一個？”

“他是我的一個朋友，”莎菲答道。“他是一個德國的孩子。他的父親是在氈毯廠畫圖案。他會拉提琴。”

“我想去聽一聽，”他說。

“我帶你去，”她自薦地說。“平常我總是禮拜日的下午去看他們。這是我唯一的一點時間。”

於是第二天山秒爾就會見布雷默那家人了。他們的小屋是在鄉間，周圍有幾顆樹，並有一個花壇。不過屋裡不十分大，有九個孩子的人家剛剛夠住。父親叫約翰，是一個身軀高大，面目紅潤的人，生着一頭硬髮。在這城裏他是與人不同的，因為他自命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山秒爾不懂那一套。他的老婆是一個矮小的女人，因為生孩子太多了，弄得完全不像個人了。山秒爾最覺得有趣的還是傅里得里希，他拉着提琴；一個面色蒼白而莊重的十五歲的男孩子，生着一頭有波紋的頭髮。一雙



美麗的眼睛。

音樂在布雷默家裏是一種鄭重的儀式。父親彈着鋼琴，傅里得里希的第二兄弟拼命地拉着小提琴；並且在他們彈奏的時候，全家都坐在客廳裡，就是連那些頂小的羅蘭頭子也都大睜着眼，一聲不響。

山秒爾曉得許多的“愛國歌”，一大些的頌主聖詩，和幾調鄉土舞的曲子。但是像這種的音樂還是一種生命的可能性的新啟示。他驚喜交集地傾聽着。這樣如泣的愛思。這樣紛紜的憧憬，這樣令人心蕩而又令人神傷的美！傅里得里希祇有他父親所能教給他的一點技巧，和他自己發明的一些；他的弓法時常就有錯誤，在高音符上他時常拉得很弱；但是山秒爾關於這一點也不知道——他一心祇想着音樂。並且他也不需人告訴他——他不需要批評與註解。肖柏特和貝多芬的靈魂越過時間地對他講話，將他們在奇異的靈的世界中的幻象告訴他，人類總是很苦痛地在朝那一方面摸

索着。

把自己激昂的心情禁住不發洩出來在他是不知道的，這一來使在孤寂的所在而求人理解的布雷默家人非常之高興。他的同情給他們的狂熱添了羽翼，他們整整彈奏了一下午，隨後約翰又留他們晚膳，以便他們在晚上再奏一點。

“你一定可以成爲一個音樂家的，”他對山秒爾說，“你的生性是很近於這一道的。”

他們吃的一餐晚飯是這孩子許多時都沒有吃過的；一大盤涼拌肉，一碗熱肉湯，還有一碗搗碎了的蕃薯，此外就是不斷的麵包與奶油。并有德國的一種香腸，出乎這位客人意外的，就是在約翰面前有一瓶啤酒。除給客人敬了一點外，其餘的他都喝了，并且晚飯他也喫得很多。後來他打起盹來，傅里得里希一個人又奏了許多驚人的調子，這給與了山秒爾對於這家庭的生活以及在傅里得里希的音調中流露出來的那奔放怕人的憧憬的一種新的內在觀。那位父親是個性情和善而易於傷感的

人，但是一味地喜歡粗率；那位母親因撫育子女的操勞，已憔悴不堪；不過那孩子的心靈在這種重擔之下還是狂求着生命。

因為生意的急需要在氈毯和地毯上繪無窮的千變萬化的圖案，所以約翰·布雷默終日都站在紙板前面，將許多繪成的碎方塊上，塗上各樣的顏色。做這事他每禮拜可以領三十塊錢的工資，他的兒子充他的助手，領十二塊錢——他的職務就在將同一的色彩塗在或種數目的方塊上，以完成一種對稱的圖案。這種職業是很不壞的，所以約翰逼着他的兒子將全副的精力用在製作新的圖案上。但是這孩子心裡恨死這些東西——祇一心記着他的音樂。并且他的音樂之於他，并不是傷感的幻夢，而是一種入於無涯之中的熱情的爪具，一種解脫人間羈絆的戰鬥。約翰在他年青的時候，當他為革命者之後和啤酒，肉湯，家務使他馴伏之前，他也是這樣的。

關於這些事清沒有一個人提過一句。這一切

都包涵在那彈奏之中。山秒爾時常向房裏掃視，於是他又發現了另一幕靈魂的悲劇。莎菲也是沉溺在音樂裏面，生命已經爬上了她的臉際，她的呼吸變得短而促，時常她還偷着揩乾眼淚。

後來當他們回家的時候，她對山秒爾說：“我不知道我聽那一類的音樂是否合宜的。”

“爲什麼不呢？”他問——“若是牠使你快活的話。”

“但是牠後來就使我不快活了。牠使我渴望。并叫我不安——我回到工廠的時候，牠變得更難受。”

“你在廠裏做的那一行？”山秒爾問。

“我就是他們叫的一個線軸子姑娘——線軸子上的線完了的時候，我就將線頭結上去。”

“那行活路很難做吧？”

“不很難。不過整天的你都要站着；總是做這同樣的工——整天都是一樣的。你要變得麻木——一點旁的事情都不能想。并且灰塵非常之厚，

聲音也非常之嘈雜。這你是可以過得慣的，不過我相信這於你一定是有害的。”

他們默默地走了一陣。“你喜歡幻想吧？”莎非徒然問道。

“是的，”他說。

“我常常是這樣，”她說——“當我還年幼一點的時候。”山秒爾覺得很奇怪這大一點的小女孩子說話的時候總自以為老大。“你現在為什麼不想了呢？”他問道。

“我想我是太疲倦了。不過我房間裏有一大堆的畫片——從人家給我的雜誌上剪下來的。一些美麗的東西的畫片——雀鳥和花草的，老寨子的，以及漂亮的貴婦和紳士們的。我時常將牠們織成故事，我想我是在那兒，並且還遇見許多各色的優美的事物。你想看我的那些畫片嗎？”

“很想，”山秒爾說。

“我一聽傅里得里希彈奏的時候，我就像那樣幻像起來。我有一張加芮德爵士的畫片——他生

得很好看，他站在他的馬頭旁邊，手裏拿着劍。我常常夢想或者會有一個人來將我帶到一個沒有工廠的地方。但是我想到那無論如何是沒有用的。”

“爲什麼沒有用呢？”對方問。

“是太遲了。我的心裏有事。不過從來我都沒有漏一點風；因爲我怕叫母親不快活；現在我總是覺得疲倦，並且每天我還頭痛。瞌睡也非常之多，但是等我一躺下我的瞌睡又沒有了——支着耳朵聽那工廠的聲音。”

“啊！”山秒爾不自禁地叫道。

“我也并不十分把那放在心上，”這女孩子說。“無濟於事的，有什麼用呢。不過我祇一聽見傅里得里希彈奏——那時我百項心思又都湧上心頭”。

他們又向前走了一陣。

“他是很着急的，”她終於說了。

“我想是這樣的，”山秒爾答道。“你告訴我吧，”他徒然問道。“那裏沒有別的你可以做的工嗎？”

“什麼？苦工我沒有氣力做。並且在什麼地方我每禮拜可以賺三塊錢呢？”

“那就是他們給你的工資嗎？”

“是的——那還是要我們做全工的話。”

“這項事情使 個個姑娘都生病嗎？”他問道。  
“今天下午來的那個姑娘看來是生得很強壯哩。”

“你是說的白西嗎？你要曉得那事情祇是她的一種遊戲，她是同她的父母住，什麼時候想歇工她就歇下工。她心裏是祇曉得買衣裳，進戲園。”

“但是今天我們在街上碰見的那個姑娘呢！”

“海倫·達衛絲呀。啊，是的——她又不同啦。她是一個壞家伙。”

“壞家伙？”山秒爾惶惑地回應道。

一陣短短的停頓。叫他去適應這個善人必需脆弱與生病，而惡人反得面龐紅潤與快樂的世界，那實在是一樁不容易的事情。“你是什麼意思？”他畢竟問了。

莎菲很率直地答道，“她偷了一個人。”

血液向山杪爾的臉上飛躍，他竟鬧出了這樣的一個笑柄。

不過羞赧過後，一種受駭的驚奇之感隨之而生。因為莎菲一點也不現出受窘的樣子——聲音說得很自然，並且是自一個十三歲，而看來尚不足十歲的女孩子的口中說出的。

“我懂得了，”他聲音很微弱地說。

“好多姑娘都幹那個事情，”她又說道。“你看，她們時常都在搬家——所以各工廠一關門，一個姑娘就沒有結婚的希望了。不過母親說那是錯了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以後山杪爾就默默地走了回去，再也顧不得去想那些音樂的樂趣了。

## 七

在禮拜一的早上，山杪爾發覺到斯梯華特教授已經回來了，於是他就坐在這位大人物的書房裏一直等到他將早餐用罷。



那是一個大房間，四面都擺滿了書架；中央是一張大工作檯，上面堆的盡是書報。山杪爾從來都沒有夢想到世間會有這些書籍的，他帶着敬畏地四處注視，覺得自己已經置身在智識之府中了。

這是山杪爾的慣例。一半是由於生性，一半是由於訓練，他對於一切的權威都有一種深刻的尊敬。他相信法律的尊嚴——這就是他被拘捕時感到惶恐的原因。他以為教會是一種神聖的組織，牠裏面的辦事人員就是受命的民牧。並且這兒這個大學的地位是站得很高的，牠是學問的寺院；而這位教授又是當局者選拔的人物，另眼相看。將他作為那寺院祭司中之一員的人物。所以山杪爾對於他對自己的垂青是非常銘感的，不管他是怎樣地胡說八道他都豫備接受。

“呀，是的，”教授說，用絲手巾揩着他的眼鏡。

山杪爾——讓我瞧——山杪爾——”

“我姓普利斯考特，先生。”

“是的——山杪爾·普利斯考特。你近來如何？”

‘我很好，先生。’

“我原意是想留個僧給你的，但是我忽略了。在走的時候時間太匆促了，我又有許多事情要到場。我——呃——我希望你是沒有等我。”

“我沒有旁的事情可做啦，先生，”山杪爾說。

“事實是這樣，”對方繼續說，“我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山杪爾的心裏當時起了個大疙瘩。

“你瞧，”那位教授微帶受窘的神情說，‘我姐姐家裏原需要一個人照料的，但是現在她已經請了。’

一陣的停頓。山杪爾祇是愕視着。

“自然啦，那人她既覺得滿意——你看——叫她把他遣起走那當然是不成功的。”

山杪爾還是繼續愕視着，驚懼交集地一聲不作。

“我很抱歉，”對方說——“那也無需對你講不過別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

“那我怎麼辦呢？”山杪爾信口說道。

“事情真是太糟糕，”對方品評道，

又是一陣的沉寂。

“斯梯華特教授，”山杪爾低聲說道，“一個人若是失業餓得要死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祇有上帝知道，”教授說，

又是一陣的沉寂。山杪爾幾乎說出他——他自己是最相信上帝的。——*上帝知道！*

過了一會。教授似乎曉得了那個答覆是不大妥當的。“你瞧，”他繼續說，“在羅克曼菲爾是有特別情形的。過去曾有將玻璃工業逼在一角的企圖，所以工廠設立得太多，以致鬧得生產過剩。此外他們還發明了一種機器，一架機器吹的瓶子可以抵十二個人吹的。”

“那末那些人怎麼辦呢？”山杪爾問。

“情形是這個樣啦，”對方說。“那些人祇有去做旁的事情。”

“但是——那些紡織廠也祇開半工呀！”

“是的，紡織廠開得太多了。”

“那末——結局什麼事都要多了。”

“趨勢是這個樣子的，”這位教授說。“國外市場自然是有的。不過真正的困難比那還要深遠些。”

斯梯華特教授停住了口看山杪爾是否在把他的教訓當作耳邊風。但是這孩子現得很感興趣的，甚至還很興奮起來。

“我們多半的經濟學者總喜歡抹煞事實，”他說。“但是事實排在那裏是人太多了。”

山杪爾受驚了。恰恰正是那種可怕的疑竇已經在他的胸中形成。

“有一條定律，”對方繼續說，“馬爾塞斯是講得很清楚的，他說人口的增加總是超過食物的供給。所以這些過剩的人口是應該被淘汰的。”

“我懂得了，”山杪爾說，受駭的。“却那不是很困難嗎？”

“對於個人——似乎是這個樣子的。對於種族

那却是很有大的裨益的。這是人生的過程。”

“請你請給我聽聽看，”山杪爾的神情似乎在說。

“若是你將自然考慮一吓子，”斯梯華特教授繼續說，“你一定可以看到牠生產的個體總比長成的要多好幾倍。鮭魚的產子總是以千百萬計，千百的幼苗總是叢生一區。於是這些個體都各自競存，那些活了的自然是最壯健的，最適合於生存條件的。人類也當然是這個樣子的——因為除此就無別途可以改良人種，甚至無以保持其現有的水準。所以那些滅亡了的可以說是為種族的利益而犧牲的。”

雖然似乎有些奇難，但是現在山杪爾終於聞所未聞的那一句“適者生存”的話了。那末現在他是在過去五六十年的思想界的經驗上生活了。牠是多稀有的普遍化喇！牠包括的人生的範圍是怎樣地廣喇！並且牠是多末的明顯——你可以想到百來樁人所熟知適合於這句話的事物，但是他自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已從前却一點也沒有想過！生存競爭喲！適者生存喲！

幾天以前山杪爾發現了音樂。現在他又發現了科學。有智識的人真是一個怪物，能將人生無窮變化的事實用一個廣汽的定律闡明無餘。

山杪爾聽着 這個啟示 興奮得發熱。“我懂得了，”他反復地說——“我懂得了！”

“這是人生的定律，”教授說。“沒有一個人能夠逃出這條定律的。”

“那末，”山杪爾說，“我們想去轉換事物——例如我們佈施——我們就是違反自然了，我們真地要把事情鬧得更糟了。”

“那是的，”對方答道。

於是山杪爾歎了一口長氣。你用科學的眼光看起來，這問題是再單純不過的。而他的腦子裏總被這件事鬧得不安；并且他時時刻刻都在自然的掌握中——所以他祇合躺下將事情讓自然去解決去。“自然是絕不會有錯誤的，”斯梯華特教授說。

在這種新見地下，山杪爾自己的事情自然是顯然了。“那些失業者就是競爭的失敗者了，”他說。

“對呀！”教授說。

“并且那是由於他們的不適。”

“對呀，”教授又說道。“誠如赫柏特·斯賓塞爾所說，‘凡不能攫得捕品的，一定要被視為缺乏理想行爲的，自然啦，在一個工業社會裏面，‘捕品’當然就是職業了。’

“那一個是赫柏特·斯賓塞爾？”山杪爾問。

“在這種事情上他是被人認為權威的，”對方說。

“那末，”山杪爾思量道，“那些有職業的就是適者了。那些非常有錢的人——有萬貫家財的人們——他們就是最適者了。”

“呃——是的，”教授說。

“并且我的問題也自然是明白了——我失了業，我是應該死的。”

!!  
好  
啊  
！  
這  
又  
是  
什  
麼  
理  
由  
呢  
？  
好  
啊  
！  
好  
啊  
！  
好  
啊  
！

教授目光犀利地注視着山杪爾。但是終不能將這孩子的帶着驚愕眼光的真誠看壞。他並沒有爲他的自身設想——他是正在發現人生的各種定律。

“你將這話給我講明白了，我是很高興的，”他繼續說。“不過那些成千餓得要死的人們，也應該將這話給他們講講才對。”

“那有什麼用呢？”對方問。

“啊，他們應該要了解呀。他們受着罪，但是他們還以爲那是無目的與呆笨的。若是你去給他們講清楚，說他們是爲種族的利益而犧牲的——你看這結果不重要嗎？”

“我絕不相信他們是會好好地接收這種暗示的，”那位教授說，勉強地想笑。

“但是爲什麼不呢？”山杪爾問。

“從一個成功者的口裏說出這話——說起來豈不太虛僞嗎？”

“不盡然！成功不是你的權利嗎？”



“我希望是這樣的。”

“你有一個職業”——山杪爾開始說，以後又踟躕起來。“我不知道一個教授是怎樣找着他的職業的，”他說。“我想是那些發大財的人們——那些最聰敏最優秀的人們——他們給各大學的錢，是的嗎？”

“是的，”斯梯華特教授說。

“那末，”山杪爾說，“我想是他們選的你了？”

這位教授又對他的發問者懷疑地掃了一眼。  
“呃——說是可以像那樣說的，”他說。

“啊，那末教書就是你的權利了；并且你能够解釋得清楚。你很可以去對那些人們說道：你們這一類的人太多了；用不着你們；你們是應該被淘汰的。”

但是教授祇是搖着頭。“那不行，”他說。於是老在思量與追求的山杪爾徒然醒悟了。

“我懂得了，”他大聲地說。“現在需要的就是行動！”

“行動？”

“是的——那是爲受鞭笞的我輩去教牠；並且要在我們的生活中教牠。那是一種必需的甦生，你看。”

“不過我沒有見到那種需要，”對方自身也感到了興趣，哈哈大笑起來。

“那由於你不是我們中之一員！”山杪爾急叫起來。“沒有旁人可以懂得的——沒有旁人！當一個人生的成功者是很容易的。你有一個舒服的家庭，飲食起居都得優裕闊綽。但是等你一旦失敗了——等你傾家破產了——那你就要忍受凍餒與疾病。並且憂慮，懼怕，失望都要來光顧——現在你是連一點也想不到的！噢，我在這城裏遇見了一個小姑娘。她在紡織廠做工，在肉體與精神兩方面，這事情已經把她的生命漸漸蠶食了下去。就是這樣，她還只能作得半天的工；並且那位母親還設法做做針線去撫養這些小孩子——但是她們全家都在慢慢地餓死。今天早上她們還留我喫早飯，被我

推辭了，因為我曉得她們祇有一點麪包和幾個蕃薯，還不够一個人喫。你看，牠是這樣地慢——牠是這樣怕人地長期的過程——使那些人們慢慢地餓死。并還叫他們受着希望的折磨。你懂到了吧，斯梯華特教授？正是因為你不肯誠誠實實地出來，將這真理教給他們。因為你不肯對他們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你們應該讓出來，好給我們一個機會。’啊，看，先生，你是將你自己的目的取消了！這些人留在世間，他們又要生兒育女，不惟一切事情弄不好，而且反于弄得更糟；他們又有各樣地疾病與罪惡——把整個的世界都弄糟了。若是整個的世界變得像這個鎮市一樣——到處都是一些小棚子，住滿了的腌臢人，病人，以及餓飯與受苦的人，那還有什麼用呢？我不懂你們這些居高位的人，眼見着這些事物，還怎麼能享樂得起來的？’

“嗯——不然，”斯梯華特教授說；他眉峯深鎖地注視着山杪爾——爲了他的人生，他不知道是高興的好哩，還是感動的好哩，抑或是發氣的好

哩。

至於山杪爾，他知道他同這位教授的話已經是談盡了。這位教授將他所必需去教的一切都教給他了。而其實他對於這些事物并不了解——那是由於他是屬於另一世界的，成功者和適者的世界。他們要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那是無疑的！

這種的矇矓由這教授的第二句話講得清清楚楚的。“叫你失望我是很抱歉的，”他說。“若是你需要點把錢的幫助的話——”

“不需，”對方很快地說。“你不應該送錢給我。那怎麼行呢？那就是佈施。”

“唉嘿！”教授說。“是的。不過——你說過你是沒有喫早飯的。你可到廚房裏去叫他們給你一點東西喫好吧？”

“但是將事情丟了又有什麼用呢？”山杪爾狂叫道。“若是我要去傳揚這個新觀念，我就應該即時開始。”

“但是你空着肚子能夠傳揚得好久呢？”對方

抗議着。

山杪爾回那句話道，“傳揚是應該躬行實踐的。”

於是他就告了辭；斯梯華特教授就轉向他的工作檯，檯上放着他的那卷帙浩繁的，題作“救濟方法之理論與程序”的垂世作的草稿。他的面前排着許多張；上面的一張標題是“第六十三章——失業與社會的責任。”於是斯梯華特教授就在這標題之前坐着愕視。

## 八

這時山杪爾在那碎石舖的廣道上走着考慮他的問題。當時興奮的初熱已經過去，所以他發現了困難。那理論現在還是一紙空談；想實行出去那就麻煩了。

一來這種主張難於宣傳。就是你口頭上去講，就要如那位教授所說的，一定人家要以爲你是個僞善者；在另一方面，就是你先去實行，又有誰知

道呢？舉個例講吧，設若是他再過幾天餓死了呢？也無非是祇有一個人被淘汰了，成千累萬的零餘者還是依然存在。

事實是山杪爾在討論這理論的時候，祇將牠應用在他一個人身上。但是現在他設想他到了施泰德曼夫人家裏將這話告訴她，叫她放棄她那無效的努力，叫她同她的三個孩子一齊退出種族進化的道路。但是他知道他絕做不出這種事情——并且也不配做。無疑的，那是由於他自身也是一個不適者。這種事情是需要一個不認識她們的人，一個對於這種事情站在純科學的研究的立場的人去做。

此外還有一個嚴重的難關。就是這個主張是不是真個叫人去自殺呢？未必他爬到河邊，把頭上繫一個石頭，一吓跳了下去，他的問題就算解決了嗎？山杪爾心裏想到他原先該將這事情問問那個教授的。因為他害怕起來；明明原先人家告訴他說自殺是一種可怕的罪惡。

這麻煩似乎是在於他那麻木呆板的人生上面。若是現在有一條爲衆生死得崇高英勇的道路就好了。設若是現在發生了戰事，一道命令下來叫人到壁壘裏面去作炮灰，那也到痛快！若是現在發生了怕人的瘟疫，你也可以去當一個看護！但是現在這連一項也沒有，祇有慢慢地餓死——而其他人偏偏過得非常優裕。山杪爾心裏想找一點對於身體或性命有嚴重危險的工作，但是顯然連這種危險的位置也都被人佔滿了。這個世界簡直是在生死兩方面都不要他了！

所以這除了聽着餓死是沒有別法了。雖然那天一點東西都沒有喫，山杪爾還是預備即刻開始；他勒勒褲帶，緊咬牙關，忍着肚中的饑餓。

於是他就大步走到路上，一心想找個將他自己犧牲掉的機會——但是就在這時候，他生命的最大危險的時期到來了。

他從“雅園”的門前走過，就是那棟門庭輝煌，柱石潔白的大廈。他已經過了牠的廣場，走到鄉村

裏了。他盲目地走着——隨便走到什麼地方都沒有關係。那時在他後邊起了一陣騾騾的蹄聲；他掉轉頭，就看見路的上端塵土瀾漫，在瀾漫的塵土中有一匹馬飛馳着。山杪爾愕視着牠後面有一乘車子，車上還坐着一個人。他一眼就看清楚了——牠是一匹溜騾的馬。

山杪爾覺得這是一樁神蹟——一個對他祈禱的答覆。並且他是有備而無患的。機會既然來了，他是絕不能放棄的——他不是那種人！他連一秒鐘都不耽誤。他曉得怎麼來怎麼辦，他是有預備的——有決心的，伶俐的，緊張的。

他走到路中間。那馬就飛也似的來了；牠是一匹血紅色的馬，被駭得癡狂亂跑，看來實在怕人。山杪爾展開他的兩臂；一剎那間那馬已向他衝來。

牠想彎路從他身邊擦過；但是這孩子掉身一轉，飛身躍起，就抓住了牠的韁繩。

他將牠捉住了；但是他的兩膀都已扭傷。不過他還是死力揪着：跳了上去。那馬將他扔在一邊；



伸手一抓，山杪爾的一隻手又握住了牠的鼻子，於是就握得緊緊地。以後他就攏去，拚命地揪着，他的兩眼緊閉，手裏緊握得如死人一般。

那匹溜韁的馬住了脚以後他還在揪着，於是車上的那個人就跑下來幫他的忙。“我的上帝嘞！”他叫道，“真大胆！”

他是個年青的伙子，面無人色，全身微戰。“你這是怎麼幹的？”他喫力地說。

“我總是揪着，”山杪爾說。

“上帝嘞，我真是感謝你！”對方大聲說。“我的命是你救了！”

山杪爾仍然抓住那匹馬，那匹馬駭得戰慄着。

“若不是一根韁轡斷了的話，牠是絕不會跑的，看這裏！”——於是他將那一端舉了起來。

“什麼東西駭了牠？”山杪爾問。

“沒有什麼，”對方說——“彷彿是一片紙吧。他是一個阿木林——總是的。”於是他將拳頭在馬面上擱着，說道，“皇天在上，我不收拾你一頓我是

不得饒你的！’

“看！”山杪爾說。“你又要把它駭倒了！”於是他又將那馬抓住，牠又要跳了。

“現在牠到了我手裏，”對方說。“他就要安靜的。”

“捏緊些，”山杪爾繼續說；以後他就將手放在額上，輕輕地擺動。“我恐怕我一定要坐一忽了。我覺得暈。”

“你受了傷吧？”那位陌生人焦急地問道。

“沒有，”他說——“沒有，不過是因為今天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喫，所以有點無力。”

“沒有喫什麼呀！”對方叫道。“怎麼攪的？”

“啊，我失了業啦。”

“失了業？好天爺啦，伙計，你受了餓吧？”

“唔，”山杪爾無力的微笑着說，“我開始要捱餓了。”

他坐在路旁，對方就望着他。“你的家是在羅克曼菲爾住嗎？”他問。

“不是，我是才到這裏。我離家鄉的時候是往紐約去的，後來我的錢被人家偷得乾乾淨淨的。我又不能找到一點事情做，所以我是要預備去死。”

“我的上帝！”對方驚呼道。

“那是對的哩，”山杪爾說。“我一點也不在意。”

那位陌生人惶惑地望着他。山杪爾也回望着他，心裏稀奇他救了的那個人到底是誰。那是比他大不了一兩歲的一個青年。現在他臉上才又有了顏色，山杪爾覺得他是他生平所見的人中一個最漂亮的。他的面貌生得和藹鮮朗，雙眼含笑，而頭髮又像少女一般地金黃。他穿的是出外服，絲襪衫同輕法蘭絨的衣服——這些都是山杪爾學得將牠們與有錢，安逸聯想的東西。他的馬還是一匹純種馬；駕着一輛橡皮輪的輕車，佩着一副銀鞍轡，這種鋪排之費錢就可想而知了。山杪爾對於這非常之高興，因為這就是說他已經救了一位大人物——一位成功者和適者。

“祇等你能够的時候，你就來將馬拉住，’那位陌生人說，‘我好修理韁繩，把你帶轉去，給你弄點東西喫。”

“啊喲，那不行！’山杪爾說。“你不要麻煩。那是對的。”

“伙計呀，該死的！”對方叫道。“你不想我是正要給你想辦法的嗎？”

“啊，我並沒有想——”山杪爾開始說。

“不要胡說！”對方大聲說道。“我要把你扶起來，給你找個事情！你就可以有一個規規矩矩的出路。”

給他找個事情！山杪爾心裏駭了一大跳。有一陣他不曉得將這事情怎麼安排——怎麼將牠合於他的新哲學。不過他找個事情也到還不壞。是的，這是他憑力氣換來的。雖然就是有別人要被辭退——就是這樣子，他已經證明他個適者。他的競爭已經勝利了。在成功者之中他有了一席之地，並且他還可以幫忙莎菲同她的母親。

他高高興興站了起來，拉住馬。“你想你可以照看得下來牠吧？”他問。

“是呀，”對方說。“無論如何我去冒冒險看。”

於是他跳到車裏，執着韁繩。“好，”他說；於是山杪爾也進去了，他們就轉身跑進城去。

“這次意外的事情請你一點都不要提，”那位青年陡然說道。

“我決定不說，”山杪爾說。

“因為我坐馬車我的朋友們總是奚落我，”他解釋道。

“爲什麼要不說呢？”對方問。

“啊，現在大家都在坐汽車了啦。但是我的父親總是贊成馬，所以我也漸漸愛起牠們來。”

“我們的田裏祇有一匹馬，”山杪爾信口地說。“但是我非常之喜歡牠。”

“你叫什麼？”那位陌生人問；山杪爾於是就告訴了他，他并且將他的家鄉和他的遭遇都告訴了他。關於監獄那件事他是特別感到痛苦，因為他并

不想欺騙什麼人。但是他的同伴祇叫那是一件“地府的暴行。”

“現在你是要往什麼地方去？”他問。

“我是剛從斯梯華特教授家裏出來的，”山杪爾答道。

“什麼！老司徒嗎？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是在法庭裏。他說他可以給我找一個職業，以後我才曉得他不能夠。你認識他嗎？”

“是的，你要曉得是我把他派在那大學裏的”。

“那末，你到那大學去不去呢？”

“常去——我父親死了以後我就沒有去了。那時我就退出了。我最恨讀書。”

山杪爾受了一驚。“我想你是不需讀書的，”他停了一陣說道。

“不是的，”對方說。“我父親的腦袋是同老司徒一樣的。”他又說道；“他總是害得我一天都不能快活。你以他如何？”

“啊，”山杪爾答道，“你看，我是沒有你那樣好

的福氣。不過我覺他給我講的一些話有些奇離。”

“他給你講些什麼？”

“啊，他將我失業的原因解釋給我聽。他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我又是一個不適者。我在生存競爭上失敗了，所以我活該命絕。”

“他幹的好事情！”那位陌生人大聲地說。

山杪爾巴不得那位青年不要把那些粗話說得太多了；但是他又怕那是成功者的一種特權。“我很感激他，”他繼續說，“因為，你看，我以前并不懂得那中間的真意。現在我知道了那是為種族的利益，所以我什麼都不在乎了。”

他的同伴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下。“噢！”他說。

“我很同他討論了一陣。我要他明白他是應該去教民人的，羅克曼菲爾這地方成千累萬的人都在挨着餓，就是你，你願意不懂得為什麼原故就去挨餓嗎？”

“不願，”對方說，“我想我是絕不願意的。”於是他又朝他的同伴望着。

但是談話就在那個地方打斷了。在那有十尺高的鐵柵欄的地方他們很過了一陣；現在他們走到那題着“雅園”的大石門路的跟前了。山杪爾驚訝的就是他們朝那裏面轉。

“你是往那裏走？”他問。

“家裏，”對方說。

於是山杪爾驚訝起來。“你在這兒住嗎？”他喘息地說。

“是的，”就是那答辭。

山杪爾望着那有亭亭榆樹的車道，望着那有孔雀和琴鳥的草地，“這就是我找過工作的一個地方，”他說。“他們叫我走開些。”

“他們幹的些鬼樣子！”對方大聲說。“不過現在他們絕不得叫你走開些了。”

一陣的停頓，“你還沒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呢”山杪爾陡然說道。

“我想你定猜得到，”對方撲嗤一笑地說。

“我怎麼能夠呢？”



“啊——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山杪爾說。“是什麼？”

於是他的同伴答道，“這地方是羅克曼。”

山杪爾屏着息，緊捏着那坐位。

“羅克曼這地方！”他很喫力地說；以後他又說道。“羅克曼這地方！”

他望着那前面的大房子，有那寬濶的走廊和雪白的柱石，他幾乎不能信任他的耳朵了。

“我就是那老人的兒子，”那位陌生人很高興地又說道。“我的名字叫阿爾柏特，他們叫我是柏泰。”

## 九

祇要是對於這種啟示給山杪爾引起的不寧有相當的了解，你一定是要去推敲他的心理狀態。山杪爾用着滿身的氣力都是在想造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并且一位偉大聰敏的人物還將表現這種質的徵記都講給他聽過。加之在“生存競爭”裏面，老

亨利·羅克曼又是他生平所聽見的人物更要成功的一個。這些大玻璃廠都是他的，國內還有許多別的廠是他的。他有許多電車路，煤氣廠，和水廠；這個地方隨着他的名字叫，那個大學也是一樣。并且據芬蘭根說，這裏的市政府好多年以來都是他一個人操縱。這兒又是他的產業——他的家，簡直儼然是一座宮殿。這樣的一個人物他是多麼出類拔萃啊！他一定是給世界上造了許多福，所以才有這種光榮與權勢的報償！

這兒是他的兒子——一位儀表完全合乎山杪爾的幻象的青年；一位真摯坦白的皇室——*Noblesse oblige!* 天又賦他這樣多的善與能——這許多的產業與權勢就是他的徵記和象徵。現在這裏一個窮苦無知的鄉村孩子，他真是八輩子走了運救了這位大人物。所以他得着機會接近他，服侍他——看看他生活的方式，窺探他那種超越等倫的秘密。不過山杪爾的態度是一點也不阿諛逢迎的；他感到的恰如那位較遠大的山杪爾感到的一樣，

當他的主子降着身分來稱贊他的字典的時候，他的眼中就湧起了滾滾的感激之淚。

他們將車子驅到殿前，一位馬夫就忽忽地走上來。“菲利浦斯，”少羅克曼說，“你看這韁繩！”

那個馬夫畏葸地望着。

“把這拿去給山德生看，”對方繼續說。“問他是我鞍轡的錢給少了嗎，他把這種不成形的東西給我。”

“是，先生，”那位馬夫說。

他們下了車，走過那滿排着棹椅和鋪着地毯的洋台。在門廳裏站着一個穿號褂的人。

“彼得斯，”那位青年說，“這是山杪爾·普利斯考特。我的馬給我淘了些氣，他幫了我的忙。今天他還沒有喫什麼東西，我要好好地款待他一餐。”

“是，先生。”那人說。“飯應該開在什麼地方呢，先生？”

“在晨起室裏吧。我們就在那兒等。你要注意，給他辦豐盛一點。”

‘是的，先生，’彼得斯說，於是就出去了。

在這時候山杪爾是有時間將周圍看看的。他生平從沒有聽過或夢想過像這樣的豪華的。實在是駭人，幾乎不可置信！那個大的門廳一直通到屋頂；那兒有一道寬廣的白雲石的樓梯，并有許多雲石的走廊，下面還有一個雲石的火爐，內面可以容得下一段樹身。在這前面就是一個噴水池的庭院，并有棕櫚之屬以及各色名花的景緻；兩旁盡是成行的房屋，裏面陳設着畫片，壁毯和家具等等，這在山杪爾的心中想到一定是很費錢的。

“來，”他的同伴說，於是他們就向樓上走去。

走了一半，山杪爾就停住脚，屏着息。在他前面有一幅彩色畫。細微末節也無容多說——祇說那是一幅如人身一般大小全身赤裸的彩色女體畫，已經夠了；那件東西是在山杪爾的生平從沒有見過的。他走近那幅畫的時候，他將雙目垂下。

他們沿着走廊走進一間裝飾輝煌的房間。那房間全是用白緞子糊的，前面就是一排向一個寬

敞的洋台開的玻璃的門窗。那兒有鳴禽和花草，在壁上并有優美的畫給，上面繪着許多在舞蹈的林婦（Nynifh-nymphs）。這些仙人除了一點薄紗外，也是一絲不掛；但是各處都是她們，山杪爾簡直是逼得無路可避。在心裏一心在追求光明；他陡然記起他家裏那本有插圖的聖經來。或者住在這樣宮庭裏面的仙人們已經返於一種無罪的境地裏了，如她們生在蟒蛇未來以前的境地一樣。

少羅克曼投身在一張安樂椅上，繼續詢問他的同伴。他直將同“老司徒”見面時所有的情形一齊曉得；後來他爲想探測山杪爾對他自己的態度起見，他就讓他自己去講。山杪爾講得非常之坦白。“噢，你真是一個奇怪的阿木林！”就是羅克曼的評語；但是山杪爾把話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侍從頭子用條盤把飯端了上來，另外一個人拿着摺棹，此外還有一個人跟着來幫忙。這樣一堆輝煌的銀器和杯盞！這樣潔白的麻紗，這樣多的想不到的食品！成堆的夾肉麵包，每個在餓了的人還

不夠一口。另外還有野味的肉醬，魚子醬，和一種珍味芬芳的肉包。沒有一項東西是你料到了的——有含鷄蛋的炕番薯，有夾冰淇淋的捲餅。有望着像餅子的餅乾，也有望着像餅乾的餅子，還有泛綠色的膩人的牛酪餅。就是最後一碗草莓牛酪湯也都非常豐盛，於是山杪爾壯起膽來。

“快喫，”那位主人說；後來爲免除對方的偏東起見，他說道：“你不當在這裏照料，彼得斯，”於是那些人都下去了，山杪爾覺得非常輕快。

“你不要拘謹，”羅克曼又笑着說道。“若是有什麼話要問的時候，祇管問。”

於是山杪爾就咀嚼着這些肴；這些餽饌也不曉得經過幾世幾年的人力的考究才發明出來，又不曉得要經過好多的時日才預備出來。山杪爾渺茫地詫異到不曉得這些食物是從那裏來的，也不曉得是有好多人在那裏預備；他也不曉得那些吃這種餽饌的人是不是要像他這年青的朋友一樣地容光照人。

這時候那位朋友簡直是樂不可支，盡量地在那裏問他的話。“我想你一定愛這個地方吧？”他說。

“自然我是一定的，”山杪爾說。

“來，我一定指給你看——若是飯後你能夠行動的話。”

這餐飯山杪爾一點不費力地喫了，於是他們就出去散步。這孩子算是又遇到一個可以生存的啟示了。

若是世間他覺得有什麼事情他是清楚的時候，那祇有稼穡了；但是在這“雅園”裏的稼穡好像是用科學的方法。在他們家裏有的也不過是幾叢丁香和一排牡丹；而這裏的花木一種都是幾畝地，盡是五光十色，鮮艷奪目的茶花，世界各處稀有的植物。在家裏山杪爾的事情就是擠牛奶，在寒涼幽暗的冬天的早晨，他覺得這事情實在難做；而這裏就有一個模範牛奶場，有暖汽和電燈，有磚牆和鑲管，母牛都是以系統編制，並且照料的人都是

穿着白制服，戴着橡皮手套。那種還有，一排鷄籠，每籠裏面養一種好看的家禽——有些鮮紅清瘦得好像鷓鴣，又有些雪白肥胖好像笨豬。再走到前面，草場的角上就是百鳥檻，裏面有孔雀和琴鳥的籠，有鸚鵡和喜鵲的籠，并有無數自熱帶來的奇禽的籠。另外還有狗窠，養着數十匹異種的狗子。

“那些東西都是父親給我買的，”少羅克曼說。  
“他覺得我是高興農業的。”

“噢，你不嗎？”山杪爾問。

“不十分，”對方淡淡地說，“這裏是一個丑角——你以為他如何？”

這些談的是一匹狗子，醜得簡直是山杪爾生平都沒有看見過的。“我——我不大高興他，”他腳鬪地說。

“他是一匹日本的叭狗兒，”對方信口地說。  
“去了三千洋錢買的。”

“三千洋錢啦！”這孩子駭得喘息地說，“爲什麼要花那些錢去買一匹狗呢？”



“他要值那些哩，”對方笑着說。

他們走去看馬，這些馬都是住在牠們自己的宮庭裏。那兒有無數的馬廄，并有一條跑道和無邊的圈欄。“你爲什麼養這些馬？”山杪爾問。

“過去父親開了個畜牧場，”對方說。“我是沒有那些時間去管這種閒事的。”

“但是誰騎這些馬呢？”山杪爾問。

“噢，我騎着好玩，”羅克曼答道。“騎在馬上打球我是一個好手。”

“我懂得了，”這孩子說——其實他一點也不懂得，就是連馬上打球是什麼一回事他也不懂得。

“倘是你喜歡馬的話，我就叫他們給你在這兒找點事做。”羅克曼繼續說。

“啊，那就多謝你了，”這孩子心裏一驚地說。  
“那真好！”

若是叫他在這地方看一天的稀奇他都可以的，但是他的主人現在疲倦了，要動身回家去。“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他說。“或者你又餓了吧！”

他們走出來到洋台上坐下。一會他陡然聽見了一陣騾蹄聲，他抬起頭來一看。“喂！”主人大聲地說。“格乃德來了！”

一匹馬快步朝這路上走來。乘馬的人是騎在馬上，所以山杪爾難於辨出他是男是女。後來一直等她向他們搖手招馬的時候他才認清楚。

她勒住了馬，她隨身的一個馬夫就過來接住韁繩，於是她就下馬走上洋台站住望着他們。她很年青，又生得特別的美。她的呼吸很促，頭髮吹得滿額都是，兩頰上泛着健康的紅色；所以山杪爾覺得她是他有生以來所看見的一種最美麗的物件。他望得眼都不眨；他從來就沒有夢想到世間會生出這樣驚人的東西。他在一陣突然興奮的光輝中看出了面對着他的是甚麼。她是一位高等的女性；她是一位超倫和勝利的婦人。

“喂，柏泰！”她說。

“喂！”對方答道，以後又說道。“這位是我的表姐，魏幹特姑娘，格乃德，這位是山杪爾·普利斯考

特。”

這位姑娘微微地點了下頭。帶着好奇與矜持交集的神情望着山杪爾。她是一位肌膚微黑的婦人，生着黑髮，她的色調之富頗帶東方的風味。她的身段很苗條端莊，動作也很敏捷。她整個的表情却帶一種熱烈的機靈；她的目光迅速，聲音逼人。你一眼都可以看出她是一個慣於發縱指示的人——性情急躁而又好冒險，多情而又好矜持。

“我冒了一次險，”她的老表帶解釋地說，“就是這位山杪爾救了我的命。”

山杪爾受驚地望着這位姑娘臉上陡然泛起的高興的表情。“什麼！”她叫道。

“是的，”對方說，“棗紅馬帶着我跑了。”

“你不是說的那吧，柏泰！”

“是的。韁繩斷了。他從這門口起一直把我帶着跑了三四哩。”

“柏泰！”這位姑娘叫道。“以後怎麼樣了呢？”

“山杪爾把他攔住了。”

“怎樣攔住的？”

“那別緻得很，格乃德——這是我生平看見的一樁最有胆量的事。他陡然衝到韁繩跟前，一把將牠抓住揪了出去。他救了我的命那是無疑義的。”

山杪爾現在當着這位姑娘全副急躁高興的烈焰，面龐困惑得發燒。“真妙！”她大聲地說；以後她又問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他是剛從鄉裏來，”羅克曼說，“他是要到紐約去發財的。但是你想，格乃德，他却被人盜了，他在這鎮上到處跑着求事情，幾乎餓死了。”

“你不要這樣說了吧！”這位姑娘喘息地說。

她拿了一把椅子，指着叫山杪爾坐在她面前。“把你自己的生事統統講給我聽吧，”她說；以後就繼續問他的生平和他的冒險。

可憐的山杪爾就像一個證人在檢察官的手裏一樣——他變得無望地困頓和受驚。但是那使這位姑娘一點也不在意，她將不息的許多問題之火向他身上傾注，一直等她將他全盤的生事清楚為

止。她甚至叫他講那位股票經紀人曼琳的事情，講他家庭在玻璃瓶業股票崩潰時破產的情形。以後她的老表又提起他同“老司徒”冒險的事情，於是山杪爾祇得又重新對她講一遍，并把他的社會學的信念講了出來——這時魏幹特姑娘同她的老表交換了一個詫異和高興的眼色。

但是後來他們終於厭倦了他，又談起他們要去參加的跳舞會和網球比賽。於是山杪爾就得着機會去看魏幹特姑娘，并且她的秀色可餐一頓。他覺得世間再沒有比把她一望幾點鐘的事情更快樂的了——把她的容貌衣裝拿來細細地研究，把她的嘴眼在大笑時的神韻拿來觀察。

但是那時候廚子却來宣告了用茶點；山杪爾受驚地站了起來。他自己有一種要被邀入席，坐在那裏受魏幹特姑娘無情的打量的陡然的幻象。“我想現在我頂好是走了，”他說。

“好，”少羅克曼說“從明早一以來，我們再決定事情吧？”

“我一定來，”山杪爾說。

“你預備怎樣安插他？”這位姑娘問。

“他喜歡看馬，”羅克曼說。

“不行，”對方即時大聲地說，“那不行。”

“爲什麼不行？”他問。

“因爲，柏泰，你決定不要叫他在馬廄裏看馬。他能做的事情很多。一來他又還好看。”

山杪爾的臉羞得緋紅，將眼垂下。他又感到那種刺人的目光。

“好，”羅克曼。“你說那一項好呢？”

“我不知道，我相信。不過總要是一點規矩的事情。”

“說叫他做一個聽差的，他還夠不上啦，格乃德——”

“不是的——給他一點外邊的事情。他能學着照顧花吧？你喜歡花吧，山杪爾？”

“是的，夫人，”山杪爾很快地說。

“那末就叫他做個花匠吧，”魏幹特姑娘說；於

是那就決定了山杪爾的命運。

這孩子告了辭回家，幾乎是興奮得跑了起來。他是被遷到一個迢迢的幸福的天宮裏了；他被置身於衆神之林——以後他就要永遠地住在那裏了！

他的新恩人給了一張五元的票子；在到施泰德曼家裏以前，他在一個雜貨店裏買了一大包的東西。一會心裏陡然想起一件事，他走進一家零物店將他的包捆放下，買了一條潔白的麻紗領子，同一個深紫夾油綠的領帶——已經結好了，所以他的樣子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完整的。

以後他就回到施泰德曼家裏，那位寡婦同她那兩個頂小的孩子圍着坐下，睜着眼聽他講。隨後莎非回來了，他又重新講了一遍。

等他的話講完的時候，這位姑娘的一雙眼睛興奮得睜得多大。“魏幹特姑娘啦！”她大聲說道。“格乃蒂絲•魏幹特姑娘嗎？”

“是的，”山杪爾說。“你聽見過講她嗎？”

“我見過她哩！”莎菲熱烈地大聲說道。“見過兩次！”

“你的意思不是指的那吧，”他說。

“是的。有一次在我們教堂的聖誕節的宴席上她來過。”

“她是屬於你們那個教堂的嗎？”

“那是受了使命的。像她那樣的大人物是不願叫我們同他們一道進教堂的。你知道他們是往聖馬可堂裏去的——在山上面的。不過她是受了使命來參加宴會，幫忙分發贈品。她全身都穿的是紅色——一種既薄而且軟的料子，像你在夢中看見的一樣。啊，山杪爾——她真是好看呀！她頭髮上戴着一點玫瑰——並且有這樣愛人的香氣——你祇是當不住！她站在那裏，對所有的孩子都是一臉微笑，並給他們贈品。她將我的一份給我了，那就好像見到了一位公主一樣。我真想伏了下去吻她的腳。”

“是的，”山杪爾莫明妙其地說。



“想起你會見她喇！”莎菲狂喜地叫道。“并且還同她講話！啊，這事情你是怎麼處的？”

“我——我以為這事我處理得很好，”山杪爾說。

“你對她講了些什麼話？”

“我記不清楚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她的聲音，”莎菲說。“另一次我見她的時候，她正在談話，但是機器聲偏偏將牠壓了下去。那次是在廠裏——她是同許多別的人一道來的，到處走着看。我們大家都很興奮。你知道這廠是她父親的。”

“不，這事情我不知道，”山杪爾答道。

“羅克曼菲爾的各項東西都是他的。他們非常的有錢。而且她又是他的一個獨生女兒，生得是這樣地好看——人人都崇拜她。我有她的照片兩張，是登在過去的報紙上的。來——你應該見見他們。”

於是這一對就跑上樓了；她床上掛着兩張褪

色的新聞紙的截片，一張是現着格乃蒂絲姑娘穿着一件夜氈，另一張是穿着棉布的 en Lriucesse，懷裏抱着一束玫瑰。

“你以前看過這樣愛人的東西沒有？”這位姑娘問。“我把她當着我的神仙似的教母。并且她時常將這些可愛的事情講給我聽。你要曉得她一定是很仁慈的——沒有一個生得好看的人不是非常，非常地和善的。”

“不盡然，’山杪爾說。“不過我相信她一定是的。”

那時他心裡陡然想起了一樁事情。“莎菲！”他大聲說道——“她說我很好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的。”

於是莎菲向他掃了一眼。“噢，你自然是的！”她叫道。“你這個傻孩子！”

山杪爾走到那面掛在牆上的破鏡子跟前，帶着新奇不安的興趣望着他自己。

“你不知道你是多漂亮，多強壯吧？”莎菲說。

‘和你那鮮艷的顏色吧？’

“這事情我從來都沒有想到，”他說，又想起了那個綠紫色的領帶。

“想起你同她談了話喲！”莎菲大聲地說，臉又轉到那兩張畫片上了；於是她又慷慨地說道。“我將我的心思講給你聽，山杪爾——我把這畫都給你，你可以把牠們掛在你房裏！”

“你千萬不要那樣做！”他抗議道。

但是這位姑娘還是堅持着。“不行，不行！牠們把我心裏都記得了，你拿去，沒有什麼關係。并且牠們之於你當更有意義，因為你實地見過她！”

## 十

第二天早上山杪爾來了，就交給花匠頭，相當地派了他一個助手的位置。“隨時將你工作的情形報告給我聽。”是少羅克曼最後對他講的話。“若是在別的事情上我能幫忙你的時候，你就來對我講好了。”

“承情得很，先生，”這孩子感激地說；但是一點也不知道這幾句說給花匠聽的有魔力的話，要把他造成這地方的一個特權人物的——其他僕人們的一個尊敬與嫉妬的對象。

“雅園”這家人家是自成一個小世界的。就是把馬夫和各莊上的傭人不算在內，單祇講供柏秦一個人指使的都有二十三個人。他們之中又按極嚴峻的儀禮分出等級，大家都熱心遵守。一個管家的二隻手就可以異常輕饜一個廚房裏的使女，並且那裏總有四個餐堂給那些不能在一棹喫飯的各級的僕人們用。這所有的一切在門外漢是摸門不着的；不過過得一些時他就可以明白這種制度之所由來。正如宮庭裏一樣；那些侍奉君主的特權的人物是必需要人恭敬的，按照他們在他面前佔的位置之大小以及他們給他個人獲得的增益之多寡為標準。

這些僕人多半都是外國人，山杪爾覺得很痛心的看到他們大半都不忠於事。他們都是一味地

笑罵；造謠 毀謗，嫉妬簡直是算不清楚。但是這些也都是漸漸地知道的，因為他與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大的動機——他們大家都覺得羅克曼家裏的偉大，並且他們個個都覺得沒有什麼再比談起這個家庭和牠的富裕，牠的權勢，以及牠的家人朋友的習慣和趣味——談幾點鐘還有味的。

開泰雷莉是一個妖媚的愛爾蘭的小姑娘，在管家面前作針線，她是以微笑擒住山杪爾的第一人；一點也不顧忌二等會客廳的使女，她把他帶去散步，於是山杪爾就狂飲着自她唇間流出的閒談之流。阿爾柏特少爺——這是他們對他的稱呼——據說每年有七十多萬塊錢的進項。他把這大筆的錢作了什麼是沒有人想像得到的；自他的父親死後，他就孤零零地一個人過活。家裏總是由老羅克曼先生的一位姊妹，奧雷莉亞姑娘管理；她是一位患腰痛病的脾氣壞的貴婦，在兩年以前她就一病死去。羅克曼先生對於他的畜牧場是很感興趣的，但是對於他的家庭裏就要差些；而阿爾柏特

少爺就更差些，他大部份的時間都消磨在紐約。後來什麼事情都是錯七亂八的，他被人偷的也非常之厲惡。雖然經他親戚們的多方勸告，但是他總不找個人來和他同居。

阿爾柏特少爺還沒有成年，所以他一切的事務都是由他家庭裏的律師海克曼先生和他的舅舅魏幹特先生料理。後者是一位產業家兼資本家——據開泰說，並且是一位大學問家。山杪爾那天下午看見的就是他，一位身材高高的，面貌極端矜持的人，蓄着一點鐵灰色的口髭。祇要你爬上了山岡，你就可以看見他住的那白房子；格乃蒂絲姑娘就是他獨生的女兒。她是老羅克曼先生心愛的一個內姪女，他給她留下了很大一筆錢。別人總想把她給阿爾柏特少爺做一個媒，但是格乃蒂絲姑娘一聽這話就生氣。他倆兒都宣佈過他們並不相愛，開泰相信那是真的。格乃蒂絲姑娘是在別處的一個寄宿學校裏住，她想往新浦去會她的一些朋友；但是她的父親要她同他住，這令她很不滿意。她生

得很好看，個個人都想她。但是啊，我告訴你，她生起氣的時候！”開泰搖着頭說。

這位愛爾蘭的小姑娘是山杪爾一件稀有的發現，因為她的哥哥是格乃蒂絲姑娘使女的“漢子”，所以他的“天人”他沒有一項不能對山杪爾講的。他打聽到了格乃蒂絲姑娘的那些麗艷的宴會服，她驚人的乘馬，她打網球的特長，甚至連她對於軟朱古力糖的愛好他都打聽到了。去年夏天裏格乃蒂絲姑娘到過巴黎；並且她家裏在阿地郎戴克斯地方還有一個營幕，每年八月間他們乘汽車往那兒去，坐在一個刀片形的汽划子上遊覽山上的湖光。開泰很想抽一部份的時間談談山杪爾的生世，或者甚至還談一下她的；但是山杪爾總不斷地問關於魏幹特姑娘的事情。

她的兩張畫片在他背心口袋裏已經摺損了；每次在他修整籬笆的時候，他總是傾聽看有沒有他的馬蹄的騾騾聲或他的汽車的隆隆聲。後來，有一天幸福的早晨，他正包了一包玫瑰給管家送去，

在大廳裏他同她撞了一個滿懷。

他的心簡直跳得不得了；他不惟不向前走，反而像木雞一般站在那裏不動，他的玫瑰幾乎洒了一地。

格乃蒂絲姑娘喜色滿面。“啊，是山秒爾呀！”她大聲說道。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他說。

“你的位置你覺得如何？”

“很好，格乃蒂絲姑娘，”他答道；後來感到這話說得不適當，於是他又熱情地說道，“我簡直高興得給你講不出來。”

“聽到這我是很喜歡的，”她說。“并且我相信你一定是很稱職的。”

“不過我的力是沒有盡到的，格乃蒂絲姑娘”，他說。

一陣的靜默。“你覺得那裏要學習的事情很多吧？”她問。

“是的，”他答道。“但是你看，那都是關於花



的，並且我素來都很愛花。”

又是一陣的靜默；後來魏幹特姑娘陡然朝他擲來了一個問語——“山秒爾，你爲什麼像那個樣子望着我呢？”

這一下子幾乎把山秒爾駭壞了。

“啊——啊——”他喘息地說。“格乃蒂絲姑娘！我并沒——！”

“呀！”她說，“但是你望了的哩。”

可憐的山秒爾困在一種恐怖的悲哀中。我——我——實在——”他吃吃地說。“我心裏并沒有想着那樣子做，我決不得——”

他住了嘴，神經完全錯亂的；而魏幹特姑娘還是將她無情的目光注射在他身上。“那末我是非常好看了？”她問。

這會山秒爾又舉起眼來。他死死地望着她；後來氣息微弱地低聲說道，“是的。”

“你將好看的所以然講給我聽一聽，”她說，她的形容把他的靈魂的深處都搖動了。

他站在那裏，顫戰着；他感到一陣血的暖流在他的頸部飛滾。“講給我聽呀，”她又說了一遍。

“你——你比我生平看見的人都漂亮些，”他喫力地說。

“你是沒有同女人混慣的，山杪爾！”

“沒有，”他說。“我不過是一個鄉裏的孩子而已。”

她站着等他繼續講了下去。“那裏的一些姑娘們”——他低聲地說——“她們都很好看——不過你——你——”

那時話頭陡然湧到了他的嘴邊。“你簡直像一位公主！”他叫道。

“嘿，你真是會花言巧語的！”她帶笑地說道；後來停了一會，她又說道，“你不知道你自己也是與人不同哩，山杪爾。”

“不同？”他回應道。

“是的。你是這樣地強壯——這樣地年青。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給我做吧？”



了大廳，把他一個人留在那裏，於是他不得不在棹子上靠一下。

并且那一天他都是昏昏迷迷的——陣陣的狂喜從他身邊掃過；她對他感到了興味！她向他微微地笑過！她還摸過他的手！！

爲要把這個事情講給莎菲聽，那晚上他就回家去了；他們兩個人談了幾點鐘。他把這個故事講了又講。莎菲傾聽着，眼裏閃閃發光，雙手喜歡得捏的緊緊的。

“山杪爾啊！”她小聲地說。“我知道了——我知道她已經賞識了你！她生得那樣的好看——我知道她一定是很仁慈的！”——狗屁啊！

## 十 一

一個禮拜過去了，但是山杪爾並不見他的天人再來。他生活在他們簡單的接見記憶中，在他修整籬笆的時候，他就做着那些狂妄的赴亂解圍和絕境逃亡的夢。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地他感到他工

作的乏味；她太沒有浪漫性了！若是現在他是她的汽車夫喇！或者是她在原野中散步時的護從嚮導也行！或者是那個駕那隻刀片形的奇特的汽船的人也行！

山杪爾繼續在那裏思索，深怕這種平凡把他吞沒。將近的一種轉變他一點也沒有夢想到！

柏泰·羅克曼出去訪朋友訪了幾天。有一天下午他出人意料地回來了。山杪爾知道那是用不着他的，他的房間裏總是要放幾大束花的。在汽車到的時候，花匠冷冷地出去了，山杪爾已負責的剪了一些花拿到屋裏去。他把牠們放在管家的工作室裏，以後他就出去找那個職員，將他做的事情告訴她。於是在餐室的門口，他將他那位正在吩咐廚子彼得斯的少主人撞了一下。

照一個身分卑微的花匠孩子講，山杪爾是應該轉身溜之大吉的。但是他反而向前走，柏泰笑嬉嬉地說道，“喂，山杪爾。”

“午安，阿爾伯特少爺，”山杪爾說。

“你的事情你覺得如何？”對方說。

“我很喜歡，先生，”他答道；後來又辯護地說：“我是送花來的。”

這位主人又轉身對彼得斯說話去了；於是山沙爾就轉身退下。但是在那個時候屋前面傳來了一陣發動機聲。

“喂，”柏秦說，“那是誰？”於是就轉身朝門廳外面望。彼得斯先到了門口；所以祇留得山沙爾一個人站在那裏。

一輛紅色的大遊車開到洋台前面。裏面裝的盡都是青年人，他們搖手吶喊道，“柏秦！啊，柏秦！”

對方現着受驚的樣子。“啊，我這才糟糕！”他向前走去迎接他們的時候這樣低聲地說。

山沙爾自然是站在那裏一些事情也沒有。他應該是要狼狽逃走的，但是他却和特權人物一樣，這因為是沒有訓練好的關係，所以他對於他自己的“地位”簡直是莫明其妙。加之他們都是這樣的

奇特的人物——一些下界的人物——他更一心要打聽他們的生世。

車上坐着兩個青年，和他主人的年齡容貌都不相上下。還有四個出人頭地的少婦。她們統統都生得好看——好看得同格乃蒂絲姑娘都差不多；雖然大家都是穿的汽車裝，但是已儘夠五光十色了。

他們都是一些天上的人物，個個都生得面目紅潤，手脚纖小。他們好像是些弱不經風的物件；他們是燦爛煥發的春色。他們的帽子上有葉，有花，有果實，也有禽鳥；并有精緻的薄紗的帽罩。他們下了車，於是山杪爾看了一眼他們的絲帶，繡緣，完整的踝骨，和纖麗着絲鞋的脚部。他們春風滿面地走來，打着哈哈，帶着調笑和各種低聲的叫喊。

“你似乎不大高興見我們哩，柏泰！”有一個說。

“放快活些，老伙計——絕沒有人把我們傳揚

出去的！”青年中的一個叫道。

“并且我們都很知趣，回去得很早的！”另外的一位女郎補了這一句。

在這隊人裏有一個山杪爾特別注意，因為她的態度很嚴肅，并帶一點踟躕。她比其他的要小些，全身都是紅白兩色；她的衣服和帽子都是沿的紅邊，她的兩頰和嘴唇都紅得出奇，尤其是她面貌的秀麗，是山杪爾生平都不曾見過的。

現在她陡然一下跑到少羅克曼跟前，一把將他的頸子抱住。

“柏泰，”她大聲地說，“這是我的錯。我叫他們來的。我想看看你狼狽不堪的樣子！看見了我們，你該不得發狂吧？”

“不得，”柏泰說，“我並沒有發狂。”

“那末，你就要放高興些！”這位女郎叫道，於是又吻了他一次。“做個好孩子吧——遵命啦！”

“好，”柏泰無力地說。“我一定乖覺的——柏泰。”



“我們想駭你一下子，”青年中之一位又補着說。

“你們已經將我駭倒了，”柏森說——這個回答他們大家都覺得非常有味，因為他們大家都歡笑喧天。

“他並沒有請我們進屋啊，”女郎中的一位說。  
“來吧，杜莉——讓我們看看懣這棟房子。”

於是全隊人馬就湧了進去。山杪爾等那陣無數衣衫的沙沙聲和那陣有如從東土各花園中吹來的混合的香味過後，他就掉身逃到下面去了。

青年中的一位，他由侍從廳裏的談話聽得來，就是傑克霍萊荻，鐵路總理的么兒；他的姐姐許給了一位英國的公爵。另一個孩子就是西方一個大木材王的嗣子，雖然年齡祇有二十歲，但是他已經同一個戲子鬧了一場離婚的笑話。這些青年的貴婦到底是誰似乎還沒有人知道，不過也有些人在咕咕唧唧地講她們，內中的意義山杪爾是完全莫明其妙的。

不一會話傳下來了，說這一隊客人要留在這裏用午膳。於是闔家馬上忙碌起來。在樓上一切事情都平平靜靜地像時計的機械般地移動；但在樓下侍從區裏却鬧得冇勁不過的，因為一棹七人的盛筵必要在兩點鐘之內整起。就是山杪爾也逼得要做一些額外的事情——一些他高興做的事情，因為這可以使他有一點機會在這事務的忙碌中趁趁熱鬧。

這時他就看到了彼得斯從酒樓裏出來，後面有一個提着一滿籃瓶子的人跟着他。於是這事情又令山杪爾苦思力索起來，那時他正在一個碗裏削蕃薯。就是這樁事情令他對於這個上層世界的的生活感到莫知所以的——這樣顯然 又是要喝酒了。在餐廳的小櫥裏面總是裝的有許多酒蓋；並且對於來賓總是要假些口實以酒相待的。就是婦人們也像男子一樣縱飲——連格乃蒂 絲姑娘都飲酒，在山杪爾這件事情真是駭人聽聞。

自然，這都是一些特權人物，並且他們想做的

事情他們都是清楚的。但是無論何人都去飲酒也是對的嗎？如在自殺事件的時候一樣。山杪爾發現他道德信念的開始動搖。這大概是上等社會的人喝酒不致如普通人一樣地壞事了！不然就是他們喝的酒祇助興而不亂性了！但是事實確切的那些僕從也在喝酒呀；并且山杪爾看見過他們將客人喝剩下的盞裏的酒取來喝。

他把這很當一件事的在心中苦苦地思量。自然他所有的遲疑與詭辯都是有利於他的主人——但是永不沾酒的這樁事情在山杪爾的自身總算是對的。

午饌開始了山杪爾在廚子的食品貯藏室下面的一個房間裏跑了幾趟差，所以在 Dumb-waiter 的扛桿跟前他都可以聽得見談笑的聲音。又搬了許多酒起去——這自然是一場歡樂的宴會。這頓飯足足喫了兩三個鐘頭——聲音越鬧越大。他們叫喊得滿屋都可以聽得見。他們唱着歌——狂妄不羈的合唱。聽差到也還新奇，不過山杪爾却覺得

極端的騷擾。這些幸福的成功的人們——他一定要允許他們有任意行樂的權利——並且要惟願他們能夠永遠地賞心樂意。不過隔不了幾分鐘他就要聽見開香檳瓶塞的小暴裂聲。難道他們縱酒也是對的嗎？

天氣漸漸暗了，但是荒飲還是沒有結束。風暴起了，在外面嗚咽叱咤。沒有事幹的些僕人都跑去睡覺去了，但是山杪爾還是沒有瞌睡；他繼續悄悄地踱來踱去，心裏老是不安和難過。現在除了餐室的妥擾以外，闔家都已沉寂了；於是他從後面一座樓上爬了上去，蹲在一個門口，從那兒他可以聽到那狂忘的叫聲。

他在那裏瞪了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他可以聽見歌聲與狂嘯，雖然因為成分的嘈雜他聽不出內中的所以然。但那時陡然地，高出一切混亂，他聽見了一個婦人的驚呼，清徹刺人，於是他就起身跳向大廳裏去了。牠們到底是盛怒，或是恐懼，或是痛苦的叫聲，山杪爾統統都分不清楚；不過他祇

知道牠們不是高興的叫聲。

他站着發戰。一陣叫罵過後，又是那位婦人的聲音——“不行，不行——你不要，我說！”

“坐下，你這呆子！”山杪爾聽着柏泰·羅克曼叫喊。

隨後又是一位婦人的聲音——“閉住嘴，想想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要把你那雙眼睛挖了出來，你這個鬼！”那第一個聲音尖聲叫道，接着就是一串怒罵。另一位婦人却溫和地回答，這時山杪爾才找着他們是在吵嘴，客人有的要排解，有的要讓牠去。大家都烏煙瘴氣地吶喊高呼，那兩位婦人就像土狼般地狂嘯。

這就好像那次他在警察局的獄中聽見的夢魔的聲音一樣，山杪爾聽得目睜口呆。那兒傳來了一陣杯盞碎裂的聲音；并且那時陡然地，在混亂的聲中，他聽到他少爺的叫聲，“滾出去！”——於是餐室的門陡然地開了，嘈雜整個地向他衝來。

他眼見的事物真是駭人聽聞。這就是剛才同柏泰·羅克曼接吻的那個美而艷的動物；現在她的臉上簡直是酒意與怒氣交橫——頭髮蓬鬆，面目橫悍；並且她還在用那初次令山杪爾驚懼的聲調叫喊。柏泰和她糾纏了一陣，想設法把她推出門外，她却還是在狂鬥叫喊：“讓我去！讓我去！”

“滾出去，我說！”柏泰叫道，“我的意思就說是即刻。”

“我偏不！讓我就是這個樣！”那位少女大聲地說。

“Hurrah！”擁在他們後面的人們喝起采來。少雲衆歡到處舞蹈，舞着酒瓶像個瘋子般地呼喊，“你放粗蠻些，柏泰！你罵他呀，柏黎！”

“事情這就算盡了頭！”柏泰叫道。“我同你的緣分滿了，你給我滾出去！”

“我偏不！我偏不！那位少女一再地叫道。“救人啊！”於是她把一隻膀臂從他的頸項旁邊伸了過去抓住門框子。

但是他把她的手扯脫了，帶拋地把她拖過了門廳。“滾你的蛋！”他大聲地說。“你永遠也不消見得我的面！”

“柏泰呀！柏泰！”她抗議着。

“我是要這樣做的！”他說。“喂，傑克！給我開門。”

“柏泰！那不行！”那位少女叫道；但那時他陡然使了一股勁，帶拋地把她丟在黑暗中。在外面稍稍爭了兩句，他就跳了轉來，跑到那扇重門跟前，將牠緊緊地門上。

“啊喲，我的天！”他說，“你就蹬在外邊吧。”

那位少女發狂地向門上拳打腳踢。但是柏泰竟轉身蹣跚地走了，微帶蹣跚地走了。“那樣一定可以把牠解決，我猜想，”他說，狂笑起來。

在別人的歡笑聲中他回到了餐室。婦人中的一位很高興地將他摟住，並且傑克還把一支酒瓶高高地舉起，叫道：“丟開舊戀——再來進行新的！”

這時柏泰又把門關住，於是裏面的一切山杪爾都看不見了。

## 十二

山杪爾站了好一陣一動也不動，聽那淅瀝的雨聲和噹噹的雷吼以作他自己靈魂中風暴的反響，就好像是他腳底下張開了一個無底的深坑，他所有的空中樓閣都一概倒塌罄盡。他站在那裏，昏迷而受駭的，看着他所相信的一切的破滅。

後來他陡然橫過了客廳，打開了一扇通洋台的法蘭西式的窗子。風將雨吹得祇往屋裏灌，但是他還是迎着雨，向門口跑去。

那位少女躺在門前，在風雨的嘈雜聲中，他聽到了她正在傷心地嗚咽。他站着腳躑了一會兒；後來他就俯身去摸她。

“夫人，”他說道。

她受了一驚。“你是誰？”她叫道。

“我是一個聽差的，夫人。”



她屏着息。“是他叫你來的嗎？”她問。

“不是的，”他說，“我來幫助你的。”

“我不要那個幫助。你讓我這樣好了。”

“但是你不能蹬在兩地裏呀，”他抗議道，“你一定會把你自己糟蹋死的。”

“我就是想死！”她答道。“我要活在世間做什麼呢？”

山杪爾惶惑地站了一忽兒。後來等他又摸着她的濕衣的時候，常識又湧上了心頭。“你不應該蹬在這裏，”他說。“你不應該。”

但是她祇是涕哭。“他拋棄了我！”她大聲說道。“我的天爺喲！我怎麼辦呢？”

山杪爾轉身又跑到屋裏，在大廳裏取了一把傘。於是他就將那位少女帶夾地端住膀子扶了起來。“請你來，”他說。

“但是我到那兒去呢？”她問。

“在這城裏我有熟人可以幫你的忙，”他說。“你不在這兒蹬——你會着涼的。”

“我還有什麼留戀呢？”她痛哭着。“我有什麼用呢？他已經把我丟了——離了他我也是不能活的了！”

山杪爾把傘撐開，一隻手拿住！另外一隻膀子就撲住那位少女的腰，他帶抱地把她帶下了洋台的階沿。“那個女魔是纏住他了！”她說。“並且這事是傑克·霍萊茨唆使她做的，他死都討不到好的！我一定要報他的仇！”

她大罵了一陣。“請住嘴了，”山杪爾請求道。“人家一定會聽見的。”

“他們聽見了我還怕什麼？讓他們把我丟在牢裏——那正是我佩做的事情。我已經喝了酒，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並且他也厭倦了我！”

於是在進城裏的一路上她都是匆匆地走着。後來他們走到了橋上，她站住了脚四處張望，“你要把我帶到那兒去呢？”她問。

“到一個朋友家裡去，”他說，心裏想的就是施泰德曼那家人。

“不行，”她答道。“什麼人我都不願意見。把我引到一家旅館裏去，你不能嗎？”

“從這條街走下去就是一家，”他說。“牠裏面實在的情形我是不知道的。”

“我到不在乎，什麼地方都可以。”

雨勢已經稍殺，於是她站住整理了一下她那散漫透濕的頭髮。

旅館下面有一個賣酒食的櫃檯，另外是一道樓梯通辦公室。他們走了上去，坐在棹子後面的一個人望着他們。

“我想給這位夫人要一個房間，”山抄爾說。她在雨地裏捉住的。”

“她是你的老婆嗎？”那個人問。

“啊呀，不是的，”他受驚的說。

“你也要一個房間麼？”

“不要，不要，我就要走的。”

“啊！”那人說，於是取下了一把鑰匙。“請登記。”

山杪爾接過筆來，面轉向那位少女。“對不起，”他說，“我還沒有請教。”

“瑪莉斯密綏，”她答道，但是山杪爾驚奇地望着她。“瑪莉斯密綏，”她重複地說，於是他就服從地寫了下來。

那人把他們引上樓；山杪爾把那位少女扶着坐下了以後，他就把門關上站在那裏侍候。於是她倒在床上又大哭起來。平日山杪爾連歇斯底里亞症這個名辭都不曾聽過，目擊這種情形他自然要害怕起來——他真不能相信這樣嬌嫩瘦弱的身體會生出這樣怕人的一種強烈的情緒。

“啊，請，請你不要哭！”他狂叫着。

“離了他我也是不能夠生活的！”她不住地哀號。“離了他我也是不能夠生活的！我怎麼辦啊？”

山杪爾心裏也是難過。他走到那個少女跟前，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臂上。“你聽我講，”他誠懇地說，“讓我設法幫你的忙。”

“你又有什麼辦法？”她問。

“我就去見見他。我要和他爭辯一番——或者  
他會聽我的話。

“那好呀！”她叫道，“什麼事都行。你給他講說  
我要自殺！我不得等她佔有他，我就要把他同杜莉  
一齊殺死！是的，我是要照這樣做的！他向我賭  
過咒說他永遠不離開我的！於是我就信了他的話  
——我就信任了他！”

於是山杪爾下了陡然的決心，緊握着兩手。  
“我要去見他講講這個事情，”他說，“今天晚上我  
就要去見他。”

於是還在抽噎的對方他也就不管了，他轉身  
就離開了這個房間。

他站在辦公室裏要告訴那個人說他此刻去  
了。但是一個人也沒有；於是踟躕了一陣他就走  
了。

這時風暴已經過了，月亮已經出來，片的浮  
雲在那裏飛馳。山杪爾大步地走回了“雅園，”他的

兩手還是死死地捏着。他的靈魂裏面正燃燒着決心之焰。

他正趕上看汽車停在門前，來賓正在告辭。他們從他身邊擦過，很高興地唱着；後來他才找着他同他的少爺遇着了。

“那是誰？”柏泰大聲地說，受驚的。

是我，先生，”山杪爾說。

“啊！是山杪爾呀！你在這兒幹嗎？”

“剛纔我同那位年青的夫人是在一塊兒，先生。”

“啊！那就是她的下場了！”

“我把她送到一個旅館去了，先生。”

“啊！”柏泰說。“我是很感激你的。”

洋台上的燈都開了，藉着燈光山杪爾可以看見對方的面龐，喝得緋紅，他的頭髮同衣服都零亂無次。他站在那裏的時候，身子微微地有點向兩邊擺動。

“阿爾柏特少爺，”山杪爾很莊重地。“我可以

同你談幾句話吧！’

“自然的，’柏泰說。他向周圍看了一眼，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什麼事？”他問道。

“就是那位年青的夫人，阿爾柏特少爺。”

“她怎麼樣？”

“她傷心得很，先生。”

“我敢說，她過得一忽兒就散了的。山秒爾。”

“阿爾柏特少爺，”這孩子大聲地說，“你待她太不公平了。”

對方向他愕視。“見了鬼！”他大聲地說。

“你不應該丟她，先生！在你良心上這件事情未必講得過去，你既糟蹋了她又害了她。”

“什麼！”對方叫道，驚訝地望着他。“她給你開了那樣一個害心嗎？”

“內中詳情她沒有講”——這孩子說。

“我親愛的伙計呀！”柏泰大笑起來。“啊，這個姑娘是我一手培植起來的，我把她弄上手的時候，她還是每禮拜賺十八塊錢的一個歌妓。”

“那有之，阿爾柏特少爺。但是若是過去她是一個誠實的姑娘——”

“胡說，山杪爾——這事你頂好是忘記了牠。她在看上我以前已經就有三四個愛人。”

當這孩子用力在記這些事實的時候，彼此都沒有作聲。“就是這樣，”他說，“你也不能夠丟棄她，讓她去挨餓，阿爾柏特少爺。”

‘呃，廢話！’對方說。“什麼人教給你的那一套？若是她是這種事情不快活的話，祇要她要多少錢我就給她多少錢。她說了那話沒有？”

“沒——有，”山杪爾心煩意亂地說。“但是，阿爾柏特少爺，她愛你哩。”

“是的，我知道，”柏素說，“那就是苦惱的來源。她想把我關在一個玻璃匣子裏面，但是這種事情我已經厭倦了。”

他停了一忽；陡然計策來了。“山杪爾！”他大聲地說，“你為什麼不把她討到呢？”

山杪爾駭得舉止失錯。“什麼！”他喘息地說。



“就是這樁事情！”柏泰叫道。“我幫助你做點小生意，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活。”

“阿爾柏特少爺！”這孩子喫力地說，他靈魂的深處都受了震撼。

“她生得好看咧，山杪爾——你是知道她的。她并且還大方——不過稍微有點野。我相信正是你這種人纔約束得住她。”

柏泰停了一忽，看見沒有將對方說服。他又笑着說道，“等你稍微了解她一點的時候，或者你會同她發生愛情的。”

但是山杪爾祇是搖頭。“阿爾柏特少爺，”他說，聲音很低的，“我怕你是沒有懂到我來見你的理由。”

“你是什麼意思？”

“這件事情——所有關於這件事情的，先生——都叫我震撼得不可言喻。我來此地是服侍你的，先生。你是不曉得我的心事的。任何事情我都預備做——我對於得追隨左右的知遇，是無時不想

圖報的！你有錢而且偉大，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優美的——所以我想到你一定是崇高溫良，所以纔配享受這一切。然而現在我纔曉得你是一個壞人！”

對方坐了起來。“出鬼！”他大聲地說。

“並且我覺得這件事太可怕了，”山杪爾繼續地說。“我真不曉得怎樣去處置牠——”

“聽我講，山杪爾！”對方勃然地問道。“是誰叫你來教訓我的？”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麼攪的！”這孩子大聲地說，“照斯梯格特教授解釋給我聽的講，你是適於生存者中之一員；但是我還知道許多人比你好得多，然而却一無所有。”

柏泰·羅克曼把這孩子神聖的眼睛又注視了一下，於是又重新坐下，哈哈連天地大笑起來。“你看，山杪爾！”他大聲地說。“你不是在開玩笑嗎？！”

“你是什麼意思，先生？”

“若是我是一個適於生存者的話，那麼你有什麼權利來向我說教呢？”

這話將山杪爾駭住了。“啊先生——”他吃吃地說。

“你祇看！”柏泰繼續說。“我是主，你是僕。我有教育和文化——我有一切——而你祇是鄉裏的個黃泥巴腿。然而你却要裝腔作勢樹起你的思想以反抗我的！你裝腔作勢地要來審判我，那麼你就告訴我看我應該作什麼！”

這一來倒把山杪爾駭住了。他簡直想不出來如何回答。

“你還不懂嗎？”柏泰趁勢繼續地說。“若是你真正相信你所說的話，你就應該服從我。若是我說某一件事情是對的的時候，那事情就是對的，若是還要來將那件事情徵求你的同意的時候，那豈不把你攪成了主人，我成了僕人嗎？”

“不是，不是——阿爾柏特少爺！”山杪爾抗議道。“我的意思完全不是那樣的！”

“啊，我還是同樣地可以給你錢，請你將這一套收拾起吧，”對方堅持地說。“那時候你就可以隨

心安排一切。”

“那簡直不是我的意思！”這孩子極端痛心地道。“我是不曉得如何回答你的，先生——不過這事情是有錯誤的。”

“但是在那塊兒呢？如何錯的？”

“阿爾柏特少爺，”山杪爾冒冒然地說——你喝得酩酊大醉總不見得是對的！”

柏泰的面色暗澹起來。

“那總不是對的，先生！”山杪爾反複地說。

於是對方陡然地身向前傾地坐着。“好，”他說——“那事情就算是不對，但是你又將牠如之何？”

他的聲音裏面帶着怒氣，山杪爾駭得聲氣也不敢做了。於是彼此愕然而視，都不做聲。

“我是位在人上呀！”柏泰大聲地說。“我是位在人上，並且我要久居人上——你不知道嗎？這種把戲還不是在我手裏；若是我高興喝得薰薰大醉，我就要喝得薰薰大醉。你祇要遵照我的吩咐，管你分內的事，那種事情要你多什麼嘴？”

“我想，先生，”山秒爾說，他的聲音幾乎低得聽不清了，“我要辭職了。”

“那是可以的，”對方說——“你出去了不是死，就是要另外去找一位有錢的人，請他給你一個職業。那時候你還是要接受他的吩咐，保留你自己的意見，你知道嗎？”

“是的，”山秒爾說，兩眼低垂——“我知道。”

“好，”柏秦說；身子不穩地站了起來。“現在，若是你高興的話，”他說，“你就轉身到柏黎那兒去一趟，給我帶個信去。”

“是，先生，”山秒爾說。

“給她講說我同她的緣滿了，我不想再見她的面。祇要是她不來糾纏我的話，每月我就送她兩百塊錢。若是她要寫信給我，或是在任何方式之下來麻煩我，她就連一點東西也莫想得。話就是這樣說。”

“是，先生，”山秒爾說。

“至於你哩，這件事情就作為是一場笑話，也

無需重提。從今以後，你還是作你看花匠的小伙子，你就再不要把你的地位忘了。”

“是，先生，”山杪爾又說了一遍，他的少主人進屋裏去了，他還是站在那裏注視。

“後來他才轉身，向路上走了下來，人昏昏沉沉的。

這簡直是一場致命的打擊。將他生平的許多錯覺都打得片甲不留。他那曾引以自豪的工作——他恨起牠來了，他并憎恨那與牠有關的一切。并且他還受着惶惑與有痛苦的壓迫——正如以前他在獄中所感受的一樣，這時他纔悟到法律，他所尊敬的一種規則，并不見得是什麼莊嚴偉大的東西，而祇是一種非正義與壓迫的工具。

在那種心理狀態中他走到了旅館。辦公室還是依然一個人也沒有，於是他就直接走到那個房間去敲門。并沒有人答應，於是他又敲，敲得更重。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走了，”他想，於是他又望

此種非正義與壓迫的工具

了望門牌看看這個房間是不是對的。後來，怯懦地，他才設法去開門。

門開了。“夫人，”他說，後來聲音又大了些，“夫人。”

還是沒有回答，於是他就走了進去。祇怕她是睡覺了？他想，不得呀——那不像。他傾聽着她呼吸的氣息，但是一點聲響也沒有。

終於他走到了床面前，把手放在床上。他駭得叫喊了一聲就縮了轉來。他摸到了一點暖熱，潮潤，黏手的東西。

他跑到了大廳裏，等他把他的手一看，他幾乎連一點氣力都沒有了。那是一塊血跡！

“救人啦！救人啦！”這孩子驚呼道；於是他轉身跑下樓梯，跑到辦公室裏。

老闆跑了進來。“你看！”山杪爾叫道。“你看她做的事情！”

“好天爺呀！”那人叫道。於是他就向樓上跑，對方就跟在後面。

那人手指顫抖地點燃了煤氣燈；山杪爾祇望了一眼就轉身抓住了一張棹子，駭得非常不好過。那個少女正躺在血泊裏面；她的喉嚨上張着很大一條裂縫，橫貫兩耳。

“啊！啊！”山杪爾喘息地說，接着就是——“我受不了了！”於是他伸出了一隻手，他的面龐用另外的一隻遮住。

在這時候老闆正在注視他。“你聽我講，小伙計，”他說。

“什麼事情，”山杪爾問。

“這事情你是什麼時候發覺的？”

“啊，就是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你出去了嗎？”

“那是自然的，我來了一會兒就出去了。”

“我並沒有看見你呀。”

“沒有。我在辦公室站了一會，但是你不在那兒。

“嗯！”那人說，“你站了沒有站誰知道哩。你去



給警察講。”

“警察！”山杪爾反應道；後來陡然駭住了——  
“你以為這事情是我做的嗎？”

“這事情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對方答道。  
“我祇知道是你帶她來的，你應該在這兒等着警察來。”

這時候有幾個吵醒了的人跑進了這個房間。山杪爾連一句多的話都沒有，他走到椅子跟前坐下等候。半點鐘以後，他又在往警察局的途中——這一次他每邊都有一個警察，將他緊緊地抓住。但是這一次他的罪狀却是謀殺了！

### 十 三

還是那位肥胖的長官坐在警察局裏的寫字檯後面；但是在這一次他即刻地就醒了。“這事最好留給局長去辦，”他說，於是走到電話跟前。

“把這個傢伙放在那兒？”一個警察問。

“我們這兒人滿了。”那位中士說。“把他丟在

查理·斯威夫特一道。局長幾分中以內就要過來”。

於是山杪爾又再次被引進了牢房，並且聽着那扇門在他身後喀啷發響。

真地這一次他並沒有受什麼驚駭，因為他知道這並不是他的過，他是可以證明的。但是他的心裏祇是被這位不幸少女的命運駭得難受。他開始在他的牢房裏踱來踱去。

陡然一個角落裏發出了一聲咆哮！“你講，看你是什麼時候纔得安靜？”

“啊喲，對不起，”山杪爾說。“我不知道你在這兒。”

“你是爲什麼進來的？”那個聲音問。

“爲謀殺，”山杪爾說。

這時他聽到那人起身，小床陡然吱呀地響了一聲。“什麼！”他喘息地說。

“那事並不是我做的，”這孩子即刻解釋道。“她是自殺的。”

“這事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那人問。

“在大陸旅館。”

“你與這事有什麼關係？”

“我帶她到那兒去的。”

“她是誰？”

“啊——她自己叫她瑪莉·斯密綬。”

“你在什麼地方會見她的？”

“在上面‘雅園’裏。”

“在‘雅園’裏呀！”對方大聲地說。

“是的，”山秒爾說，“羅克曼那地方。”

“阿爾柏特·羅克曼的地方嗎？”

“是的。”

“她怎麼到他那兒去了的？”

“哦，她是——他的一個朋友呢。她在他那裏吃中飯。”

“什麼！”那人喘息地說。“你是怎麼曉得的？”

“我在那裏做事情，”山秒爾答道。

“那末她爲什麼又要到旅館裏去呢？”

“阿爾柏特少爺把她趕出去的，”山秒爾說。

“加之那個時候又在下雨，所以我把她引到一家旅館裏去了。”

“爲上帝的愛嘍！”對方大聲地說；隨後他又急速地問道，“這話你給中士講了的沒有？”

“沒有，”這孩子說。“他什麼都沒有問過我。”

那人跳了起來。跑到柵欄門跟前抓住門搖。

“喂！那裏，喂！”他叫道。

“什麼事情啦？”那個在下面走廊上的警察咆哮道。

“到這裏來！快些！”對方叫道；隨後他從柵欄裏低聲說道，“喂，你叫那個辦事的人到這兒來一忽好吧？”

“你要什麼？”那個警察問道。

“你聽我講咧，奧勃里安，”對方說道。“你要曉得查理·斯威夫特并不是傻子。并且你們丟到這兒的一位伙計，他有許多事還是辦事人應該急於要知道的。”

中士來了。“喂，”查理說。“你問了這孩子的話

沒有？’

“沒有，”中士說。“我正等着上司來。”

“啊，那末你知道那個姑娘是從阿爾柏特·克曼那裏來的吧？”

“好天爺，不知道！”

“他說她在那兒喫中飯，後來羅克曼把她從屋裏趕了出去。這個孩子說他是給羅克曼做活的。”

“呃，我真該死！”中士大聲地說。於是山秒爾就被帶到密室裡去了。

大概過了一兩分鐘，“局長”就大步走了進來。麥克客萊是他的名字，他生得高大肥胖，長着一副紅面龐，突腮骨。他走近山秒爾時的神情就好像是要打他的一樣。“你給我們的這是一樁什麼事啊？他叫道。

“哦——哦——”山秒爾駭得吃吃地說。

“你想告訴我說那個姑娘是從羅克曼那裡來的吧？”上司怒吼道。

“是的，先生！”

“你想我相信那吧？”

“這是實情，先生！”

“不管牠怎樣，你想給我什麼？”那人問道。

“但是這是實情，先生！”山秒爾又聲明道。

“你對我講說她是在那裡喫中飯吧？”

“是的，先生！”

“來！不要胡講了，孩子！”

“但是她是在那裏哩，先生！”

“小伙計，你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但是她是在那裏哩，先生！”

這位上司的方法顯然是對於山秒爾的口供句句都在懷疑，於是將他的疑難重復了三次，每次聲音都要較前加高，面色都要較前嚴厲。若是這孩子供得始終如一，那麼他就可以斷定他講的是實情。用這種窮源的方法，審判算是告了一個結束，於是山秒爾又投引進了他的牢房。

“你的口供始終都是如一吧？”他的牢友問？

“自然的，”他說。

“哦。若是這是實情的話，”對方說道，“一會就又有花樣的。”

花樣來了。大概是一小時以後，那位中士又走了進來。他把這兩個人拉到一個角上。

“你聽我講，小伙計，”他對山杪爾低聲地說。“你有什麼反對少羅克曼的事情沒有？”

“沒有，”山杪爾答道。“爲什麼呢？”

“若是我們把你放了，你能絕對不提這樁事情嗎？”

“可以的，”這孩子說，“若是你們要我不提的話。”

“那好，”中士說，“那麼就是你了——查理，我們已經褫奪了你的公權，你是知道的。”

“是的，”對方說，“我知道。”

“並且還要定你十年罪，你知道嗎？”

“是的，我猜情是這樣的。”

“那好。你願意講個生意嗎？”

“願意，”查理說。

“你願意離開這個城市，一句話也不講嗎？”

“願意。”

“很好。這裏是你的舊傢俱箱——並且你們要在天明以前從欄檻裏面磨出去。這裏是五十塊錢。你把這個小伙子帶到紐約去丟了他。你懂得嗎？”

“我懂得。”查理說。

“好，”中士繼續說。“那麼你就不要再玩詭計了！”

“可以，”查理呵呵大笑地說。

一點也不遲疑地他從他的口袋裏選出了一把鋸子，開始在窗槩子上工作起來。中士走了；於是山杪爾就坐在地板上喘氣。

那人一句話都沒有說地足足做了一點鐘的光景。後來他將身子緊緊地貼住牆，把槩子扭斷了一根；接着就去扭另一根，於是這一根又落了；在那以後他就收拾起了他的傢俱箱，將牠放在他褂子下面的一個衣袋裏。好，他說，“走了，”

他從那洞裏溜到了地上，山杪爾就跟在後面。



“這條路，’他小聲地說，於是他們飛跑過了一條巷子，走到了一條黑暗的街上。他們不做聲地走了大概有一英里路的光景，後來查理才轉身走到一個門口，將上門鎖的門打開，他們上了兩道樓梯，以後才走進了一個後房。他點燃了煤氣燈，把他的褂子脫下來丟在床上。“好，你就祇當是在自己家裏一樣，”他說。

“這是你的房間嗎？”山杪爾問道。

“是的，”就是答辭。“那些牯牛還沒有一個知道這地方的哩！”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要離開這個鎮市呀！”對方大聲地說。

“嗯！”查理笑道，“小伙計，你安穩得很哩！”

“你的意思是不想走了嗎？”山杪爾叫道，

“什麼！我有了揣佈這個鎮市自由的護照我還怕什麼？”

山杪爾驚愕地望着他。“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不得捉捕你的嗎？”

“除了謀殺以外我想什麼事情都不致於遭拘捕。”

“但是——但是你又能作什麼呢？”

“你沒有想到我要把那件事情登報的吧？并不是在這羅克曼菲爾哩，——在紐約‘呼聲’報上啦。”

“我懂到了！”山杪爾喘息地說。

查理靠在他的椅子上裝他的煙斗。“噢，乖乖，”他說，“自從他們把你丟到那牢裡以後，他們就給了我的生活以很大的轉變。現在就是有東西撞到我手裏我就要把牠抓住！”

“你怎樣抓法呢？”這孩子問。

“我是一個潛行客，”對方說。

“那是什麼意思？”山杪爾問道。

“你還要學着去譎子才對哩，”查理笑着說。  
“那就是你叫的強盜。”

山杪爾詫異地望着那個人。他生得瘦而且長，長着一副蒼白的臉，一雙活潑的黑眼。他的鼻子生

得很高，頸子生得很長，這給了他一種特別，伶俐的表情，令山杪爾一下就想起了他像一個打驚了的鸚鵡。

“嗨，你害怕嗎？”他說。“在過去我也不是一個潛行客。”

“在那以前你是一個做什麼的呢？”

“我是一個發明家。”

“一個發明家呀！”山杪爾大聲地說。

“唔。你看過了這城裏的那些吹玻璃的機器吧？”

“我沒有見過。”

“啊，內中有三種都是我發明的，但是老亨利·羅克曼把他們給我搶去了。”

“搶了你！”這孩子驚訝地喘息地說。

“是的，”對方說。“祇要是從來同他接觸過的人他還有不搶的嗎？”

“這事我不知道，”山杪爾答道。

“想來你是從沒有同他接近過，”那人笑道。

“你講，無論怎樣，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你親口講給我聽，”

於是山杪爾就從頭至尾講起他的生世。一忽兒他就講到“玻璃瓶業股票”的那段插話上面了。

“我的天爺！”對方大聲地說。“我以爲你說老羅克曼從來沒有搶過你哩！”

“我曾說過，”山杪爾答道。

“但是你知道他就是那個時候搶了你的吧？”

“啊，沒有。那並不是他的錯。是他死的時候股票跌了價。”

“但是爲什麼他死了牠就要跌價？設若不是他把賣給人家的股票價格提得太高的話？”

山杪爾的腮垂了下來。“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層，”他說。

“再往下講，”查理說。

於是山杪爾就把他如何捱餓，如何去見斯梯華特教授，如何這位教授告訴他說他是一個不適於生存者的話告訴他。他的伙伴從口裏把煙斗拔

了出來，注視着他。

“你把那些吞下去了嗎？”他喘息地說，

“是的，”山杪爾說。

“并且你還 想要去實現牠！你走到別處去捱餓！”

“但是那裏我還有什麼別的事可做呢？”這孩子問道。

“但是天爺！”對方不加思索地說道。“若是我捱餓的時候，我就有別的事情可做！”

“再往下講，”他歇了一忽又說道；於是山杪爾就把他如何救了少羅克曼的命，和以後的許多事情都告訴了他。

“那麼他還是你的夢了！”對方大聲地說。“以前你算是反對了一場騙人的遊戲，山米！”

“那時我怎麼曉得呢？”這孩子抗議道。

“你應該唸唸報紙啦。那小子曾在潭德諾茵害了兩年人。就是連你的一個小指姆都值不得爲他犧牲的——并不提生命的話。”

“真駭人，”由杪爾驚惶地說。

“你的困難，山米，”對方評判地說，‘就是你人太好得不能生存了。說來說去也無非是說你不適於生存，你把老羅克曼當個例子看一看，他又是那一點‘適於生存’？他不過是一匹老狼，我是在這個城裏長大的，並且我的爹是跟他同學。他始而欺騙他的姊姊，奪了她們的遺產。繼而他將抵押的一個玻璃廠封了，他就自己做起這項生意來。他是一個守財奴，祇曉得賺錢——他們說他把那座廠燒了圖保險公司裏賠償，不過我不知道。無論如何，與他爭勝負的人總是有的，於是他就委曲婉轉地同鐵路上的人講生意——把你知道的那股票給他們——以後就一跌價。並且有許多工會的領袖在受他的賄，他可以唆使與他競爭的人的工人罷工，等他們踢台了，他就廉價把他們收買過來。並且他手裏百事都有，若是他不高興給大工銀的時候，他就把工會的人槍決幾個，逼出一場罷工。以後他就買一些破壞罷工的人，僱一些打手進來痛打他們，并

且還叫警察任意捕人——所有的工會都這樣地告了結束。這時候他正在城裏的政治舞台上混——所有的特權都弄到他手裏了——在羅克曼菲爾除非是他叫他那樣做簡直是沒有人能做任何事情了。並且他終於把那玻璃業逼到了死地，於是他就組織起托拉斯，發行與那些工廠實值多出五倍以上的股票，把牠們一下卸在市場上，叫你們這一類的吸收家們去買。這就是他發百萬之富的法門——這就是他的宮殿和你在那裏看的許多珍聞怪事的意義。現在他是死了，他的一切家當都歸了阿爾柏特少爺，他這個人是一輩子都沒有做過一下工的，叫他當個十塊錢一禮拜的書記他都不配，然而你却跑來睡下，任他踐踏，他鞭子上的釘子愈多你愈高興！這就是你全盤的故事！”

山杪爾聽得目瞪口呆。他的無知與愚笨的深坑抗！

“現在他是發了財了，”對方說 “並且他是想把牠保守住的。所以這兒有許多蠢牛，若是你要

驚擾他的時候，牠們就要來迎頭痛擊你。那就叫作法律！另外他還要雇一些蠢漢坐着，給你們一大些的迷魂藥，說你們‘不適’；那就叫做大學！你懂得了嗎？”

“唔，”山秒爾低聲地說。“我懂了！”

他的同伴用他的手指戳着他。“你那些都是錯了的，山米，”他說，“就是你吞了那迷魂藥！那就是你的‘不適’的來源！啊——就他自己的議論講吧。假設你還沒有放棄。假設你還在奮鬥，並且勝利了。那你也無非是同他們一樣，你不是的嗎？假設，舉個例，你把那個人劈頭打他一棍，你把他的錶同皮夾拿起走了，那時你就比他‘適些’，你不是嗎？”

山秒爾緊握着椅背，眼睜多大把他望着。

“你從來沒有想到那事吧，嗨，山米？但是那是幾年以前我親身的經歷。他把我的錢騙得罄盡，我幾乎要去揀破布了。但是我說，‘不行，不行，伊薩貝爾！’我要他們的把戲失敗了——但是我要做一

5月28日  
山秒爾

高者工信在法系



套新的——於是我訂下了我的規則，你可打賭！”

“你的意思就是說偷了！”這孩子叫道。

“我是說戰爭，”對方答道。“並且你看——我已經復生了！我生得是不好看的，並且也沒有住宮殿，不過我也沒有捱餓就是的，我還貯蓄的有一點糧食哩。”

“但是以前他們是把你關在牢裏呀！”

“自然啦。我關過兩次了。但是那并殺不了我；我還可以學習一些東西，就是關在裏面。”

一陣的停頓。那時查理斯停克特就起身把他煙斗裏的灰搖了出來。“說到了糧食，”他說，“這些深夜的冒險一定把你弄餓了。”於是他拿出了一盒餅乾，一些乳酪，一罐果醬。“移攏來，”他說，“用一點。你一定可以找到那點紅色的東西是一點真東西。是我女僕人做的。在牢裡令我心裏不安的一樁事情就是怕那些蠻牛把牠找着了。”

山杪爾簡直興奮得不能喫。他的同伴飽餐餅乾同乳酪的時候，他就坐在那裏望着他。

“現在我做什麼好呢？”他半對他自己的說，

“你同我一路來，”查理說。“我就教你一行生意，你就可以自己做主了。在你學會這生意以前，我就把這賊分四分之一給你。”

“什麼！”山杪爾驚喘地說道。“做強盜嗎！”

“自然的，”對方說道。“你還有別的什麼事可做？”

“我不知道，”這孩子說。

“你有錢吧？”

“祇有幾個辨士。我還沒有得到我的工錢。”

“我懂到了。你去向阿爾柏特少爺把牠們要到來吧？”

“不，”山杪爾趕快地說。“我絕不做那種事情！”

“那麼，我想你又是出去找個職業了？不然，未必你再去實行你那種捱餓的計劃嗎？”

“不要那個樣子！”這孩子狂叫道。“讓我想一想！”

“來吧！千萬不要做一個候客！”對方大聲說道：“那事你不是得到那位教授親身的担保嗎？并且你已經有了一塊自由的園地——你在羅克曼菲爾心裏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那些蠻牛們絕不敢過問的！若是你把這樣的機會放過了，那你就真是一個傻子！”

“但是那是錯了的！”山杪爾抗議道，“你曉得那是錯了的！”

“哼！”查理笑道。於是他砰的一下把餅乾盒的頂關上，他就站起來。“你在那上面睡着，”他說。“明天早晨你一定會餓的。”

“那沒有什麼關係！”這孩子叫道。

“或者沒有，”對方品評道；隨後他又帶猶笑地說道：“那你就不要問我要東西喫了。因為那樣就是施捨；并且你若真正是不適者的時候，也用不着我來扭天行事！”

於是第二天一天山杪爾都是面對着這些餅乾，乳酪，以及那罐果醬坐在查理的房間，心裏苦

悶着那個問題。分享了這些食物的時候他是知道那是什麼意義的，並且查理也是知道那是什麼意義；後來看到山杪爾無論如何也不肯分享這些食物，於是他把各項食物的蓋子都敞開，讓那些香氣好向這孩子的鼻孔裏騷。

山杪爾自然是可以出去用他衣袋裡的幾個辨士買一點食物的。不過那祇僅僅地延長得一下決斷而已，那又有什麼用呢？並且事情最糟的，就是他見施泰德曼家裏的錢——因為他想他發了薪水就可以還的！

畢竟感動他的並不是饑餓，而是純粹的理由。因為山杪爾是我們曉得的，是個把一件觀念認得極真的人；並且對於查理的議論他又沒有找到答案。這種答案讀者一找就是一大堆，那是無疑的。不過山杪爾心思用盡了也是無用。若是如那位有學問的教授說的，人生是一場生存的競爭，並且錢口袋裏有錢的人就是勝利的人；若是他們對於失業者除了讓他們捱餓或坐牢以外就一點關係都沒

山杪爾(4B)  
他試兒子

有的話；那麼在另一方面那些失業者當各自爲計了。並且顯然他們適於生存的證明就祇有從有錢的人手裏搶些錢過來了。在這種事體上稱權威的赫柏特斯賓塞爾不是說過“凡不能獲得‘捕品’者一定要把牠作缺乏根據牠理想的行爲看待”的嗎？並且若是好人讓惡人把他們餓死了的話，那不是祇有惡人纔能生存嗎？就是像這類的許多思想正在驅使着山杪爾——柏泰羅克曼的責罵還在他的耳洞裏面發响，爲了他的生命，他不知道爲什麼他要謝絕人世以擁護柏泰•羅克曼的！

就是這樣喫早飯的時間過去了，喫午飯的時間也過去了，並且喫晚飯的時間又來了。於是他的朋友又把各裝食品的盒子打開，以後就伏在棹上說道，“來嘗一下，再看口味如何！”

山杪爾陡然緊捏着他的雙手答道——“好，我來嘗點看！”

於是他開始喫起飯來。但是喫到了半路裏他就不喫了，把一塊沒有嘗的餅乾放了下來，心裏喘

息地說道——“悲哀的蒼天喲！我已經答應當一個強盜了！”

對方過過細細地望着他。“你要翻悔了嗎？”他問道。

“不是的，”山杪爾說。“我絕不翻悔！不過事情總覺得有點古怪，就是這。”

#### 十 四

飯喫了以後，查理·斯威夫特取出了一隻鉛筆和一張紙。“現在，”他說，“要講生意了！”

山杪爾將椅子拖了攏去，對方於是就畫了一個正方形。“這就是那座我研究了好久的房子。牠在一個角落上——這些都是街道，這裡是一條小巷。這就是那道邊門，我想我能打得開。這兒又是一道門，這後面還有一道門。你把那些東西都要牢記在心裏。”

“我記着了，”這孩子說。

“你一進去，這裏就是門廳。前面的梯子就在

這裏。我要弄的是這家的金銀用具，這些東西都在二層樓上。我就專心去顧那。唯一的困難就是過了這裏，在書房的那邊又有一道門，並且那房間裏面睡的還有人。我不知道那睡的是誰。不過我聽你留在大廳裏，若是那個房間裏有響動的時候，你就衝上樓，使勁吹一下驚笛。那末我就來了。”

“以後還有什麼呢？”

“這就是二層樓。”查理說，另外又畫了一個正方形。“這裏就是一道僕人走的樓梯，我們可以從這兒下來到後門裏去，那道門我在做事以前就要打開的。在另一方面，若是你聽見我在樓上吹驚笛的時候，你就照我們的來路出去。若有告驚的話，那就要各顧各了。”

“我懂得，”山秒爾說；他把兩手死死地捏着免得他的同伴看見了他在發抖。

查理將他的用具箱拿了出來，檢驗一過，心裏才放下警察沒有短少他的一件。隨後他又到一個櫃屜裏拿了一把手槍，檢驗了一下，就把牠放在他

的衣袋裏。“他們把我頂好的一隻傘去了，”他說。  
“所以我沒有借給你的，”

“我——我絕不拿那東西，無論如何，”對方駭得吃吃地說。

“你一定要學着，”那位強盜笑着說。

隨後他又坐了下來畫了一張羅克曼菲爾街道的圖樣，以便山杪爾在危難的時候好找路轉來。  
“什麼機我們都不要投，”他說。“并且要當心，若是我被捕了，我是絕對不把你供出來的——野馬都把這個事情從我心裏拉不出來。但是你要立這同樣的信約才行。”

“我願立，”山杪爾說。

“人對人，”查理鄭重地說；山杪爾就跟着唸這幾個字。

“那個屋裡你怎麼樣打聽得那樣清楚呢？”停了一忽他就問道。

“啊喲！我住在這兒，并且我處處留心。我當了兩個月的鉛管匠，我就在繪圖樣。”



“那警察不是曉得你了嗎？”

“是的——他們曉得我。不過我做得一樁生意，我就跑之大吉。趕我回來的時候我就化起裝來。有一次我蓄起了鬍子，白天裡完全在玻璃廠做工，夜晚就做我的生意；又一次我裝作一個女人住在這兒。”

“一個女人呀！”這孩子喘息地說。

“你看，”對方一笑地說，“這兒證明你適於生存的法門多得很哩。”於是他向前講着，講他的許多冒險的故事——為搶掠那項生意生色不少的冒險的故事——為搶掠那項生意生色不少的冒險故事。山杪爾傾聽得驚奇無聲。

“我們頂好是睡一下，現在，”查理隨後又說道“我們要一點鐘纔能動身。”於是他就伸腿睡在床上了，但是對方還是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苦思他的問題。那夜山杪爾一眼也沒有闔。

他一定要實行他那講成了的生意——那是他的決心。但是他除了拿一點夠給施泰德曼夫人以

外，他分內的贓他是不要的，並且他永遠也不再做強盜！

到了一點鐘他把他的同伴叫了起來，於是他們就出發往背街上走。他們過橋走到這城市的居停區裡；後來，在一個角上，查理住了腳。“就是這裏，”他說，一壁指着花園裏面後邊的一座大屋。

他們把四圍看了一下。沿邊都還乾淨，於是他們就向圖上已經載明了的那個門裏衝了進去。山杪爾蹲在門口不動，那一個就在開鎖，山杪爾的兩膝簡直顫戰得幾乎站不起來了。

那門一聲也沒有響的打開了，於是他們偷進了入口。他們側耳傾聽——屋裏平靜得像死了一般。那時查理就點燃了他的燈，於是山杪爾就趁機把這個陳設綺麗奢華的屋子很快地看了幾眼。牠沒有一點東西像“雅園”，那是自然的；但是牠比斯梯華特教授家裏却精緻多了。有一個書齋，裏面排的皮圈椅；在這後面就是一個餐室，那兒大小的鏡子照出了遠處閃灼的燈光。

“那裏就是你的門，”查理低聲地說道。“你最好是躲在那門幔裏面。”

於是山杪爾就站在他的位置上；燈光消逝了以後，他的同伴就往樓上去了。有幾次這孩子都聽見那樓梯喳喳地發响，他的心跳到了他的喉嚨管裏了；但是那個時候聲音又息了，一切都歸於沉寂。

時間一分一分走着——每一分鐘都好像一個時代。他像生了根般地站在那裏，眼睛望着黑地裏——那扇他看不見的門和門後或許睡的有人的心思使他進了一種半催眠的狀態。把這當作一個人生計，自然是像幽魂一般的門道——受這樣的罪活着反不如死了的痛快！那佔有他的恐怖，和他不能約束的顫抖戰慄令山杪爾驚恐萬分。爲了良心的原故世間的任何危險他都願意去當；不過這件事情是錯了——他明知牠是錯了！所以他一切信仰的熱忱都消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爲什麼查理去那久？就是把

這全家都搶了時間也很夠呀！莫不是他從另外的一條道上走了——他計劃着逃走，把躲在那裏的山杪爾丟了？

那時梯子上又發出了一陣微弱爆裂聲。他轉來了！要不然，那不是別人了嗎？一點聲音他也不敢鬧響；當那聲音走得更近的時候，他非常之興奮地站着——那時就好像有什麼怪物爬到他的身上，用牠的鎖鍊將他一下死死地箍住一樣！

他聽他旁邊廳屋裏傳來一陣聲音。查理爲什麼不說話呢？他到底是怎麼攪的？什麼——

那時陡然傳來了一陣疾促的聲音，一片刺目的燈光也忽地現了出來，照着走道和他周圍的一切。山杪爾驚惶的蹣跚地走了轉來。他前面站的有人啊！他被捉住了！

這樣地駭了一會兒。後來他才曉得站在他前面的是一個小姑娘。

她在望着他；他也望着她。她總不出十歲，穿着一件沿了花邊的睡衣。他有亮黃色的頭髮，她的

手指放在那個司燈的明滅的鈕上。

足足有一分鐘的光景兩下都沒有動。後來山  
杪爾才聽到一個小聲音說道：“你是一個強盜吧？”

他說不出話來，祇點了點頭。後來他又聽到那  
孩子的聲音：“啊，我很高興！”

“我很高興！”她又重復地說道，她的聲音很清  
越可愛。“我好久都在祈禱這一樁事！但是我幾乎  
要絕望了！”

山杪爾的聲音喘得非常之厲害，“爲什麼呢？”

“以前我的媽媽給我讀了一段故事，”這小孩  
說。“是講一個小姑娘遇見了一個強盜的事情。從  
那以後我就任等一個來。”

一陣的停頓。“你真地實在地是一個強盜嗎？”  
這小孩低聲說道。

“我——我想是的，”山杪爾答道。

“你看得很年青哩，”她說。

於是對方自己回憶起來。“我還是一個初學，  
她說。“這真地還是我的第一次。”

“啊！”這小孩微帶失望地說。“但是你是不是還要做呢？”

“做什麼？”這孩子迷惑地說

“你應該讓我改善你，”對方大聲說道。“那就是故事裏面的那小姑娘做的事情。你可以吧？”

“啊——啊，可以”——山杪爾喘息地說，“我真心想改過。”

那時他陡然覺得他聽見樓上廳屋裏有一陣聲音。他朝上一望，望見查理在偷着往下看他。

“你看的什麼？”這小孩問道。

“我想——那是——那兒有個同我一道來的人，”山杪爾吃吃地說，把他那鄭重的誓辭完全丟在腦後了。

“啊！兩個強盜！”這小孩高興得叫了起來。  
“我也可以改善他吧？”

“我想你還是先從我着手了，”山杪爾說。

“你想他要走嗎？”

“是的——我想現在他已經走了。”

“但是你——你還不走嗎？”這小孩焦灼地問道。“你要在這兒同我談話嗎？”

“若是你心裏的話”——這孩子喘息地說。

“你不怕我嗎？”她問道。

“不怕你，”他說。“但是吵醒了別人呢？”

“不得，你用不着想那一件事。媽媽同奶奶夜晚都是把她們的門上鎖的。爸爸又不在家。”

“那個睡在那兒？”山杪爾問道，指着那個他守門的。

“那是爸爸的房間，”這小孩說；於是對方吐了一口放心的長氣。

“來，”這個小姑娘說；於是她坐在一把大皮靠椅上面。“現在，”她繼續說，“把你做強盜的情形講給我聽。”

“我沒有錢，”山杪爾說。“并且沒有事。”

“啊！”這小孩大聲說道；隨後又說道，“你是做什麼事的？”

“我平生都是靠田地過活，”他說。“我父親死

了以後就要往城裏去。我的錢都被人家搶去了，於是我就流落到這兒，一個朋友也沒有，完全找不到事做。我幾乎餓死了。”

“啊喲；好怕人啦！”對方叫道。“你那時候爲什麼不來見爸爸呢？”

“你的父親？”他說，“我不想求人——”

“那不算是求人。他一定高興幫你的忙。”

“我——我那時還不認識他，”山杪爾說。“他爲什麼要——”

“個個他都幫人家的忙，”這小孩說。“那是他的事情哩。”

“你是什麼意思？”

“你不曉得我的父親是那一個嗎？”她驚訝地問道。

“不，”他說。“我不曉得。”

“我的父親是文西博士，”她說；以後她就大睜着眼望着他。“你以前完全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嗎！”



“從沒有，”山杪爾說。

“他是一個牧師，”這個小姑娘說。

“一個牧師！”山杪爾驚異地回響道。就好像是搶了一個牧師真是糟糕已極。

“并且他是這樣地好，這樣地仁慈！”對方繼續說。“什麼人他都愛，并且還設法幫助他們。那時若是你來見了他，把話講給他聽，他一定替你找到了事情的。”

“羅克曼菲爾失業的人多着哩，”山杪爾正經地說。

“啊，但是他們沒有來見爸爸呀！”這小孩說道。“你一定要來叫他幫助你。你一定要答應我說你一定的。”

“但是我怎麼能夠呢？我想設法偷他哩！”

“但是那一點也不生關係！你不曉得我的爸爸。若是你告訴了他說你做錯了，并且你是很抱歉的——你是不是抱歉呢？”

“是的，我是很抱歉的。”

“那麼很好，若是你把那話告訴了他，他一定要原諒你——他什麼事情都可以給你做，我是知道的。若是他知道了是我幫忙叫你改的過，他一定是非常喜歡的！——我幫了一點忙，是不是？”

“是的。”山杪爾說。“你幫了忙。”

“你——你是不難改善的，無論如何，”這小孩踟躕地說。“那個故事裏面的小姑娘很費了一番口舌。你能相信你今後就改過歸善嗎？”

山杪爾忍不住笑了。“我實在地要改邪歸正”，他說。

“我想你從小就是一個好人，”對方反省地說。“無論如何，我想你不是壞的。捱餓總是一樁很困難的事。”

“那是實話，”這孩子心服地說。

“以前我從沒有聽見說任何人捱餓的，”對方繼續說。“若是大家時常遭這種事情，那強盜就一定更多的。我猜想。”

一陣的停頓。“你叫什麼？”這個小姑娘問道。

“我叫伊塞爾。現在我就把以後我們要做的事情告訴你。我的爸爸正在他回家的途中——他的火車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到這兒。你就喫了早飯來——我一定叫他等你，那時候一切的話你都可以對他講，以後你就可以再沒有麻煩了。你願做那件事情嗎？”

“你想他絕不得發我的脾氣嗎？”山杪爾問道。

“不得，這我是信得過的。”

“他不得拘捕我吧？”

“啊喲，唉！”伊塞爾帶一種見怪的神氣大聲地說。“我的爸爸還到牢裏去看人家哩：他還設法營救他們出來！真地，我可以答應你。”

“很好，”山杪爾說，“我一定來。”

於是他們就分手了。山杪爾又找着了他自己是在街上，頭上就是徹朗的蒼天，並且他的靈魂裏還浮着一首偉大的慰藉與喜歡的頌詩。他不再做強盜了！

## 十 五

山杪爾在街上轉了一夜。因為他滿心要去做他答應那小孩的事情，所以他也懶得回查理·斯威夫特那兒去，去受後者的抗議與嘲笑。

在早晨八點鐘的時候，疲倦但是高興地，他接着文西博士家的鈴子。伊塞爾親自跑來開門；一眼看見他。她的面上就現着喜色，於是她轉身叫道，“他來了！”

她向下面大廳裡祇跑了一半就大聲說道：“他來了！我告訴你他是要來的！爸爸！”

餐室的門口現出了一個人，站在那裏望山杪爾。“那裏就是他，爸爸！”伊塞爾簡直是樂不可支地叫了起來。“那裏就是我的強盜！”

文西博士走下了大廳。他是一位矮而胖的紳士，生得一副紅潤的面龐，一嘴的厚鬍子。“早安”，他說。

“早安，先生，”山杪爾說。

“你真是昨天晚上來了的那個青年嗎？”

“是的，先生，”山杪爾說。

這位優秀的紳士顯然是煩了。“這真出奇！”他大聲說道。“你可以進來吧？”

他們在書齋裏坐下。“我不要你想，先生，”山杪爾很快地說，“我是來向你乞求的。你的小姑娘請我——”

“不要提那了，”對方說道。“若是你告訴伊塞爾的話真是實情的話，我一定是什麼事情都高興給你做，祇要是我的力量做得到。”

“謝謝你，先生，”山杪爾說。

“那麼昨夜你真是破門進了我的屋啊！”對方大聲說道。“好！好！做這一類的事情你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了？”

“實在是第一次，”這孩子說。

“但是你怎麼想到這事情上呢？”

“還有一個人同我一路，”山杪爾說——“你一定曉得我是不願談他的。”

“我懂得，”對方說。“是他引你做這個事情的？”

“是的，先生。”

“你以前從沒有做過不誠實的事情吧？”

“沒有，先生。”

“你從沒有做過賊吧？”

“沒有！”山杪爾憤怒地大聲說道。

對方注意到了他的聲調。“但是現在你爲什麼又要開始做呢？”他問道。

“我被人家說服了，說那是對的，”山杪爾說。

“但是那怎麼行呢？你從沒有學過偷竊吧？”

“是的，先生，”這孩子答道——“但是事實并不如牠外形的那樣簡單。我曾會過斯梯華特教授——”

“斯梯華特教授！”對方反響道。

“是的，先生——大學裏的那位教授。”

“但是他與這事有什麼關係呢？”

“啊，先生，他把最適者生存，以及因爲我是一

個失敗者，我如何應該餓死的話講給我聽。那麼你看，先生，那時我就遇見阿爾柏特少爺——”

“阿爾柏特少爺嗎？”

“阿爾柏特·羅克曼，先生。那位教授說過他是一位適者；但是我看見他喝醉了酒，先生，並且還做了許多極壞的事情，所以照事理上講我去捶餓未免太不公平了。現在我才曉得在那件事情上我太呆了；但是我想我應該去奮鬥，並且要盡可能地去生存。於是那時我就遇見了查——那就是教我做强盜的法子的一個壞人。”

對方聽得目瞪口呆。“孩子，”他說，“你在同我開心嗎？”

“開心！”山杪爾反響道，他的兩眼鼓得多大。

隨後博士就屏息進而去詢問他。他從頭問起，使山杪爾把他整個的生世都赤裸裸地講了出來。但是等他講到他去見斯梯華特教授的時候，對方再也忍不住了。“山杪爾！”他大聲地說，“這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你是什麼意思，先生？”

“你是已經得救了——得了天救，這是我所深信的。但是過去你是懸在一種惡生活的絕壁上；並且這都是由於准許在我們各大學的那些人去教這些瀆神的和無上帝的教條所致。這就是他們叫的科學！這就是我們現代的教化！”

博士起了身，激昂地開始在地板上踱來踱去。  
“我時常都在說這種教化的結果一定要送一切道德的終。現在我們就眼看着這種事情！一個規規矩矩的青年實際上被引入犯罪的途上，這就是赫伯特·斯賓塞爾教化的結果！”

山秒爾聽得驚惶失措。“那麼赫伯特·斯賓塞爾說的話不是真的了！”他大聲說道。

“真的！”對方叫道。“啊，山秒爾，你不知道那不是真的嗎？你從小都沒有讀過聖經嗎？你在聖經裏面讀過生存競爭這一類的話嗎？有人教過你說你唯一的天職就是為自私的目的和旁人爭鬥嗎？那不給你講得很清楚嗎，叫你完全不要顧自己的



幸福，祇要爲旁人的好處而奮鬥，與其作惡，勿寧受苦？啊，山秒爾，若是你的父親昨晚上看見了你，他將要怎樣說法？——他自己親愛的兒子，依福音上的法子撫養起來的。”

“先生啊！”山秒爾捶胸地叫道。

“我的孩子啊！”對方大聲說道。“我們在這世界上的事業并不要的我們自己生，而是要的善生。若是需要的時候，我們當爲牠而生，爲牠而死。我們要愛人并且要服侍人——我們要謙卑耐煩——要自由犧牲我們自己。最適者的生存嘞！啊，山秒爾，正是這種思想反對了性靈——我們是叫的我們的什麼東西適合呢？想想那要罹於人心中的一切卑污的情慾的事情——貪婪，嫉妬，和憎恨！這類的一些教條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切邪惡，唯物論——犯罪，暗殺，以及戰爭的淵源！我的孩子，你在書上讀過說耶穌曾擔心他自己的生存，去搶掠他人，因爲他們是較他不適些的吧？你祇想一想若是昨天晚上把你叫到他面前，看你將何以自

容!”

這種羞恥山秒爾真是忍不住了。“啊喲，有了，有了，先生！”他叫道，一壁用手蒙着他的面孔。“我都明白了！我是壞透了！”

“是呀！”對方大聲地說。“你真是壞透了。”

淚珠直往山秒爾的眼睛裏湧。“我不懂我怎麼做了那事的，先生，”他低聲地說。“以前我真是瞎了眼——我真是走錯了路。我是一隻迷羊！”那時陡然地他的情緒征服了他，於是他痛哭起來。“那事我自己也不能相信呀！”他反復地大聲地說。“那時我真是糊塗了！”

博士望了他一陣。“或者那事也不盡是你的錯，”他更溫和地說道。“你是被人家引迷了路——”

“不是的，不是的！”這孩子叫道。“我是一個壞蛋。那我看到了——那一定是的！若是我不是個壞蛋，人家絕不會說得信我！事情從最開首就弄錯了的。我受了那第一次的誘惑，偷坐了一次火車。

於是其餘的事情都跟着那一道來了——這簡直是一條長鍊子！”

“讓我們心裏放寬些，那事絕不會再第二次，”文西博士說——“并且你也已經把那事告了一個結束。”

“呃，我已經了嗎？”這孩子狂叫道。

“爲什麼沒有呢？你今後絕不會再叫這種虛偽的教化引路了！”

“不會的，先生 但是你看我做的事情！我靠得住是要坐牢的——要坐好久我却不知道。”

“你說的昨夜的事情吧？”博士問道。“那事情誰也不知道。你可以從頭再做起，過一種真實的生活。”

“呃”山杪爾叫道，“但是這種的記憶一定要糾纏着我——我絕不能原宥我自己！”

“我們是很幸福的，”對方莊重地說道，“若是我們祇有幾件我們不能忘記并且不能原宥我們自己的事情。”

這位優秀的博士事前一定想到他要費很大一番力才能叫這位青年的犯人看到他的路走錯了的；然而現在他却不能不用他辨別是非的才力去勸這孩子，說他並沒有壞到那樣地無望。及至後來山杪爾被勸醒了，再去過他的生活，倒反弄得除了回到他的原處，採用那種與饑餓的苦鬥以外沒有事情可以滿足他了。

“我應該要證明我能夠克服，”他說——“我受了一次誘惑，現在我就應該去抵抗牠。”

“但是，山杪爾，”博士抗議道，“人的天職並不是在捱餓，你應該讓我幫你的忙，給你找一點有用的工作，那麼就有人做你的朋友了。”

“你不要以為我是忘恩負義的，”這孩子叫道——“我為什麼要你這樣地加惠呢？就是在這個城裏，捱餓的人就多的很。若是我要去愛他們，服侍他們，我為什麼又要比他們享用獨厚呢？那我不是自私嗎？呃，先生，我一定要做一點好事來懺我的罪！”

“你那話我真不大懂，”對方說道——

“呃，先生啦！不正是因為你願意要幫我的忙我很抱歉嗎？沒有得着幫助的人正多着哩——有些我知道，先生，他們比我更需要人幫助，也更要值得幫助！”

“我覺得，我的孩子，那事在你在我都太難了。我絕不能解救世上所有的危難。我找到了的危難我就解救一下。所以我就應該幫助你了。你不懂我要把你留在身邊，好注意你的幸福嗎？或者——誰知道呢——你還可以幫我一點忙。今年的收成很豐，你總聽見了，勞動者很少。你在我這個教堂裏可以服務的地方正多得很。”

“呃，先生！”山杪爾感激不盡地叫道——“若是事情你那樣處置的時候——”

“我把事情那樣處置最妥當了，”文西博士說道。“你已經看見了新的光明——你想過一種新生活。你就住在這兒，把牠在羅克曼菲爾過吧——世界上簡直沒有地方更需要牠的了。”

這一天小姑娘都是默默地坐着，沉湎在談話裏面。現在她陡然起身走到山杪爾跟前，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裏。“請你就在這兒吧，”她說。

於是山杪爾答道，“很好——我就在這兒。”

他們於是又討論起他的將來，以及文西博士要給他做的事情。這位仁愛的博士對於這件事情心裡比要叫山杪爾知道的還要紛亂些。

“我要求求魏幹特先生，”他說——“或者他在他的某一個工廠裏給你找得着一個位置。”

“魏幹特先生嗎？”山杪爾反問道。“你說的是格乃蒂絲姑娘的父親吧？”

“是的，”博士說。“你認得格乃蒂絲姑娘嗎？”

“我會過她兩三次，”這孩子說。

“他們都是我的教民，”對方說道。

山杪爾受了一驚。“啊！”他大聲說道。“那麼你——你是聖馬太堂裏的牧師了。”

“是的，”就是答辭。“你不曉得嗎？”

這孩子有點害怕起來了。他曾見過山上的那

座大絳色石廟——一座比他夢想的任何事物都還要壯麗些的建築。

“你從沒有到那兒作過禮拜嗎？”博士問道。

“我到教會裏去過一次，”山杪爾說——他講的是這城裏貧民區裏的一個小禮拜堂。“我的一個朋友是往那兒去的——莎菲施泰德曼，她在魏幹特先生的紡織廠裏做工。”

“我想你到這個禮拜堂裏來，”對方說。

“我一定高興來，”這孩子答道。“我不很知道我是不是應該來的，你要曉得。”

“我很不高興你有這種印象。”文西博士說。“禮拜堂是什麼人都歡迎的。”

“啊，”山杪爾帶辯護地開始說道，“我曉得所有的富人都往聖馬太堂裏去——”

“禮拜堂并不是屬於富人的，”博士極莊重地插嘴道；“禮拜堂是屬於主的。”

於是山杪爾滿心感激與高興地立刻加入了聖馬太堂；並且這一天在他靈魂的深處一個聲音不

斷地低聲地對他說這也是格乃蒂絲姑娘的禮拜堂！他又可以看得見他的天人了！

## 十 六

山杪爾很興奮地回到了施泰德曼家裏，把他的好運氣告訴她們。這一家人團團地圍着坐下，都帶大睜着眼的驚奇聽着他講。在一個人裏有一個像山杪爾那樣的冒險家到也是一樁稀奇的事情！

但是這孩子看到了莎菲似乎並不爲他所預料的那樣興奮。她用兩手支住她的頭部坐着。但是在對方離開那房間的時候——“啊，山杪爾”，她說道。“今天我覺得很不好過！以後我也不曉得怎樣混了下去。”

“你聽我講，莎菲，”他很快說。“那就是第一樁担心的事情——現在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了”。

“你說的什麼？”

“我能夠叫文西博士幫你的忙，給你找個好一



點的工作。”

“他說過他一定的嗎？”這個小孩問道。

“沒有，”就是回答——“但是他無論對什麼人都好。你曉得，有錢的人都是往他那個禮拜堂裏去的。他說他要我幫他的忙；所以我要找些那類的事情給他做。”

山杪爾繼續往前講着，不住嘴地稱贊這位仁慈溫良的牧師，並且盡力把他那快要在她面前展開的新世界的畫圖去提她的興味。“明天我就要去見他，”他說，“那時候你就看咧。”

“山杪爾，”博士第二天早上看見他的時候宣佈道，“我給你找到了一個機會。”山杪爾的心都喜歡得跳了起來。

那時聖馬太堂裏的會吏的歲月也漸漸來了。他們并不想換人，不過却得個人幫他的忙。薪俸也不得過高；但是他很願意有一個機會在教會裏工作，時常在他的恩人身邊。他聽到這段稀奇的新聞的時候，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感激的眼淚。

“我更可以時常同格乃蒂絲姑娘見面了！”他內心的聲音熱烈地低語着。

“博士，”他停了一會又說道，“我也給你探到了一點好新聞。”

“什麼新聞？”對方問道。

“就是給你一個幫助人的機會。”

“啊！”博士說道。

“就是小莎菲施泰德曼，”山杪爾說；於是他就接着把他怎樣遇見這位寡婦，和她同飢餓長期的苦鬥，以後就是莎菲在紡織廠裏的經驗講給他聽。

“但是你要我做什麼事情呢？”對方帶一種爲難的神氣問道。

“呃，”山杪爾說，“我們應該救救她。我們應該給她找個不至於戕賊她的工作。”

“但是，山杪爾！”對方抗議道。“處她那樣地位的人多得很——我怎麼能夠管得這樣多？”

“但是，博士！她簡直是受不住了！”

“我知道呀 我的孩子。這事情想到了都怕人。

不過我還是沒有力量去給個個人都找工作呀。”

“但是她一定會死哩！”這孩子叫道。“實在地，這事情是慢慢地在戕賊她！並且，博士，她有生以來都沒有遇着一個機會！你祇想想——若是伊塞爾不得不在紡織廠裏做工的時候，你當作何感想？”

一陣的停頓。“我實在不曉得——”這位驚愕的牧師開始說道。

“你幫她一點忙實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這孩子插嘴道；“因為，你看，魏幹特先生都是屬於你這個禮拜堂裏的！”

“但是那與這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呃——她是在魏幹特先生的廠裡做工啦，”

“是的，”博士說道。“但是——我——”

“靠得住的，”山杪爾大聲說道，“你的意思總不得是說他絕不願曉得這一樁事！”

“嗯哼！”對方說道；又是一陣的停頓。

沉寂被伊塞爾衝破了，因為她跑了進來聽講

話。“爸爸！”她大聲說道，“格乃蒂絲姑娘不是一個可求的人嗎？”

山杪爾受了一驚。“正對！”他說。

文西博士考慮了一會，也說這個意見不壞。

“明天你同我一路到禮拜堂裏去，”伊塞爾說。  
“若是她在那兒，我們就求求她。”

於是山杪爾就得手了，他興奮得微顫着，但是一意識到他那繫綠色的領結，他心裏又非常難過。受伊塞爾的邀請，他坐在文西氏的教堂座位中；一過了教堂中的走廊，就是魏幹特姑娘，穿着燦爛奪目的春服，但是燦爛之中而仍帶一種莊嚴的氣味，很適合於安息日。在禮拜做完了以後，他們會了面，她算是纔看見她的崇拜者。

“啊，山杪爾！”她大聲地說。“你在這裡嗎？”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他說。“現在我要在教會裏做事了。”

“你沒有告訴我呀！”她答道。

“我是幫會吏的忙，”他補充道。

“并且他也是屬於這個教會裏的，”小伊塞爾插嘴道。“啊，格乃蒂絲姑娘，你高興叫他把莎菲的事講給你聽吧？”

“把莎菲的事嗎？”對方說道。

“她是一個在你爸爸工廠裏做工的小姑娘，格乃蒂絲姑娘。她的家裏很窮，她又有病，山杪爾還說她是會死的。”

“啊，那真糟糕！”格乃蒂絲姑娘大聲說道。“把她的事情講給我聽，山杪爾。”

於是山杪爾就把這篇故事講了。在收尾的時候，他的靈興陡然來了。他把莎菲接受格乃蒂絲姑娘分發的聖誕節的禮物的事情，以及她把她的照片在她房間裏保存的事情都講了出來。

魏幹特姑娘自然是感動了。“我看我能給她想得一個什麼法，”她說。“你有什麼建議？”

“我想，”他大胆地說道，“你家裏或者有個位置給她吧。你要曉得，那一定要令她非常之高興的。”

“我還要看一看，”對方說道。“明天你可以把她帶來見我吧，山杪爾？”

“我一定的，”他說；那時他陡然望到了她的臉上，他又看到了那刺人的目光，令血液又向他的兩頰飛躍，那種奇離怕人的情緒又在他的心裏打攪。他把他的兩眼車到一邊，他往走廊下走的時候，兩膝都在發顫。

他站着看到格乃蒂絲姑娘進了她的汽車。他纔向伊塞爾和她的母親告了辭，忽忽地轉身到聖器室裏把他的好運氣告訴文西博士。

這位老好的博士剛把他的袈裟脫下，換上了他的袖頭。“這事我聽到了是非常高興的！”他說。“正是這件事情要做！”

“是的，”山杪爾說。“但是，博士，另外我還想到了一點事情。”

“什麼事情，山杪爾？”

“把這事情講給你聽還要費點時間哩。”

“現在我正要去吃午飯了”——博士開始說

道。

“若是可以的時候，我就同你一道走走，”山杪爾說，“這事情是很要緊的。”

“那也行，”博士發慌地答道。

“半夜裏我想起了這樁事情，”這孩子解釋道，當他們往下面街上走的時候。“令我醒了幾點鐘。文西博士，我想我們要把阿爾伯特·羅克曼少爺勸導一番才對哩！”

“勸導他嗎？”對方惶惑地反問道。

“是的，先生”這孩子說。“他過的是一種放蕩的生活，並且他還是在邪路上。”

“是的，山杪爾，”牧師說道。“那事情是怕人，我知道——”

“我們應該對他下一番苦工呀！”山杪爾大聲說道。“我們應該不准他長此像那個樣子！”

“不幸得很，”文西博士忽忽地說，“這事情叫我去做是一定不行的，你看，羅克曼家裏的人都是長老會的信徒，所以柏泰是歸漢地博士管的。”

“但是漢地博士管了這一樁事情沒有呢？”對方堅持地說。

“我實在不知道，山杪爾。”

“因為他不做，所以我們就要做文西博士！總要做點事情。”

“我的孩子，”博士說道，“這個事情要你懂得或者是不大容易的。但是總要有感情啦——設法把別人教會裏的一個極有錢的教民引起走，那能算得是我的好趣味嗎？”

“但是這事與有錢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孩子問道。

“不幸得很，山杪爾，建造各教堂要的是錢呀；並且多半的牧師都是靠他們的薪水過活的，你要曉得。”

這位老好的博士在設法想把這件事情鬧成一場笑談；但是山杪爾始終都是很至誠的。“我希望，”他說，“你不是靠任何像阿爾伯特少爺那樣人的錢過活的。”



“嗯——不是的，”博士迅速地說道。

“請你了解我吧，”對方繼續說道。“這事不僅是阿爾柏特<sup>①</sup>少爺在斷送他的生命，我想若是他要那樣做的時候，那是他的權利。不過這事他還是可以對旁人做的啦！這完全是他的錢害了他了，文西博士！你祇想想這事，一年他有七十萬的進項！并且這些錢連一分都不是他賺的；他簡直是不曉得拿到這些錢怎麼辦！博士，你知道那是不對的啦！”

“不對，”牧師說道，“實在是錯完了。但是你把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不知道，博士。我也沒有時間去想牠——我不過是纔開始認識牠。但是我想若是有像你這樣的人——他恭敬的人——把這事給他指示出來，或者他會把他錢拿來做些好事。若是他不肯的時候，那麼他就應該把他的錢放棄了牠。”

對方微笑了。“我怕，山紗爾，他不得做那種事情吧！”

“但是，博士，事情是不能夠讓牠那樣去的！就

是在這個城市就有人餓得要死了。但是他每年却有七十萬的進項！這種事情也能持續下去嗎？”

“不能，我相信不能，我的孩子。這總有一天會好的。但是這要留給進化去做——” 嗚呼！

“進化！”山杪爾惶惑地反响道。“你相信進化嗎？”

“啊，’對方窘急地說道——”我意思是說，有無量的社會力在活動——偉大的轉變正在發生。但是牠們推動得非常之慢——”

“但是牠們怎麼推動得這樣慢呢？”這孩子反對道。“不正是由於這樣多的人不管閒事嗎？”

“啊，山杪爾——”

“若是人人都對牠們感着興趣——那麼牠們一定來得快了！”

兩人默默地走了一分鐘。後來，牧師說道：“山杪爾，你對於社會問題很感興趣啊。”

“是的，先生，”這孩子說道。“你看，我是過來人，所以知道個中的情形。沒有旁人會懂得的——”

就是生着這樣一顆好心的你也不會懂得的，先生。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先生——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我或者是不知道，我的孩子，”對方說，“但是我的天良總是不安的，我可以給你担保。唯一的事情，就是我們不要操之過急——我們應該學着等待。

“但是，博士哎！”山杪爾大聲說道。“未必這些百姓要等着捱餓嗎？”

這就是一個難題了；或者也是由於文西博士已走到了他家裏的階沿跟前吧。“現在我應該進去了，山杪爾，”他說。“這些問題我們下次再談。”

“是的，先生，”山杪爾說，“我們一定的。”

於是對方很快地向他掃了一眼，但是這孩子的臉上還是帶着他舊日的那副無欺的熱誠的形容。

山杪爾一壁走，一壁還在思索這個問題。總要對阿爾柏特少爺做一點事，那是一定的。在他進屋裏去喫午飯以前，他又想到了一個計策。他要把這事情訴諸格乃蒂絲姑娘！他一定要叫她答應去對這個浪子下一番苦工！

在第二天早上八點的時候，他同莎菲一道往魏幹特姑娘家裏去。他們走到這個侍從的門裏，但是那個開門的丫頭把他們遣走了，她說格乃蒂絲姑娘不到十點鐘是不起來，不到十一點鐘是不見客的。

於是他們又回家，到了十一點鐘再來；他們被引到二樓的起坐間裏，在那兒格乃蒂絲姑娘會着他們，她穿的是朱紅色的絲的晨服。

“那麼這就是莎菲了！”她大聲地說。“啊，你可憐，可憐的孩子！”於是她望着這個發育不全、面目瘦削、衣服襤褸得上了補釘的小工女；同時莎菲也在望着這位別緻的公主，亭亭而端莊，滿臉都是煥發着健康與悅人的美貌。

“你在我們的紡織廠裏做工呀！”她叫道。“這簡直怕壞人！你是告訴我說這孩子是十三歲吧！山杪爾？”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他說。

她迅速地轉身按着牆上的一個鈕。“請哈利絲夫人到這兒來，”她對那個答應的人說。

“哈利絲夫人是我們的管家，”她對山杪爾補充道。“這事情我要同她商量一下。”

這個“商量”是極其簡單的。“哈利絲夫人，這就是莎菲·施泰德曼，一位我要幫助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能夠做什麼事情，不過你一定找得出來的。我想叫她在這個屋裏總要有一個位置——并且還要不是做重事情的。”

“但是，格乃蒂絲姑娘，”對方惶惑地說道，“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你可以找一點事情，”就是這位青年貴婦的答語。“我要她有一個學習的機會。你把她帶下樓去同她把這個事情談一談。”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哈利絲夫人說；於是祇留着山杪爾一個人同他的女神在一起了。

他坐着兩眼望着地板。他剛要開口講他心裏的那件大事情，陡然格乃蒂絲姑娘提起了這樁事，“山杪爾，”她問道，“你爲什麼離開了我老表家裏？”

山杪爾踟躕着。“我——我不高興講，格乃蒂絲姑娘。”

“請你告訴我，”她堅持地說。

“我離開了牠，”他低聲答道。“因爲我發現了他喝醉了酒。”

“啊！”少女說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上星期三晚上的，格乃蒂絲姑娘。”

“你統統都告訴我吧，山杪爾。”

“我——我不高興，”他吃吃地說“這不是講給一個貴婦聽的故事。”

“我從丫頭口裏這事情我已經曉得了一些”，她說，“傑克·霍萊荻是在那裏吧？”

“是的，夫人。”

“還有些女人吧？”

“是的，夫人。”

“有幾多，山杪爾？”

“四個，格乃蒂絲姑娘。”

“把她們告訴我，山杪爾。她們是那一類的女人？”

這些問題實在叫山杪爾難得回答。他談話的時候他的臉急得緋紅；但是格乃蒂絲姑娘還是現得全不發煩——她實在還在貪圖那內中的詳情。

“你說她叫柏黎。我不曉得她是不是‘曼蒂博的使女們’裏面的那個姑娘。她是一個舞女吧，山杪爾？”

“我不知道，格乃蒂絲姑娘。”

“她以後怎麼樣了？”

“我把她帶到了一個旅館裏去了。格乃蒂絲姑娘。”

“以後怎樣了呢？”

山杪爾陡然住了嘴。“我實在地不能告訴你，”他說。

“但是爲什麼不能呢？”

“因爲我答應了人家的。”

“答應了誰的？”

“我答應了那個中士的，格乃蒂絲姑娘。”

“那個中士！你說的是個警察吧？”

“是的，夫人。”

“但是警察與這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把我丟在牢裏哩，格乃蒂絲姑娘。他們以爲這是我做的。”

“做的什麼？”

這孩子又閉住嘴了。

“你聽我講，山杪爾，”對方答辯道。“你曉得我是柏素的老表。并且他是一個孤人。我對於他是要負責的。”

“啊，格乃蒂絲姑娘！”這孩子叫道。“祇要是你總設法幫助他喲！我正想請你——”



“若是你始終叫我坐在鼓裏，我怎麼能夠幫他呢？”

於是山杪爾把這全篇的歷史都輕輕便便地講了。格乃蒂絲姑娘坐着駭得啞口無言。“她是自殺的！她是自殺的！”她反復地喘息地說道。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山杪爾說。“這事真叫怕人！你想像不到的！”

“我曾在報紙上讀過自殺的事情。不過我從沒有夢想到柏泰的！”

一陣的停頓。“在他天良上這一定是一件駭人的事情”——這孩子開始說道。

“他一定是駭死了！”她說。隨後她又迅速地補充道，“山杪爾，這事你沒有對旁人講過吧？”

“沒有對一個人講過，格乃蒂絲姑娘。”

“你靠得住嗎？”

“我靠得住，夫人。”

“你沒有告訴過文西博士嗎？”

“我祇告了他說我離開他屋是因為阿爾伯特

少爺喝醉了，格乃蒂絲姑娘，這是實話。”

“是的，”她說；隨後她又說道。“你總是說實話嗎，山杪爾？”

“我總學着去說，”他答道。

“你爲人很好嗎？”她補充道。

山杪爾的臉紅了。“不好，”他莊重地說道。  
“我完全不好。”

對方把他望了一會，後來她臉上就微微地現了點笑容。“我聽過一句俗話，”她說——“善者得福，其樂全無。”善者得福，其樂全無。

山杪爾沉思着。“我想這個俗話未免太怕人了，”他誠懇地說。

格乃蒂絲姑娘哈哈地笑了。她還是繼續問他自殺的事情——爲滿足她的好奇心所以連最後一點駭人的細情都問到了。

後來她望着山杪爾陡然問道，“你爲什麼戴那個厭人的東西？”

山杪爾很詫異的。“什麼東西？”他問道。

“那個結！”

“啊！”他說——“那我是特別買的——”

他住了嘴，很受窘的；但是對方的笑聲簡直衝徹了全房。“把牠拿了下來！”她說。

她起身走到他面前，說道，“我完全看下去。”

手指顫戰地他移去了那個結。於是她就把她那根繫腰的美麗的紅色絲帶解了下來，剪成正當的長度。“把那戴上，”她說，“我來告訴你的結法”。

山杪爾站在那兒，神志飄蕩得像在一個陡然的狂喜之夢中一樣。她同他靠得很攏，她那敏捷的手指就在他的喉部工作。她的呼吸就噓在他的臉上，她身上那醉人的香氣充滿了他的兩個鼻孔，血液祇往他的面部飛躍，迴血管竟在他的額上突起，並且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在他的心靈的深處攪動。

“呃，”她說，“那樣好些”——於是又退轉身去贊歎這個結果。她向他微笑得滿面生輝。“你完全

沒有一點趣味，山杪爾，”她說道。“我不得不教着  
你。”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他低聲地答道。

“那麼你聽着，”她繼續說道，“你要時常來看  
莎菲，你肯吧？”

“肯，肯，”他迅速地說道。

“我在這裏的時候你要不時地來一下。”

他屏着息，捏着手，又答應了一聲，“唔！”

“你不要怕我，”少女溫和地補充道。“你簡直  
是沒有把你自己當一點人，山杪爾。”

這時大廳裏傳來了許多的聲音，趕格乃蒂絲  
姑娘轉過身來的時候，管家同莎菲就一道進來了。

“怎麼樣？”她問道。

“她什麼事情都完全不曉得，”哈利絲夫人說。

“不過若是你要她學學的時候——我想她是可以  
跑跑腿，做一做針線的——”

“那很好，”對方說道。“工資要從優。這你高興  
吧，莎菲？”

“是的，姑娘，”這小孩氣息微弱地低語道。她驚喜交集地望着這舉世無雙的人物，她弄得幾乎連兩個字一句的話都找不着說了。

“好，”格乃蒂絲姑娘說，“這很好。你就明天來。好，再見了，山杪爾。現在我要去騎牲口了。”

“再見，格乃蒂絲姑娘，”山杪爾說。“請你不要把去對阿爾柏特少爺講話的事情忘記了！”

## 十 八

山杪爾飄飄然地走了回家。他給他自己找到了一個位置，並且還給莎菲找到了一個位置。勸導柏泰·羅克曼改邪歸正的事情又在進行之中！實在地，教會是一個偉大的組織——人生的一切疑難與問題都可以在這兒解決。更幸的就是山杪爾與各種事物的內在生活是這樣的接近！

那時在一個街角落裏他陡然住了腳。他看見了一個招牌——“約翰喀拉罕，專賣葡萄酒，各色名酒——奔海獸啤酒。”你曉得這是什麼地方吧？”

他對莎菲說道，“那是我的朋友芬蘭根做事情的地方。”

“芬蘭根是誰？”小孩問道。

“他是這酒館裏的管事的，我第一次到這城裏把東西給我喫的就是他，雖然他是一個酒館裏的管事的，但是他確是一個好人。”

山杪爾常常發現他自己都正思念芬蘭根；因為這樣一個顯然有意義的人去賣酒實在與他對於事物的理想大相背謬。現在陡然有一個光明的意見在他的心中閃了過去。他爲什麼還要繼續賣酒呢？於是山杪爾立地看見了一種新的職責當前了。他應該幫芬蘭根的忙。

完全忘記了這是他吃午飯的時候，他向莎菲告了辭，就進沙隆裏面去了。

“哦，小伙計！”這位愛爾蘭人大聲說道，他的臉上現着喜色；後來看到這孩子的新領和領結，“噢，你簡直是在步步高升了！”

“我找到了一個職業，”山杪爾矜持地說，“現

在我是聖馬太堂裏的副會吏。”

“好，你不要說了！你真是登青雲而直上啦！”

山杪爾並沒有留心到這種輕鱗的話。他周圍望了一下看見沒有人。他纔很誠懇地說道，“芬蘭根先生，我可以同你談幾分鐘的話吧？”

“自然可以，”芬蘭根惶惑地說，“是什麼事情？”

“是一點常常想的事情，”山杪爾說。“你對我是這樣的仁慈，所以我看到了你是一個心腸好的人。我心裏總覺得你去賣酒未免太糟糕了。”

對方望着他。“咳！”他說，“你也要我跟你一路同登青雲嗎？”

“芬蘭根先生，”這孩子說道，“我希望你不要奚落我。因為我是誠心誠意地在同你談話。”

山杪爾很傷感地望着他，雖然這事有些背理，但是這人終於感動了。“往下講，”他說。“我一定聽。”

“就是這樁事情，”山杪爾說。“賣酒是太不對了！你想想飲酒給人的是什麼？有一天晚上我看見

一個人喝醉了，造成了幾乎有屬謀殺的事情。飲酒使人殘酷和自私。使人失掉了自治的能力。使人不能做事。引人去作奸犯科。使他們沉湎墮落而不能自拔。你知道這是實情吧，芬蘭根先生？”

“知道，”芬蘭根說，“我想這是實情。這個東西我自己是從來都沒有沾過。”

“但是你爲什麼還要把牠賣給別人呢？”

“哦，我的孩子，我不因爲恨他們而做這個事情。”

“那麼，你爲什麼要做這個事情呢？”

“我做這個事情，”芬蘭根說，“因爲我要生活。這是我的生意——我所曉得的就是這。”

“這生意未免太怕人了！”這孩子大聲說道。

“或者，”對方說道。“不過注意，這倒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事情我一天做到黑，夜裏還要做個大半夜，并且總不興說坐一下的話。我也沒有假期

但是我每星期都還是祇有十二塊錢。我有一個老婆，并且還新添了一個小孩。這樣一個人你叫



他怎麼辦？”

這事雖然有些奇離，但是山杪爾現在又算是見了一個新的市面。一向他都是以爲酒保和沙隆裏面的管事的都是心術壞透了的人。他們真的是受迫纔做這一樁事情的嗎？

祇這一件事情就夠叫他的熱心起煩了。“你聽到，”他說。“若是我給你找一個正經事情做，叫你能夠維持你的生活，你可以答應改過吧？”

“你是說叫我離開喀拉罕這裡吧？哦，那我是一定的。”

‘呀！’這孩子高興得大聲說道。

“不過事情總要是一個長遠的纔好，”對方插嘴道。“我是不能在嬰孩面前做冒險的事情的。”

“那好，”山杪爾說。“我定照你心裏想的那樣的事去謀。”

“哦，小伙計！”芬蘭根大聲說道。“事情都是裝在你的衣袋裏的吧？”

“不是的，”山杪爾說，“不過是文西博士請我

幫他的忙；我就去把你對他講講。”

於是他立刻就動身往博士家裡去，他被引到這位不高興的牧師跟前。他把他的事情講過了；但是對方失望地把兩手揚了起來。

“真的，”他大聲說道，“這類的事情是太多了，山杪爾！羅克曼菲爾的人我不能說個個都給他們找得到事情啦。”

“但是，博士呀！”山杪爾抗議道。“我想你是不曉得的。這人他想過一種規矩的生活，但是他却不能，因為他無法謀生。”

“那我都完全曉得，山杪爾。”

“但是，博士，若是他們困於那一道上，就是想法去改善他們又有什麼用呢？”

一陣的停頓。

“我怕就是對你解釋也都無望了，”牧師說。但是你對於這種事情要拿定主張，山杪爾——世界上想事情做的人多得很，但是僧多粥少，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

滿腸熱誠！  
作機事！  
可憐，可笑！

這些地方正  
山杪爾的  
箱！眼光  
視！

“是的，”對方說，“但是這就是斯梯華特教授教人家的。你却說這是他的壞。”

“嗯——”博士說，受驚的。

“你不懂嗎？”山杪爾熱烈地繼續說，“這事情要叫你同赫柏特·斯賓塞爾一樣開倒車了！若是人浮於事的話，那麼大家就不得不為牠們而奮鬥了。那麼你也就要為生存而競爭，令貪婪與自私復活了。設是芬蘭根不做酒保的話，那他一家人就要餓飯了，並且其他甘心下流的人就要復活了。”

這孩子等候着。“那你不懂嗎，文西博士？”他堅持地說。

“是的，那我懂得，”博士說。

“並且過去你曾對我說過逃脫那事情惟一的法門就是要為他人而生活——服侍他們，幫助他們。這件事情我不是想朝那樣做的嗎？”

“是的，我的孩子，那是如此的。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唉，博士，你不是這個教堂裏的首領嗎？大家

都是來你這兒受教的。你應該把這些事情給他們指示出來，以便有一點轉變。”

“但是什麼轉變呢？”

“我不知道，先生。我正在四處摸索，想把牠找了出來。不過有一樁事情我是深信的——就是有的人把錢賺得太多了。唉，文西博士，就是在你這個教堂裏就有人他們的錢千百年都用不完的。”

“或者有之，”對方說。“但是那又有什麼害處呢？”

“唉——這就是許多人一無所有的原因！祇要認識了這——在這一剎那間就有人餓得要死——就是在羅克曼菲爾地方！他們要工做，但是沒有工給他們做！我可以引你一道去看看他們，先生——許多少女都想在魏幹特先生的紡織廠裏找點事情做，但是他不給她們！”

“但是，我的孩子——那不是魏幹特先生的錯誤啦！這完全是因為布疋太多了的原故。”

“我也曾想到了那件事情，”山杪爾誠懇的說。

“不過我總覺得那不大對。要好衣服的人正多着哩，舉個例子吧，瞧瞧莎菲啦！”

“是的，”對方說，“自然。不過他們沒有錢去買布——”

在他的激昂中，山秒爾身子向前地坐着。“是呀，是呀！”他叫道。“那不就是我原先說的嗎？他們沒有錢，錢盡被有錢的人抓去了！”

沒有回答；等了一會山秒爾又滔滔地說道：“這完全是魏幹特先生的自私把這般窮人拒之於他的廠門之外，這正因為是他們沒有錢，他為什麼不讓他們給他們自己織布呢？”

“山秒爾！”對方抗議道。“這簡直是荒謬。”

“但是為什麼呢，先生？”

“因為，我的孩子——他們在一天之內織的比他們一年穿的還要多些哩。”

“越多越好呀，博士！那麼他們就好把多的給需要牠的人——別人就好給他們作東西，好比莎菲吧。她不僅需要衣穿，她還需要鞋着，并且是要

糧的，她還需要充足的糧食喫，並且問題若是在於糧食之不足，你看看在阿爾柏特少爺那一處浪費的東西就行了！若是把‘雅園’的地方種起五穀來的時候，就是夠這整個城市的食用——所談關於那兒的情形我是清楚的，因為我是一個種田的人，但是那塊地皮却用來養了一大羣馬，將來又沒有人騎過。”

“山秒爾，”牧師莊重地說道，“那是實情——並且那也是極端地錯了的，但是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山秒爾向他愕視着。“博士！”他大聲說道。“我真是講不出你對我談這段話是怎樣地傷我的心嚟！”

“山秒爾，你這是什麼意思？”對方驚訝地問道。

這孩子激昂得把他的兩手緊捏着。“往日你會告訴我說我們應該犧牲我們自己去扶助他人！你說那是我們惟一的天職！並且我相信了你——我

已預備與你同行，現在我什麼都決定了——要隨你前行，但是你却不肯引路！”

這幾句話簡直像刺一般地刺人。博士很現形地蜷縮起來。

——山秒爾也同樣地蜷縮着——他的心裏也非常之難過。“這事情太傷我的心了，我完全對你講不盡！”他叫道，“但是想想那些受苦的人——沒有一個憐憫他們！并且你怎能不言呢，博士——基督的牧人怎能不言呢，當他的羊羣有的過得侈麗豪華，有的却餓得要死？”

很長的一陣停頓，文西博士抓住他椅子的扶手，坐着一動也不動。

“山秒爾，”他說“你是對的。下一個禮拜日我就宣講這個失業的問題。”

“唉，謝謝你，先生——謝謝你！”山秒爾大聲叫道，眼眶裏面滿含着感激之淚。

那時，陡然地，他又想起了一樁事情，“但是在這個時候，博士，”他說道，‘我把什麼去對芬蘭根

講呢？”

## 十 九

像山杪爾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是容易發現這種事情是很需要時間的。山杪爾總是努力把他的心放在他那些要去解決的重大問題上面；但是他總是發現他不斷地被思念格乃蒂絲姑娘的念頭分了心，她的影像屢次三番地在他的眼前浮過，把他心裏其他的事情都趕得烟消雲散了。她的美貌的幻象在他的周遭縈繞，令他的想像都費在各種奇離的跋涉和冒險上面去了。

她曾叫過他再來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要等好久才行。他是藉看莎菲的名而來的——但是那自然是荒謬的，因為他天天夜裏在家裏都可以見莎菲的面。

他等了三天；以後他就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渴望見她的心思就像火一般地在他心裏冒起烟來了。



在早晨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往那兒去了，莎菲在門口迎住他。“我去給她講說你來了，”她說，立刻就明白了。她跑上樓，轉身就叫他去。“她很高興哩，山秒爾！”這位小孩子大聲說道。

“你也一道來好吧？”他窘急地問道。

“不，她叫我不要來的，”就是莎菲的答辭。

於是他就上樓往魏幹特姑娘自己的坐起間裡去，她穿着晨服，這一件比她以前穿的都漂亮多了。

“你一定不曉得我見了你的面是怎樣地高興哩，”她說。

山秒爾說他實在不知道；他還補充道，“但是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像這樣的，格乃蒂絲姑娘。”

格乃蒂絲姑娘站着望着他。“你覺得一切事情都有味吧，是不是？”她問道。

“哦，是的，格乃蒂絲姑娘，”他答道。

“但是我看一切事情都無聊。”

“無聊呀！”這孩子喘息地說道。“就是在這個

屋裡呀！”

“你覺得這事情有些奇難吧。”她說。

“世界上的一切你都有啦！”他叫道。

“是的，但是我厭倦一切。”

這孩子驚訝地望着她。“這是實情，”她說。“個個我遇見的人都是討厭的——他們過着這種乏味和笨拙的生活。像坐牢般地我住在這箇城裏——這個夏天裏我不得不在這裏足足地住一個月哩！”

山秒爾望着她，一陣哀矜之浪在他的眼前浮過。有時他也感覺到她是不快活的。所以這樣一來他的天職又加了一樁——他應該幫助這位美麗的少婦去現實她自己的好福命。

這個念頭令他顫戰起來。“唉，但是格乃蒂絲姑娘！”他大聲叫道。“你想想你做了幾多好事啊！”

“好事？”她說。“怎樣做的？”

“哦——想想莎非啦！你令她多麼快活。”

“是的，”她不感興趣地說道。“我想是如此。”

“還有我哩！”他大聲說道。

“我使你快活了嗎？”她問道。

他回答道，“我生平都沒有像這樣快活過。”

他心靈中一切的驚奇都在他兩目中現示了出來，於是就拘住了她的視線。他倆人站在那裏互相望着；後來她笑着走到他的身邊。“山秒爾，”她說，“你這個結子沒有打正。”

這又是一次她的指頭觸着他，她的呼吸噓着他，她的艷麗把他挑撥動了。一種新的感情之浪在他的眼前浮過，這一次是完全把他浸透了。他的心砰砰地跳着，他的腦筋迴旋着；並且盲然地，像個酒醉漢一般——幾乎連他的事情都不知道——他伸手把她撲了過來。

後來過了一會，他又害怕起來。他幹了什麼事情呢？她定要拒絕他——她定要把他趕起走！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弄糟了！

但是又過了一會兒證明了並沒有這一回事。於是他的情潮又加倍地湧了轉來。從他心靈的僻壤裏也湧來了陡然醒來的新的情緒——一些濃厚

逼人的東西——他以前從沒有猜想到的。他成人的意識也陡然來了——他對她的一切羞澀懼怕都完全沒有了。她是他的所有——他想怎麼樣幹就可以怎麼樣幹！他緊緊地摟住她，在他的擁抱中他幾乎把她擠碎了，她閉住眼，他在她的面龐上嘴唇上接吻；後來他聽到了她的聲音，微弱而顫抖的——“山秒爾，我愛你！”這時他的心裏爲着驚奇，勝利，和狂歡的原故，就好像喧天的號聲一樣。

陡然外面廳屋裏得來了一陣脚步聲，他倆即刻分開了。這房間的門是敞着的；他看着有一陣她的眼睛裏都是現着驚惶萬狀的神情。

隨後她就跪了下來。“啊喲，山秒爾！”她大聲說道。“我的戒指呢！”

“你的戒指！”他回響道，駭呆了。

“我的戒指！”她又說道；隨後他就聽到哈利絲夫人在門口說話的聲音。“你的戒指嗎，格乃蒂絲姑娘？”

“我把牠掉了，”她說；於是山秒爾也跪了下來。

來。

他們在棹子底下尋找。“牠是在這兒落的，”她說。“是我的一隻嵌獨鑽石的。”

“牠一定是滾了，”哈利絲夫人說，一壁開始在尋找。

“你把頭低了下去看一看，山秒爾，”格乃蒂絲姑娘命令道；山秒爾就照話做了；但是他連一隻戒指的影子都沒有找着。

他們繼續了一會。哈利絲夫人轉身到棹子跟前去；陡然她大聲說道，“在這兒！”

“什麼！”對方叫道。“哦，我望見在那兒！”

“是在棹子腿下面，”管家解釋道。

“唉！”對方說，於是又把這隻名貴的戒指戴到手指上了。

那時山秒爾真是驚訝非常；但是過了一會兒他纔曉得那一點也不是他所感到的事情。他的女神向着他。“不行，”她說。“我很抱歉的，山秒爾，你求我的完全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他惶惑地望着她。

“我已經給莎菲找到了一個位置，”她繼續說，“這就是我整個所能做的。”

“格乃蒂絲姑娘！”他大聲地說。

“真的，”她說，“我想你再不要請我做事情了。我知道廠裏的人受苦的多得很，能夠有法子接濟我總是去做。不過要把那些雇傭都延攬到我父親的家裏來——那簡直是荒謬了。”

這孩子找不出話來講。他祇有眼巴巴地望着她。“對着這，”格乃蒂絲姑娘說，“至於那些花的種子——你總是盡力去找好了。幾天之內我就要，若是我要用牠們的時候。你懂得吧？”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他吃吃地說。他看着她很快地向那位管家瞟了一眼，最後他纔開始領悟了。

“你親自把牠們給我帶來，”她補充道。“再見。”

“再見，格乃蒂絲姑娘，”他說，於是就走了出

去。

他走向樓下，稀奇的。但是頂一部梯子還沒有走到一半，除了那些靠不住的字眼——“山秒爾我愛你！”以外，其他的一切他都忘記了。牠們在他頭裏面像號筒般地響着。

他簡直是情不自禁了。他不能帶走這樣的一個秘密。沙菲同他一道走到門口；但是他把她領到外面悄悄地把這個事情告訴她了。

這個小孩子眼睛裏帶着敬畏的神情望着他。“山秒爾！”她悄悄地说，“她一定是想同你結婚！”

這孩子駭了一跳。“同我結婚！”他喘息地说，“同我結婚！”別嚇了我！

“哦。是呀！”沙菲說。“別的她還有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難題“不過——不過——”他叫道。“這是荒謬！”

“一點也不是的，山秒爾！她愛你哩！”

“但是我是一個窮小子呀！”

“但是！山秒爾，她有的是錢！”

山秒爾並沒有想到那一層；不過他不能不承認那是實情。“不過我太配不上了，”他抗議道。

“什麼人你配得上哩！”莎非叫道。“你是崇高而美麗的——並且她已經找到了這一點。她的意思是要俯就，把你提拔得和她一樣。

這孩子真是受寵若驚了。“啊，山秒爾，這簡直是像神話一樣了！”這個小孩悄悄地說道。“你快要當皇子了！”

她這樣繼續地講着，對他把握事件中的稀奇都傾洩了出來，於是把他的心靈更弄得飄飄然了。

後來他同她分了手，昏昏沉沉地往街下走着。他快要同格乃蒂絲姑娘結婚了！是的，這一定是實情，因為她已經對他講過說她是愛他的！那時候，或者他就要在那座大宮殿裏面住了起來，這他怎能長此受得住呢？他怎麼辦呢？

並且他快要成爲一個富人了！勝利像大水般地向他淌來。他的故鄉人將要說些什麼呢——若是他去把他的弟兄拜訪一次，或是舊日的家園收



買轉來的話，他們還不知是作何感想呢？

但是他把這些思想擱置在一邊。他不應該想這些事情——這是自私和卑鄙的。他應該去想那些他可以用錢去做的善事。最後他一定要去幫助那些窮人。他同格乃蒂絲姑娘決定要獻身於這種事業。或者有一天他會把那些小孩子在那裏作工的工廠弄到手，那時他就可以有力量送他們進學校了！並且他總可以算是羅克曼家庭中之一員了——他或者對於阿爾柏特少爺會有一點影響！並且伊塞爾和文西博士——若是他們聽到了他的好福氣，他們是要怎樣地高興的啊！

後來他的思想離開了這些事情，又轉到格乃蒂絲姑娘的身上了。總之，除了那還有什麼是有價值的呢？她愛他！她是他的所有！像迅速展開的火勢一般他對她所作的一切都浮上了他的記憶；他向前走着，驚懼得發着微顫，牠在他的血液中是一種瘋狂。牠已經佔有了他的整個的存在——他永遠都不會再像這個樣子了！他向街下走的時候，他

把他的兩臂伸了出來，因為他的各種情緒伸張得來使他簡直受不住了。

那時陡然地，在擾攘的聲中，他看見了一個東西，牠於是又把他帶回了這個世界。走近了他的身邊并且快要過去的是一位華髻的老翁，攜着一個小販的籃子佝僂地走着。這個化裝是很出色的，不過一點也瞞不過山秒爾的眼。他像木鷄般地站定；驚訝地叫道：“查理·斯威夫特！”

這位小販很快地向他瞟了一眼。“不要聲張！”他喃喃地說；隨後他就走了過去，留得山秒爾在那裏愕視。

於是一套新的情緒又陡然衝了上來，把這個孩子浸沉了。雖然他丟開那種搶人的生涯僅僅祇有一個禮拜；然而已經有如一個時代了。并且事情現得是多麼怕人——幾乎是多麼不可信啊！現在他是快要和一位百萬富翁的女兒結婚了——而他的朋友兼合手還在隱匿於陰影之間以避警察之鋒。

在山秒爾冒險的途中遇到的一些不安定的人裏面，祇有查理·斯威夫特一個人是沒有受到他的實惠的。祇僅僅朝他望一眼，就等於聽到他心靈中一種新的呼聲，看着查理·斯威夫特還在當奸邪的捕品的時候，他怎硬得下心去追求自己的滿足呢？

他的影子幾乎都走得看不見了，但是山秒爾還是站着在考慮這個問題。他在他當前的工作之前蜷縮起來；因為他怕查理·斯威夫特，怕他的猶笑，怕他無情的冷嘲。但是他的工作明明白白地擺在他前面——明白得像任何士兵在愛戀和歡樂的聲中聽到號招一樣。或者他什麼事都不能給查理做。不過他總得試一試！

於是他就轉身隨着那個年老的小販跑到他家裏去。

## 二 十

“那麼你已經讓他們把你變成一個教會的柱

石了！”查理·斯威夫特說，當他們兩人在他房間裏就坐的時候。

“一個什麼呀？”山秒爾惶惑地大聲說道。

“一個教會的柱石，”對方重新說道。“一個要去懺悔的阿木林！”

山秒爾感到了他帶進這房裏的那種熱情的陡然寒戰。舊日那副猙獰欲嚙的表情還是掛在對方的臉上；於是這孩子心下陡然一沉地體驗到他是多應桀傲難馴啊。同查理·斯威夫特比較起來，芬蘭根簡直是個襁褓中的嬰兒。

想把他轉換過來真是一樁貨真價實的工作，一個人的熱誠與幻象的一種測驗。對於應用的手段山秒爾陡然決定了。

“他們對我很好，”他說。

“我敢說，”對方漠然地答道。

“并且文西博士真正是一個好人，”他繼續說。

“哼！”這位強人品評道；隨後即刻又補充道，“我的事情你一點也沒有告訴他嗎？”

“啊，沒有！”這孩子大聲說道。

“一個字都沒有？”

“你忘記了我曾對你答應過不講的嗎？”

“那好。”查理說，“我正要勸勸你哩。若是你高興的話，你就同那些教會的阿木林混在一道——不過祇不要提你那些在火坑中的迷路的弟兄好了。正如你記得我得了博士家裏的一些銀器一樣。”

這孩子駭了一跳。“啊！”他大聲說道。

“那事情你不知道嗎？”對方笑了起來。

“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在守候的時候，你以為那大半天我在做什麼？”

山秒爾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你為什麼端端地要選文西博士家裏呢？”他陡然問道。

“他嗎？為什麼選不得？他的家裏我知道哩。”

“但是他是一個牧師呀！這能謂之公平嗎？”

“啊，不錯，”對方笑了起來。“他有錢得很哩。

這并不是出自他的薪水，你要知道。”

“爲什麼不？”

“因爲他討了一個有錢的老婆。你以爲他住的那座宮殿是出自他的薪水嗎？”

“那件事情我是一點也沒有想到的。”

“啊，他很不錯了——他娶了這城裏的一個最有錢人的姑娘。她自然可以叫他過得很舒服了。”

一陣的停頓。“你以爲文西博士不是一個好人嗎？”山秒爾問道。

“我不知道。”對方說，“我並沒有同他吵過嘴。不過我不高興他幹的那樁事情。”

“他不是對人家做了許多好事嗎？”

“或者，”對方說，聳着肩。

“不是對窮人嗎？”山秒爾堅持道。

“我敢說，”查理說道，“但是你要注意到這種事情把他們全部的勇氣都奪去了——使他們流爲乞丐。不過我不是那一種的。”

“你想他爲什麼要設法幫助他們呢？”

由這事聯想到  
此年去年會給於人  
心你仙台會了一本聖法  
沒你仙切切!

“哦，他做這種事情不是得了錢的嗎？”

“但是教堂裏其他的人——那些出錢的人。你想他們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呢？”

這位強人想了一會。“我想他們做這種事情爲的是要使他們心裏好過一點，”他說。

“使他們心裏好過一點，”對方惶惑地重說道。

“自然啦！”這個人說。“你把那些有錢的女人拿一個譬如吧——她有許多的錢，那些一個都不是她賺的，但是她終生使用得快樂逍遙，呼奴使婢。但是她時時刻刻都知那大多數的人們——那些作工的人們——却受苦得要死了。爲免除她心裏的不安，於是她雇傭一些像你朋友那樣的人，那位博士，去對他們說教——或者在聖誕節的時候給他們一隻火雞。於是就可以免去她心頭的麻煩。你懂得嗎？”

“是的，”對方聲音很弱地說。“我懂得。”

“不然，”查理補充道，“拿那些居高位的貪官們講吧——我說的是那些男人，一個禮拜之中他

們有六天都在割人家的喉管，搶掠大衆，你看他們在禮拜日來一下子，把一張五元的票子丟在盤子裏；於是把全盤的賬都勾消了，這不是很便利的事情嗎？”

山秒爾想找些話來答復這些殘酷的譏諷。“我覺得這事情你講得太不公平了，”他抗議道。

“爲什麼不？”對方問道。

“第一層，像那樣的人絕不會到教堂裏去的”

查理向他愕視着。“什麼！”他大聲說道。

“不會的，”這孩子說。

“爲什麼不？”

“哦，他們爲什麼要去呢？并且他們也絕不得受歡迎——”

查理啾哧地笑了起來。“你可憐的山羊啊！”他大聲說道。“你到底在聖馬太堂裏做些什麼？”

“我是會吏的助手，”山秒爾莊重地說道。

“是的，”對方說道。“顯然地一個會吏的助手



是不大看得見聚會的。”

“我求你解釋一下，”這孩子停了一會說道。

“我簡直不曉得從那裏說起，”對方答道。“他們的鬼域技倆太多了。你曾注意到一個大肚子，生兜腮鬍子的小個子吧——他的樣子時時刻刻都像在嚼柿子一樣的？”

“你說的是海克曼嗎？”

“是的，就是那傢伙。他也是那教堂裏的一個柱石吧？”

“我想是的，”山秒爾說。“他是教區裏的執事之一。”

“以前你聽講過亨利·海克曼嗎？”

“我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律師；不過人家告訴我說他在照拂羅克曼家裏的產業。”

“是的，”查理說，“不過我想你還不知那是什麼意思吧？”

“不知道，”山秒爾說，“我不知道。”

“那就是說。”對方繼續說道，“他是老羅克曼

的股肱，并且那個老傢伙做了三十年的龔龔的事情，他件件都是參與了的。那也就是說他現在在管事，把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情待做的做完。”

一陣的停頓。“舉個例，是什麼呢？”山秒爾低聲問道。

“舉個例吧，就是政治，”對方說。“使貪官們失掉羅克曼的護庇。由政黨的領袖們提出正當的人物，再賄賂去選舉他們。上年他雖然費盡了心血，但是民主黨人終於得了勢；於是他不得不即刻去收買市議會了。”

“什麼！”這孩子恐慌地喘息地說。

“事情是千真萬確的，”查理笑了起來——“這兒有個獨立的水廠想設法闖了進來，於是民主黨就抵押給他們了。他們說這樁事情化了海克曼四萬五千洋錢。”

“你知道那事情嗎？”對方叫道。

“不知道嗎，山米？唉，這城裏的人個個都知道這事情，照牠的表面上講，這是一樁腐敗的偷竊”。

山秒爾向他愕視着。“這事情我不相信！”他大聲說道。

“胡說！”對方笑了起來。“各處你去打聽一下看！”隨後他又很快的補充道，“哦，你看這一點——你不是告訴過我說你認得畢里·芬蘭根——那位酒保嗎？”

“是的，我認識他。”

“好，那末，你就筆直到大本營裏去探聽探聽這個事情。他的經理約翰·喀拉罕，是監察中之一——他就是受了賄的。去問問芬蘭根看。”

“他肯講嗎？”山秒爾大聲說道。

“我想他一定要講的，”查理說。“若是你直接到他那兒去的話。這並不是什麼大了不得的秘密——全城把這個事情都在當笑談哩。”

山秒爾震撼得幾乎話都說不出來了。“你想文西博士知道這事情吧？”他叫道。

“若是他連這事也不知道的話，他還算知道得多麼？”就是對方的回答。

“教會中的一份子喇！”這孩子喘息地說。

“呵，吡！”對方笑了起來。“你太幼稚了，山米！教會與生意有什麼關係呢？哦，你看——還有老魏幹特哩——又是一位教區裏的執事！”

“你說的是格乃蒂絲姑娘的父親吧？”

“是的；老羅克曼的舅子。他也是一位產業的董事。你以為他是什麼詭詐都不知道的嗎？”

“他是一個改良派呀！”這孩子狂叫着。

“自然的！”查理笑了起來。“他在大學行畢業典禮的時候發表了一篇代表政府的言論；我想你在快報上一定讀到了的。然而在民主黨人得勢的時候，他的筆頭到處活動，並且和新總理斯萊特莉訂下許多條件；並且他們之進行得非常之順利和下年之又可以得勢的完全是由於他們的金錢了。”

“但是爲什麼呢？”山秒爾昏沉地問道。

“舉一件事情吧，”查理說，“因爲他在州立法部裏有人，去反對通過童工案。”

“童工案啦！”

“自然地。你知他爲這件事情苦鬥吧？他們要禁止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在紡織廠裏作工。

之遺傑克·潘伯東晉京完全是爲反對這條法案。”

山秒爾緊握着兩手地坐着。在他的前面就現出了小莎非施泰德曼的那副瘦削憔悴的面龐的幻象！“但是爲什麼他要叫兒童在他的廠裏呢？”他叫道。

“爲什麼？”查理反響道。“好天爺！因爲他可以少出點錢，叫他們多做一點工。你以爲他是爲他們的健康要他們在那裏的麼？”

很久的一陣停頓。這孩子正在與那極可怕的執着他的幽靈苦鬥。“我不相信他知道這樁事情”！他半自語地低聲說道。“我不相信這樁事情”！

“是誰？”對方問道。

“文西博士啦！”這孩子說。於是他陡然站了起來。“我要去問問他這事情，”他說。

“好，你去見他！”查理反響道。

“是的。他一定要告訴我的！”

查理哈哈地冷笑起來。“我不怕你！”他叫道。

“我此刻就去，”這孩子單純地說道；於是這位強盜高興得拍着他的大腿。

“去吧！”他呵呵地笑道。“去問他這個事情。轉身再來把情形告我。

## 二十一

“文西博士在用茶點，”應鈴而來的使女說。

“請你告訴他說我即刻就要見他，”山秒爾說。  
“有一點很要緊的事情。”

他進去在書齋裏坐下，於是博士就來了，現着焦灼的樣子，“是什麼事情？”他問道。

山秒爾帶着一副苦臉轉向着他。“博士，”他說，“我聽到了一樁很可怕的事情。”

“是什麼呢，山秒爾？”

“我簡直不曉得怎樣對你說，”這孩子說。“我認識一個人——一個極壞的人；我跑到他那兒去

勸了他一番，想叫他改邪歸正，把他引到教會裏來。他說這裏面也有壞人——就是在聖馬太堂裏面，文西博士！他把他們的姓名，他們的行爲都告訴了我！但是，博士，——我是不相信你曉得這些事情——而叫牠們長此作了下去的！”

對方驚張地望着他。“我親愛的孩子，”他說，“世間上的壞人多得很，我不能說件件我都知道”。

“唉，但是這是很怕人的，博士！你應該把這種事情弄個分曉——你不能讓這些壞人留在教會裏面。”

對方起身把他書房的門關上。以後就把他的椅子移到山秒爾的跟前。“現在，”他說，“是什麼事情？”

“就是魏幹特先生，”山秒爾說。

“魏幹特先生！”對方倉皇地叫道。

“是呀，文西博士。”

“他幹了些什麼？”

“你知道反對重工業的就是他嗎——和指定

州參議院的議員去做這樁事情的吧？’

博士向他愕視着。“童工案呀！”他喘息地說。  
“你說的就是那件事情嗎？”

“是的，文西博士，”山秒爾說。“你一定是不曉得那件事情的！”

“哦，我知道魏幹特先生是極反對那個議案的。他是公開地反對的。他是完全有權利做那件事情的，他不是的嗎？”

“但是他是指定議員去反對牠的啦，博士！”

“哦，我的孩子，魏幹特先生對於政治是很感興趣啦；所以他自然要用他的勢力了。爲什麼不呢？”

“但是，文西博士——這是一樁壞事啦！想想莎菲！”

“但是，我的孩子——我們不是在魏幹特先生家裏已經給莎菲找到了一個位置嗎？”

“是的，博士！但是還有許多別的人啦！想想在那怕人的工廠裏面的受苦和顛連！并且魏幹特給



的工資非常之低。他又是一個很有錢的人——若  
是他存心的時候，他很可以幫助一下那些兒童。”

“真地，山秒爾——”博士開始說。

但是這孩子看到他臉上那種不高興的綉紋，  
於是迅速地滔滔地說道。“那不過是一個開端哩！  
你聽我講！還是海克曼先生哩！”

“海克曼先生！”

“律師亨利·海克曼先生。他做的些事情還要  
壞哩——”

於是牧師陡然緊捏着他的手。“真的，山秒  
爾！”他叫道。“這種事情太多了！你真是太耐煩！”

“博士！”這孩子痛心地大聲說。

“我覺得，”博士繼續說道，“你應當好好地代  
我考慮一下子。你在這兒的待遇是很不壞的——  
你處處都在受優待。

“但是那與這事情有什麼關係呢？”對方狂叫  
道。

“你必須要記着你的地位。你完全是一個小孩

子，又是處在一個附屬的位置，來到我這兒談着我教堂裏執事們的閑話，實在是一樁與你不相宜的事情。

“一個附屬的位置！”山秒爾昏沉地反响道。“但是我的位置與這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與這事情大有關係哩，山秒爾。”

這孩子向他愕視着。“你不了解我！”他叫道。“做這事并不是爲的我自己！我也不是要提高我的位置！我是爲拯救教會設想！”

“你說的拯救教會是什麼意思？”

“哦，博士——你祇看一看！我去改善一個人；他嘲笑了我一頓。他死都不願意同教會發生關係，因爲有像海克曼先生這類的人在牠裏面。他說那完全是由於他們的金錢他們才免於敗露——他說——”

“海克曼先生做了什麼事情？”對方迅速地問道。

“他賄賂了市議會哩，先生！他賄賂牠去反對

用水案。」

文西博上從椅子上起身，開始神經的地在地板上踱着。“告訴我啦，博上！”山秒爾叫道。“請告訴我啦！你一定不曉得那件事情！”

博上陡然地轉向他。“我看你實在有點不識時務，”他說。“你來同我談海克曼先生的事情。你知道他是我的舅子嗎？”

山秒爾抓住他的椅背，驚異地望着他。“你的舅子！”他喘息地說。

“是的，”對方說。“他是我的老婆的唯一的兄弟。”

山秒爾驚詫得啞啞無言。但是博士還繼續在地板上踱着。“你看，”他說，“你簡直把我弄得進退維谷。”

“是的，”這孩子說。“我懂得，這是很怕人的。”但是隨後他又萬分焦急地滔滔地說道：“不過，博士，你是不曉得這事情。哦，我是信得過的——請你告訴我說你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這事情！”博士大聲叫道，“并且就是現在我都不知道這事情；這些謠言我自然是聽到了的。海克曼先生是一個很肯負責任的人，所以他的敵人是非常之多。未必凡是講關於他的事情我都要去相信嗎？”

“不是的，”山秒爾說，受驚的。“不過這件事情是個個人都曉得的。”

“個個人！”對方叫道。“個個人是那些人呢？誰告訴你的這件事情？”

“我——我不能夠講，”這孩子吃吃地說。

“你是怎麼曉得了這件事情的？”博士繼續地說。“他是那一類的人？他是一個好人嗎？”

“不是的，”山秒爾無力地說。“我想他不是的。”

“他是一個愛他的人，服務他人的人嗎？他是一個從不說謊——在有關你最親愛的朋友的事件中你能夠相信得過的人嗎？若是他告訴你說我是一個行賄的或光棍你也相信他麼？”

山秒爾不得不說查理·斯威夫特不是那一種的人。“文西博士，”他迅速地說，“我承認我錯了。我到你這兒來得太急了。我定要把這些事情弄個水落石出；若是牠們是真的，我就來給你證明牠們。若是假的，我就無臉祇好走了，并且永生都不再來麻煩你。”

山秒爾很謙卑地說了這話；但是在他的音調上仍帶着嚴肅的決心——這種音調博士也注意到了。“但是，山秒爾！”他抗議道。“你爲什麼——爲什麼要管這些閑事呢？”

“管這些閑事！”對方大聲說道。自然地，若是牠們是真的，我就不得不管。若是這些事情證實了的時候，未必你還要這些人留在你的教會裏面嗎？”

“我想不到，”博士莊重地說，“若是事情是太駭人聽聞的時候，我就有怎樣地一個處置。”

“不，”山秒爾答道，“你是對的，第一就是要找到牠們是否真的。”

於是山秒爾就告辭了。

他筆直到他的朋友芬蘭根那兒去。

“喂！”芬蘭根大聲說道。隨後就是，“我的事情怎麼樣了？”他大張着嘴地說。

“文西博士答應給你去謀，”就是這孩子的答覆。“不過現在我不預備談那一樁事。又有別的事情來了。”

他等着他的朋友去照護顧客，等顧客喝完了一杯啤酒告辭以後。他才把這酒保叫到一角。

“芬蘭根先生，”他說，“我要打聽一點很要緊的事情。”

“什麼事情？”對方問道。

“你曉得海克曼先生吧——律師亨利·海克曼？”

“他沒有在我的顧客之列，”芬蘭根說。“不過我見過他。”

“我聽他說在市議會裏面與反對用水案有關。他是不是的？”

“你可以以你的生命打賭他是的！”酒保帶冷笑地說。

“他收買議會的事情是實吧？”

“你可以以你的生命打賭這是實情！”

“喀拉罕先生也得了些錢是實吧。”

芬蘭根懷疑地望着對方“你講，”他說，“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你聽，”山秒爾莊重地說，“你知道海克曼先生是我那個教會中的一員。並且他是文西博士的舅子，所以這事情弄得更複雜了。文西博士聽到了三件這類的事體，你看這叫他多難堪。他不能讓這些作惡者逍遙法外。”

“噢！”對方說。“他預備怎麼辦？”

“我不知道，”山秒爾說，“那事情他還沒有告訴我。第一，你看，他要打聽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海克曼先生自然不肯講了。”

“不得，”芬蘭根說。“不得講的！”

“所以這事情就難於叫博士弄個分曉了。你看

——他是一個牧師，并且他遇的都是些好人，不過我告訴了他是我把這件事情給他弄個分曉。”

“我懂了，”芬蘭根說。

“我所想的，”這孩子說，“就是我能夠告訴他說這件事情是由一個得了錢的人親口講出來。我絕不得把他的姓名講出來——我可以立誓。你以為喀拉罕先生肯講這事情吧？”

酒保思索了一會兒。“你在這兒等一等，”他說。“這位經理就在那角落裏轉；或者那位博士須要的東西我可以代他弄來。”

於是山秒爾就坐下等候；過了幾分鐘，約翰·喀拉罕就來了。他是一個矮肥，紅臉的愛爾蘭人，性情溫善，面目和藹——完全不像山秒爾想像地那樣一個暴徒。

“你講，約翰，”芬蘭根。“這個孩子是曾在柏泰·羅克曼家裏做過事的；并且他還荐了一個姑娘在魏幹特家裏做事。”

“是這樣的呀！”喀拉罕說。



“你以為如何，”對方繼續說。“他聽到老亨利·海克曼講——他說你們這些人在用水案上摔了他的場。”

“往下講啦！”喀拉罕說。“他說過那話嗎？”

“他說過，”芬蘭根說，完全不給山秒爾以回答的機會。

“哦，”對方說，“他真是一個該死的騙子，並且他是知道這的。那完全是一個直接的約陳。與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以前有一個獨立的水廠要求特權——牠一定要僅僅地祇供給這城裏用水量的半數。每次我付我的水賬的時候，我就失悔我以前沒有繳得。但是畢竟我還是要佔些便利。”

“他說這事情花了他六萬，”芬蘭根說。

“或者，”對方說。“你真想不到政府裡得的是什麼。我所曉得的我們議會裏的十個人為這件事每人都祇得了兩千。”

一陣的停頓。山秒爾緊握着他的兩手傾聽着。

“是他親自交給你的嗎？”芬蘭根問道。

“誰，海克曼嗎？不是的，他是交給斯萊特莉的，斯萊特莉於是就從他的辦公室裏到這兒來。唉，他想脫身這個事情嗎？”

“不，不盡然。不過他把關於被捧上台的事情弄得烏煙瘴氣了。”

“是呀！”喀拉罕說。“我敢說！他已經得到了新的特權，他同羅克曼的產業從這個事情裏面每月又可以有將近萬數的收入。但是我的兩千在弄到手的那個禮拜就用光了——至於那些喝酒不給錢的賬還沒有算在裏面。當個監察，真是樁賄賂公行的事情，不是的嗎？”

“那時你爲什麼要幹這個事情呢？”山秒爾聲音微弱地說。

“以後我再不做這種事情了，小伙計，”沙隆的經理說。“在我的餘年我就做我尊貴的約翰，我想辦總行的。并且下次老亨利·海克曼若是再要做他那種齷齪事情的時候，就請他去找比我要得錢更多的人去做！”

於是尊貴的約翰又繼續討論着羅克曼菲爾的政治，把這個為生意上的利益而苦鬥的城市裏面那種無恥和怪狀的腐化情形都暴露了出來。所麻煩的顯然就是在人民開始反叛了——他們在各種不同方式之下已經被掠劫得厭倦了，他們要到投票局裏去尋求補救。但是屢次等他們把實行他們意志的新人物們選出來的時候，於是那些大人物們就跑了來把這些立法者收買了。上一屆又是各工會在搗亂；上一屆的三個監察都是勞工的領袖——“壞透了的東西，”喀拉罕是這樣地形容牠。

山秒爾傾聽着，他最後的一些幻象都依次撕得粉碎。每次新市政府成立的時候，就有一次普遍求寵的競爭；而這些競爭者又似乎都是山秒爾平日所聽到的那些聖馬太堂裏的虔誠和可敬的職員。還有教區裏另外的一位執事考梯士先生，每次禮拜日早上遞盤子的就是他，他的樣子神像奧林庇亞的Jove的一個雕像。他想在他的堆棧前面的邊道上堆箱子，於是他不得不到斯萊特莉那兒去

給他兩百塊錢。

“還有魏幹特先生哩！”陡然想到了他的身上，山秒爾於是大聲說道。“他是政府裏的後台老闆，這是真的嗎！”

“好天爺！”喀拉罕笑了起來。“那事情你是聽他講的吧？”

“別人告訴我的，”就是回答。

“哦，”對方說道，“這事實就是魏幹特在選舉之先受了 Cold feet，於是他跑到斯萊特莉那裏把這件事情規定了。那事情我是知道的，因為斯萊特莉告訴過我。我們把他瞞得乾乾淨淨的——我想若不是他的錢我們是一定插不進足。”

“我懂得了！”這孩子低語道。

“哦，他真是一個滑頭的怪物！”沙隆的經理笑了起來。“看看他新弄到手的那電車道九十九年的特權——以及同時他所想望的一切！以後再去聽他那改良的言論！這就是令我對於住在山上那班傢伙急得發瘋的事情。我們用他們的每一塊錢他

們都要賺一千塊錢轉去；但是他們都是一些出色的執袴子弟，在街上他們是絕不同我們這些低級的受賄者講話的。并且他們都是一些出類拔萃的公民和教會裏的柱石——這種事情令你很不安吧？”

“是呀，”山秒爾低聲說，“那正是這種事情之所賜。牠令我很不安！”

## 二十二

山秒爾現在有證據了；於是他轉身筆直到文西博士那兒去。“博士，”他說，“我可以把打聽到的事情告訴你，我是從一個得錢的人口裡聽來的這事情。”

“他是誰？”博士問道。

“那我不能告訴你，”這孩子說——“那樣未免太不公正了。不過你知道我是說實話的。并且這個人親口告訴我說海克曼先生把兩萬塊錢交給了民主黨的總理斯萊特莉，再經他的手交給那十位監

察去投票否決那一個公司的用水案。”

很長的一陣停頓；博士在他前面坐着愕視着他。“你要我怎麼辦呢？”他微弱地問道。

“我不知道，”山秒爾說。“未必要我告訴你什麼是對的嗎？”

又是一陣的停頓。

“我的孩子，”博士說，“我覺得這件事情太駭人了。海克曼先生是我女人的兄弟，並且她又非常之愛他。加之他又是我最要好的一位朋友——關於教會上一切生意事情我都是仰仗他。

“是的，”山秒爾說。“但是他賄賂了市議會呀。”

“這事情若是一張揚出去，一定是要鬧得聲名狼藉，”對方繼續說。“你想這叫聖馬太堂有何面目見天下人！”

“事情比這還更要糟哩，”這孩子說。“因為大眾聽到了這個故事，並且他們還說教會在庇護那些作惡者哩。”

“你想你給我加了一個什麼擔子！”牧師痛苦地叫道。“我自己家庭裏的一個人喲！”

“我也正是同樣地爲難，”山秒爾迅速地說。

“爲什麼難？”

“因爲魏幹特先生啦，先生。”

“什麼事？”

山秒爾本想說——“他快要當我的岳父了。”但是在最後的一刹那，某種的本能告訴他說這種事情最好是到了時機由格乃蒂絲姑娘自己去宣佈去。所以他改口說道，‘我是在爲莎菲着想。’

“那就完全不同了，”博士說；但是隨後他又重說着他的問題，“你要我怎麼辦呢？”

“實在地，我不知道！”這孩子抗議道。‘我正在摸索着去尋找什麼是對的，’

“但是你到我這兒來心裏總得有點意見啦！”對方焦灼地大聲說道。“你要我暴露我舅子的罪狀把他逐出教會嗎？”

“我想，”山秒爾莊重地說，“應該把他丟在牢

裏。但是我也不一定想要把他逐出教會——若是他肯悔過的時候。首先我想我們總得對他下一番的苦工。”

“拿嚇暴露他的罪狀的事情去恐嚇他嗎？”

“我告訴你，博士，”這孩子迅速地說，“關於這種事情我很下過一番苦心去思索過的；所以我覺得暴露與懲戒無論對於任何人都是沒有大的裨益的。那祇釀成痛苦與憎恨——并且你知道我們是不應該憎恨任何人的。

“唉！”博士輕快地說。

“這個關鍵就是在那已經作成了的壞事。那掠劫人民的行爲應該制止！以及那已經被偷去的什物！——讓我給你舉個例子。今天我遇見了那個同我一道來偷你屋的人；我才知他把你家裏的銀器拿走了一些。”

“是的，”對方說。

“但是這個人請我對於他的行爲一點都不要提，我就答應了他。我對於他的感想正如你對於你



的男子的一樣——我不忍宣佈他的罪狀和把他丟在牢裏。但是我向前面一想我就應該做一樁事情——我應該叫他把偷去的東西還了來！那才是對的，不是的嗎，博士？”

“是的，”文西博士即刻地說；“那是對的。”

“很好，這孩子說；“對於海克曼先生當是要一點了。他已經弄到手的那種使他和羅克曼的產業每月可以從大眾賺一萬塊錢的特權，他也就應該放棄了！他們自這種特權得來的每一塊錢都應該放棄！這是我對於這件事情整箇的意見——不是這樣，那就什麼事也都談不上了。對於賄賂和貪贓的事情你可以盡量地掩飾，但是除非是把偷來的錢歸還原主，你是什麼事情都做不成功的。”

一陣的停頓。“你懂得我的意思吧，博士？”山秒爾問道。

“是的。”就是答辭，“我懂得。”

“怎麼樣呢？”山秒爾說。

“這種事情是做不到的，”博士說。“他們是絕

不肯做的。”

“他們絕不嗎？”

“不。什麼話都勸不信他們的。”

“就是拿要宣佈他們的罪狀都恫嚇不住他們嗎？”

“就是那樣都不行。”

“把他們丟在牢裏也不行嗎？”

文西博士沒有回答。對方坐着等待。後來他陡然低聲地說道，“博士，我的意思是叫他們放棄牠。這事情我看得十分清楚——這是我的天職。他們應該放棄牠！”

又是一陣的沉寂。

“文西博士，”這孩子帶一種痛苦的聲音叫道，“你的確是說過要幫我的忙的啦！”

但是博士陡然地閉住了他的嘴。“沒有，山秒爾，”他說。“我並沒有！”

這孩子啞口無言地坐着。他的全身感到了一種棉軟。“你要把我一個人丟下吧？”他聲音微弱地

說。

對方沒有回答。

“我是不對的嗎？”這孩子狂叫道。“我說的不是實話嗎？”

“我不得而知，”博士答道。“這個問題叫我太難答覆。我祇知道這些事情不是在我的範圍之內的；我不願意去管牠們。”

“但是，博士，你是教會裏的代表呀！”

“是的，所以我就應該祇管教會裏面的事情”。

“但是人民之被掠劫未必不是教會裏面的事情嗎？”

沒有答覆。

“你還在行慈善啦！”山秒爾抗議道。“你還在假冒想設法幫助窮人啦！但是等我把許多事情拿到你面前的時候，你又說你不能够幫他們的忙

因為他們太多了。你對於這類的事情又不能講出一個所以然。但是這兒我對你證明了——我給你把人民之所以窮的原因證明了！他們是受了

人家的掠劫——受了人家的踐踏啦！他們自己的政府被人家偷走了，反被用來欺騙他們！而你却不肯吶喊一聲來幫助他們一下！”

“沒有我可做的事情呀，山秒爾！”牧師狂叫道。

“有的！有的！你是不肯去嘗試！你至少要收回你對於這些犯人的幫助！”

“我的幫助！”

“是呀，先生！你幫助了他們！你允許他們留在你的教會裡面，你還給他們以你的核准！你庇護他們，使他們免於人家的攻擊！若是異日我出去，去開人家的茅塞，一定是沒有一個肯聽我的話的，因為這些都是這樣受人尊敬的人物——因為他們都是教會裏的會員，並且又是你的親友！”

“山秒爾！”牧師大聲叫道。

“還更有甚的哩，先生！你拿他們的錢——你使教會依賴他們！這是你自己對我說的呀，先生！但是你把他們的錢又把給窮人——正是那些被掠

劫的人！你蒙蔽了他們——使他感恩不忘，而不自忘！你幫忙把他們羈絆在鎖鍊之中；這你明白吧，文西博士？——唉，這與你之爲這個目的而被雇來的正是一樣！”

文西博士激昂起來了。“真的，山秒爾！”他叫道。“你太過火了。這是不行的！再有關於這個事情多餘的一句話我也願意聽了！”

山秒爾心碎地坐着。“那末你是要拋棄我了！”他大聲說道。“你是要叫我一個人去做這種事情了。”

對方愕視着。“你預備怎麼辦？”他問道。

“第一，”山秒爾說，“我要去見這些人。我要給他們一個看清楚他們的錯誤的機會。”

“孩子呀！”博士叫道。“你真是發了瘋！”

“或者我是的，”就是答辭。“但是我何曾是得已？”

“至少，”對方大聲說道，“若是你要這樣做法，你一定要叫他們知道這不是我遣你去的，並且你

是沒有得着我的允許的。

好半天山秒爾都沒有回答這話。這好像是他的朋友從未說過的一句最無價值的話。這就是說文西博士是一個懦夫！

“不得的，先生，”他終於說了，“這事你儘管放心，我自己完全負責。我想我再沒有什麼理由來麻煩你了。”

說了那話，他就起身走了。

### 二十三

山秒爾離開文西博士以後，他的心頭又湧起了一陣孤寂之感。他又是孤零零地一個人了，並且整個的世界都在同他作對！

有一剎那他很想退避。他畢竟是一個孩子啊；是誰要叫他來反對這些聰敏偉大的人物呢？但是那像刺一般地鞭策着他的思潮——對於受苦和捱餓的人們的思潮——又湧了上來！在這種多困苦，多壓迫的世間活着，真是倒不如死了的痛快；這是

實情，他與其讓這些事情繼續了下去而無反抗，倒不如死了的乾淨。所以這兒是沒有退避的可能——除了他盡可能地去幹以外是別無旁途。

他應該從什麼地方着手呢？他想到了海克曼先生——他又是一個活動最無望的人物。山秒爾頭一次同他見面的時候就害怕他了。

後來他又想起了魏幹特先生；他應該從他着手嗎？這使他的心裏又想起了一件被冗繁的事情驅走了的事情。格乃蒂絲姑娘呀！她將如何接受這些事情呢？並且他知道了她父親的壞處以後，將作何感想呢？”

一種新的念頭湧上山秒爾的心頭。他為什麼不信任格乃蒂絲姑娘呢？她就是一個幫助他的人。她替他搗了莎菲的忙；並且她還答應替他去幫阿爾柏特少爺的忙。要知道與她親切的家庭有關的事情這當然是她的權利。關於她自己父親的一切，她一定知道什麼是最好的；至於如何地去接近他，他還得接受她的忠告。

於是他就跑到那兒去找莎菲。

“給格乃蒂絲姑娘講說我要見她，”他說：“并且有很緊要，很緊要的事情。”

於是莎菲去了，轉身來的時候就帶着他上樓。

“山秒爾，”他的天人說，“在下午你來見我是與你不利的。”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他說。“不過這是件極嚴重的事情，與我個人是完全無關的。”

“是什麼事情？”她問道。

“是你的父親，格乃蒂絲姑娘，”

“我的父親嗎？”

“是的，格乃蒂絲姑娘。話說來長哩。我從頭說起吧”

於是他把他走進教會和那執着他的狂熱的歷史，以及他如何勸人家反叛教會的情形講了出來；以後就是他如何遇見了一位壞人，他反對他的信仰，并且他還講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情。等他講到查理·斯威夫特談論她自己的父親的時候，山秒爾



就把那故事刪改了一番；但是格乃蒂絲姑娘硬要他把那事情全盤的都講了出來，並且她似乎以他沒有把細微末節講了出來爲憾。

“還有海克曼哩！”她高興地大聲說道。“我向來都曉得他是一個老流氓！他的事情我敢打賭你還沒有找到百分之一哩，山秒爾！”

山秒爾把在喀拉罕那裏的啟示也繼續告訴了她。

“你把那告訴了文西博士的嗎！”她受驚地叫道。

“是的，”他說。

“他說了些什麼？”

“這事情他一點也不管。所以都丟在我一個人身上了。”

“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格乃蒂絲姑娘，爲一樁事情，我想我定要見見你的父親。”

“見我的父親！”這位姑娘嘆息道。

“是的 格乃蒂絲姑娘。”

“爲什麼事情?”

“想叫他認識這些事情是多麼地壞。”

對方驚得睜起了眼睛望着他。“你的意思是，”她說道，“要去見我的父親，同他談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動嗎?”

“是啦，格乃蒂絲姑娘——除此以外我有什麼辦法呢?”

於是格乃蒂絲姑娘取出她的手帕，伏在棹子上，把她面部掩住。她是被或種的情緒征服了，這種情緒的性質是不得而知的。

這孩子自然是駭倒了。“格乃蒂絲姑娘!”他叫道。“你是在發我的氣吧?”

她聲音含糊地答道，“不是的，山秒爾——不是的!”

隨後她把頭抬了起來，她的面龐有點紅了。“去見他吧，山秒爾!”她說。

“你不在乎嗎?”他焦灼地叫道。

“不，一點也不在乎，”她說。“你筆直去，看你有什麼辦法沒有。他是一個極壞的俗人；若是你能把他的心腸說軟，那我們當然覺得這是再好也沒有了。”

“但是這對於我們的關係一點也不發生關係嗎？”他問道。

“對於我們的關係？”她重說道；以後就是。“一點也不。不過你自然要留意，這事情一點也不要告訴他。不要叫他知道了你認識我！”

“自然是不能的，格乃蒂絲姑娘。”

“告訴他說你是從教堂裏來的。并且這事情對他說的時候，話要說得好而且要結實，山秒爾——因為我深知你告訴我的事情他件件都是做了的，還有許多更糟的哩。”

“格乃蒂絲姑娘！”對方嘆息地說。

“不過記着，山秒爾，”她補充道。“隨後你就來把這事情的情節告訴我。或者我能告訴你第二步進行的方針。”

在彼此相望的時候，大家都沒有作聲。但後來因為情緒陡然的一種煥發。格乃蒂絲姑娘大聲說道，“山秒爾喲，你真是一個天使！”

於是她就哈哈地笑了起來；像飛鳥般地她很快地倒在他懷裏，用她的嘴唇觸着他的面龐。以後她就像閃電般地去了；祇剩得山秒爾一個人在那裏驚惶，

山秒爾於是就即刻動身到魏幹特先生的事務所裏去。但是還不等他走到橋上，魏幹特先生的汽車就在他的身邊馳了過去；於是他就轉身往他的家裏去。

這次他就走前門。“我是山秒爾·普里斯考特，從聖馬太堂裏來的，”他對侍從頭子講。“我有要緊的事情要見魏幹特先生。”

魏幹特先生坐在他書齋裏窗下的一把大圈椅上面。他的周圍盡都是他很費了一番心血收集來的書籍，是山秒爾從沒有見過的；但是在這種侈麗的房間中却充滿了深沉和古舊的寧靜。魏幹特先

生是一個身長而端莊的人，帶一種描寫不出的不可接近和拘謹的神情。

山秒爾緊捏着他的手，立刻就衝起鋒來。“我是山秒爾·普利斯考特，會吏的助手。”他說：“我有一件極嚴重，極嚴重的事情不得不對你講。”

“哦，”魏幹特先生說。

於是山秒爾重新把他如何被人家引入迷途，以後文西博士如何把他糾正了過來的事情講了一遍。講得非常之詳細，以令對方明瞭他的熱誠。後就講到他糾正人家和最後遇見查理·斯威夫特的事情。“但是這個人死心地不肯進教會，”他歸結起來地說，“爲的是有壞人在那裏面。”

對方帶着惶惑的興趣聽着。“這是些什麼人？”他問道。

“你自己就是一個，”山秒爾說。

魏幹特先生駭倒了。“我自己呀！”他大聲說道。“我做了些什麼？”

“祇講一樣事情吧，”山秒爾答道。“你叫兒童

在你的廠裏做工，并且你還指定州議員去反對童工案。另外還有一樁事情，你一邊發表言論以政治的改良者自居，一邊你却給斯萊特莉的錢，叫他給你許多的特權。”

在魏幹特先生換氣的時候，大家都守着沉寂。“小伙計，”他終於叫道，“這真是一樁很出奇的鹵莽！”

於是這孩子伸着兩膀，陡然向他走去。“魏幹特先生！”他叫道。“你在同我生氣嗎！但是我請你心腸不要太硬了！我是爲你自己的好處而來的！我之來是因爲死不下心知道了聖馬太堂裏的一個會員也作下了這一類的事情！”

好一陣魏幹特先生都是坐在那裏愕視着。“讓我問你一樁事情，”他說。“文西博上曉得這樁事情吧？”

“爲這件事情我首先就到文西博上那兒去過，”山秒爾答道。“但是他不管這件事。他說若是我到你這兒來的時候，我應該說清楚他是並沒有

贊成這件事情的。我是隨我自己的心思來的，先生。”

又是一陣的停頓。“你要同我生氣嗎？”山秒爾又叫道。

“不”對方說，“我絕不生氣的——因為你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並且你做的事情隨你自己都是莫明其妙的。”

“啊！”山秒爾說，

“你還很需要一點人生的學問，”對方補充說。

“但是，魏幹特先生，”這孩子大聲說道，“我所說的那些事情都是實情啦！”

“牠們好像是實情，”就是答辭。

“並且那些事情都是錯了的！”

“祇有你才覺得牠們是這樣的。那完全是因為你不大清楚這一類的事情。”

“你使你國家的政府腐化了，魏幹特先生！”

“我國家的政府裏面，如你所說的，有許多好敲詐人家的政治家，他們活在世間專門來掠奪我

所代表的生意哩。”

一陣的停頓。“你看，小伙計，”魏幹特先生說，“我一個人負了這樣多的責任——許多利益都要找我保護。這就猶之於我被一羣狼包圍了一樣。”

“但是同時，”山秒爾叫道，“自由政府變成什麼東西了？”

“我不知道，”對方答說。“我時常想到除非是人民改造，自由政府不久就會滅亡。”

“但是人民應該怎麼辦呢，先生？”

“他們應該選出一班誠實可與共事的人物來代替現在他們選的這班庸俗的沙隆的經理和昏誕的勞工的領袖才行。”

山秒爾思索了一會。“可與共事的人物，”他說——“但是你要做那一種的事情呢？”

“你是什麼意思？”對方問道。

“你跑到那些政治家那兒去弄一種特權，使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征收人民九十九年的稅。你以為那對人民是一件好事嗎？”



這話沒有得着答覆。

“在你所保護的財產之中，有幾多是像那樣賺得來的呢，先生？”

魏幹特先生的眉頭繃着一把。但是在看過山秒爾那副憂鬱面目的人，是沒有一個再能生氣的。

“小伙計，”他說。“我祇能再告訴你一遍，你是完全不懂世情。即令我退了出來，事情就可以兩樣了嗎？這些特權一定要落在別一羣人手裏——就是如此而已。這是資本的競爭。”

“資本的競爭，”這孩子反省地說道。“換句話說，這就是錢的競爭，你抓得到手就是你的！”

“你是可以像那樣說的，先生。”

“那麼你給你的那羣人得了一份，你的責任就算盡了啦！”

“是——我想就是那麼一回事。”

一陣的停頓。“我完全懂到了，”山秒爾低聲地說。“祇有一件事情我是不能明瞭的。”

“是什麼事？”

“爲什麼你要隸屬於教會裏的呢，先生？這種錢的競爭與耶穌的教訓有什麼關係呢？”

那時山秒爾知道他自己是太過火了，“真地，小伙計，”魏幹特先生說，“我不曉得儘談這些話有什麼用。”

“但是，先生，你玷辱了教會！”

“你少談這一類的話！”魏幹特先生嚴厲地說。“你以爲我好說話，你就放肆起來了吧，你簡直是忘掉了你的地位。”

“以前人家也曾以我的地位警告過我，”山秒爾帶一種受壓抑的聲音說，“但是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我的地位是什麼。”

“這是十分明顯的，”對方答道。“做你分內的事情，尊敬你的長上，少發生些意見。

“我看你一定要同我生氣了，”這孩子說，“我簡直不能叫你了解——我不過是想發現真理而已。我是想做正經的事情啦，魏幹特先生！”

“我想你是的，”對方開始說——

“我想知道，先生——是什麼叫別人成爲我的長上的？”

“那些比你年紀大，比你聰敏的人——”

“但是這也是年齡和智慧的關係嗎，魏幹特先生？我在阿爾伯特·羅克曼少爺那裏做事的時候，他的年紀並不比我大呀。然而他却是我的長上！”

“是的。”對方承認道——

“雖然是他過着那種壞生活，先生！”

“什麼！”

“是呀，魏幹特先生——他喝酒，他同下流女人一道混。然而他還是我的長上！”

“哼！”魏幹特先生說。

“這不完全是因爲他的錢多嗎？”山秒爾無情地問道。

魏幹特先生沒有回答。

“并且我的‘地位’不簡直是因爲我沒有錢嗎？”又沒有回答。

“然而，我看到了真理，我就該把牠說了出來！”

并且我怎能得到我應得的‘地位’呢？”

“真地，魏幹特先生漠然地說，“你自己去解決那個問題好了。”

“顯然地，若是錢這樣值錢的時候——我也應該跟着人家一道去抓錢去。”

“小伙計，”對方說，“我很替你擔心——你不在人世上受點打擊你是不得回頭的。你一定要像你找着人生的那樣子去接受牠。若是我們能夠隨心所欲的話，或者我們之中的好多人已經把牠變得不是現在的樣子了。但是你要找着人生是一場苦戰。牠是一場生存的競爭，那些生存的人們就是最適的人們——”

但是山秒爾陡然舉起他的手。“我謝謝你，魏幹特先生，”他莊重地說，“但是牠的那一部份我早已經過了。”

“你是什麼意思？”對方問道。

“我不能給你解釋，”他說，“你也絕不能了解我。我看你又是一個赫柏特·斯賓塞爾的同黨。不

過那也可以——祇是你爲什麼要隸屬在教會裏面呢？爲什麼你要假冒追隨着耶穌——”

但是魏幹特先生陡然站了起來。“這真是太多了，”他說。“我應該請你離開我這屋裏。”

“但是，先生！”山秒爾叫道。

“一句話也不許再說了！”對方大聲說道。“請你離開這屋裏！”

於是談話就告了一個段落。

## 二十四

山秒爾從早晨以來都沒有喫什麼東西，但是他一點也不感着饑餓。他是憂愁和絕望得無力了。在世間上遇到一個像魏幹特先生這樣冷酷，無情，和剛愎的人——那他真算是倒霉了。他覺得這人就好像一座罪惡的大礮台；除了望着他徒然忿忿而已以外他有什麼辦法呢？

他回到家裏，在門口就遇見了莎菲。“我想你要早點喫夜飯才行哩，山秒爾，”她說。

“爲什麼呢？”他索然地問道。

“你今天晚上在教會裏有事情哩！”

“是的，”他回憶地說，“晚上有教區的會議，我應該是要高興的。但是教會裏的工作我已經厭倦了。”

“厭倦了教會裏的工作！”這個小孩嘆息地說。  
“是的，”他說。於是對着這個驚慌的家人，他把這一天的事情告訴了她們。

莎菲聽得心驚胆寒。“你去見了魏幹特先生的呀！”她畏懼地叫道。“山秒爾喲，你真是勇敢！”

“他叫我離開他屋裏，”這孩子痛心地說道。  
“并且文西博士又同我翻了臉——我是完全無人幫助了。”

莎菲走到他面前把他摟住。“你有我們啦，山秒爾！”她大聲說道。“我們一定擁護你——未必我們的母親她不嗎？”

“是的，”施泰德曼夫人說——“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有什麼辦法呢？”

“并且你還有格乃蒂絲姑娘啦！”停了一忽莎菲這樣地叫道。

“格乃蒂絲姑娘喇！”他反响道。“她未必肯同我一道反對她的父親嗎？”

“她告訴過你說她愛你哩，山秒爾，”這個小孩說。“并且她知道你是對的。”

“我也要去看看她一趟，”山秒爾過了一下這樣地說。“我答應了我要去把情形告訴她的。”

“我也要去見見她哩！”對方插嘴道。“啊，我相信她一定是站在你這方面的！”  
一吃又一吃

這個小孩子的臉上興奮得緋紅；但是山秒爾望着她，這還是第一次地發現莎菲實在是好看。自從她在魏幹特家裏每天弄到一餐飯喫以來，現在她的面龐已經養得豐滿起來，并且也有了顏色。“你想格乃蒂絲姑娘會一定要幫助的吧，媽？”她叫道。

“我不曉得，”施泰德曼夫人懷疑似的說。“這太駭人了——我不懂爲什麼弄出這些事情的。”

“你以為山杪爾是做得對的吧！”這個小孩叫道。

“我——我想是的，”她答道，“不過也難說——這事情總怕要惹些麻煩。若是格乃蒂絲姑娘生了氣的時候，那你的位置就要掉了！”

“媽喇！”莎菲叫道。於是這兩個小人驚惶得面面相噓。這到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事情呢。

“他絕不要做這種事情，莎菲。”這孩子叫道。  
“你讓我個人去幹！”

“但是你為什麼要去犧牲一切呢？”莎菲答道。  
“這事若是你覺得是對的時候，未必在我就不對了嗎？”

“但是，莎菲！”施泰德曼夫人哭道。“若是你把這個位置弄掉了，那我們全家都要餓飯了！”

於是他們彼此愕然相視。“莎菲，”山杪爾說，“我禁止你對於這件事情發生任何關係！”

但是在他心裏他是曉得這話說了完全等於沒有說。施泰德曼夫人也是明白，並且她的臉已經駭



得發白。

這孩子忽忽地喫了幾口，就往教會裏去做事去了。但是他去的時候，並沒有舊日那種高興的心情。以前他做的這件事情簡直是主的工作；但是現在他完全是在服侍魏幹特家裏和海克曼家裏了——顯然地在這個世界上，無論你是怎樣地和在什麼地方工作，你都是服侍他們。

“你來遲了，”他到的時候，會吏老雅各布斯先生這樣地說。

“是，先生，”山杪爾說。

“文西博士留的話說叫你來了的時候就趕快去見他。”

這孩子心裏駭了一跳。莫不是博士有回心轉意了？“他在那裏？”他問道。

“在教區會議室裏，”對方說；於是這孩子就往那兒去了。

他剛進去，文西博士就跳了起來。“山杪爾”，他暴躁地叫道，“這事情不許再做了！”

“什麼事情啦，文西博士？”

“你的行爲太過火了，孩子——你簡直把我急瘋了！”

“現在我又做了什麼呢，先生？”

“我的舅子剛才在這兒大鬧了一場。你在會衆之中毀壞他的名譽！”

“但是，文西博士，”山杪爾詫異地叫道。“那類的事情我完全沒有做呀！”

“但是你一定做了的！人人都在談着這件事哩！”

“博士，”這孩子肅然地說，“你是弄錯了。我去見魏幹特先生，是我對你說過的。除那以外，這事情我對什麼人都沒有講過，除了剛才我對莎菲和施泰德曼夫人講了一下——哦，是的，”他趕快補充道——“還對格乃蒂絲姑娘講了的！”

“唉！”對方大聲說道，“可見還是你講的！格乃蒂絲姑娘是海克曼先生女兒的同事；那自然是她即刻就要去告訴她了。那自然她對她所認識的人

都要講了——明天整個的會衆一定要談着這事情的閑話了！”

“我很抱歉，先生。”

“你看你給我惹的麻煩！我坦白地對你講吧，山抄爾，這事情是連一分鐘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除非是預備拋棄你這些荒謬的觀念，並且好好地盡你爲會吏助手的天職，那你就必需離開這個教會。”

山抄爾惶恐地望着他。“離開這個教會！”他叫道。

“那是一定的！”對方宣言道。

“文西博士！”對方大聲說道。“你是要把我趕出教會嗎？”

“我一定的，先生！”

“但是，博士，你有權利做這種事情嗎？”

“權利嗎？爲什麼沒有？”

“你有權利取消我的工作。但是你未見得有權利把我趕出教會吧？”

“山杪爾，”牧師發急地叫道，“我不是這個教會的牧師嗎？”

“但是，博士，”山杪爾叫道，“這是上帝的教會呀！”

很長的一陣停頓。

後來，山杪爾又拾起了話頭。“告訴我，文西博士，”他說，“海克曼先生來見你的時候，他否認了沒有他曾犯這種罪呢？”

“我沒有問他，”對方答道。

“你沒有問他！”這孩子喪膽地大聲叫道。“你大概以為那不要緊吧？”

又是一陣的停頓。“我問過魏幹特先生，”山杪爾低聲地說道，“他承認他是有罪。”

“什麼！”對方叫道。

“他承認這事情——他整個的談話都是這事情的自供。他說大家都在做那種事情，因為那是賺錢的法門，並且大家都在想賺錢。他說這是競爭。後來我問他為什麼到耶穌的教會裏來的時候，他

就叫我走開。”

文西博士眉峯深鎖地聽着他講。“那麼現在你預備怎麼辦呢？”他問道。

“我不知道，先生，我想要暴露他的罪狀。”

“山杪爾，”牧師大聲說道，“在你一些狂妄的行爲中，你都一點也不念及我對於你的恩情嗎？”

“博士喲！”這孩子叫道，嚙然地握着他的兩手。“那類的話不要對我講好了！”

“我不說牠！”對方堅持說。“我救濟了你，幫助了你；你現在却叫我受這樣的罪！”

“博士，”山杪爾抗議道，“世間上的事情我什麼都願意去給你做——就是爲你去死也願意。不過你要叫我不忠於我的職責；那我怎麼辦得到呢？”

“你就從沒有想到比你聰敏的長者的判斷能力不比你高明些嗎？”

“但是這些事情是彰明較著的呀，先生！並且你從沒有回覆過我！你祇叫我不聲張！”

對方沒有答覆。

“我來你這兒的時候”山杪爾繼續說，“你教我的是愛和博愛——是犧牲自己和服侍他人。於是我就接受了你的話，先生——上帝可以作我的見證，我除了去應用你告訴我的話以外是什麼事情都沒有做的！我設法去幫助那些窮人和被壓迫者。但是我那裏曉得你是口是心非呢？”

“山杪爾，”對方抗議道，“你沒有權利說那話！我總是在盡我的力去做！我時常都在拿牠們說教。”

“是呀！”這孩子大聲說道，“但是你說的是些什麼教呢？你把這種實情對那些來你教堂的富人講過的嗎？你對他們說過了：‘你們是在劫掠窮人。你們釀成了這城裏的一切困頓——你們要把這種罪惡記在你們的心裏。並且你們還要停止這種罪惡和壓迫的行爲——你們應該把從人民得來的財富放棄！’的話嗎？沒有——你絕不會說那樣的話——你知道你是絕不會的！你懂得這個意思吧，文西博士——這就說是教會放棄了牠的使命！所以

不定在什麼無論如何是要有新教會產生之必要！因為這些事情是有的！並且在我們當中牠們是的，所以總得有點舉動才是！”

這孩子伸着兩手，興奮地跳上前去。“人民在餓飯呢！就是在我們這兒的週遭——在這羅克曼菲爾！他們是在餓飯！餓飯！餓飯！你知道嗎，文西博士！餓飯啦！”

博士激昂得握住他的兩手。“孩子，”他大聲說道，“這種事情是不能夠繼續下去的。我是再也忍不住了！”

“但是我怎麼辦呢，先生？”

“你要受我的指導。我再最後地問你一次，你願意放棄你這些狂妄的動作吧？”

“文西博士，”山秒爾叫道，“我不能！我不能！”

“那麼我就告訴你我們必需分手了。你一定要放下你的位置，離開這個教會。”

淚珠滾滾地湧到山秒爾的眼裏。“博士，”他發狂地叫道，“不要趕我出去吧！不要啊！我跪下求你

哩，先生！”

“我已經說過了，”對方說，緊握着他的兩手。

“但是想想你所做的事情！”這孩子抗議道。

“你是趕出去了你自己的靈魂！你是同真理反了臉哩！”

“我告訴你，你應走了！”博士大聲地說。

“但是想想這件事情！這就是說教會已經到了末日。因為你不懂——所以我要向你宣戰了！我要暴露你的罪狀！並且我一定要戰勝你，因為真理是與我同在——因為你把牠趕出去了！想想你把真理趕走以後，你還做些什麼事情！”

“這種話我再也受不住了！”文西博士狂叫道。

“你實在是發昏。我叫你走！我叫你走！現在就走！”

於是山杪爾轉身就走了，同時像心碎般地嗚咽着。

## 二十五

山杪爾衝到黑地裏去了。但是他絕不能一去



不返——他是決不能自信他是被人家把他和聖馬太堂永遠分離的。他轉身就往那教堂裏，兀立朝牠注視着，喉頭一壁抽噎得發哽。

在他等候的時候，他看見一輛汽車向邊門跟前駛進，以後就看見魏幹特先生出來走向裡面去了。他覺得這一眼就好像是給他當頭的一棒。這兒是一位自負的富人，大膽而逍遙法外的，居在高位；但是追求者的山杪爾却被逐諸戶外！

一陣反抗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燒起來。不行。不行——他們絕不能把他趕出去！他定要同他們苦鬥——他定要苦鬥到底。這個教會並不是他們的教會——是上帝的教會！所以他有權利隸屬於牠——並且還要在牠裏面說實話！

所以在教區會議剛把建築師繪的新看護室的圖樣討論完結的時候，就聽到一陣砰砰的敲門聲，於是山杪爾就走了進來，神色倉皇而屏息的。

“諸君！”他叫道。“我請你們聽我講幾句話！”

文西博士駭得跳了起來。“山杪爾·普利斯考

特！”他大聲叫道。

“我已經被逐出了教會！”山杪爾宣佈道。“這事情我是絕對不服的！我說的是實話，我絕不能叫聖馬太堂裏的作惡者說我默而不宣！”

海克曼先生跳了起來。“孩子，”他命令道，“離開這房間！”

“我決不離開這房間！”山杪爾吼道。“我請求教區會的同人聽我講幾句話，我有權利請求大家聽我的話！我講的是實話，完全是實話！”

“這孩子說的什麼呀？”另一個教區的執事問道。這就是漢默東先生，一位年青的律師，他那副悅人的面龐是山杪爾常常注意的。山杪爾看到他那副好奇與高興的神情，於是就跳到他跟前去了。

“在我的話未講以前，莫叫他們把我趕出去了！”他叫道。

“孩子！”海克曼先生大聲說道，“我叫你離開這個房間。”

“你把市議會腐化了！”山杪爾尖聲地叫道。

“你行賄叫牠去反對用水案！這是實話，并且你也知道這是實情，你不敢否認牠！”

海克曼先生臉上氣得發青。“這個謊真是扯得荒謬萬分！”他咆哮道。

“我是同一個得了錢的人談過的！”山杪爾說道。“十個監察你們給了兩千大洋。”

“這人是誰？”對方勃然地叫道。

“他的名字我不說的，”山杪爾說。“因為他信任我所以才告訴我。”

“阿哈！”對方笑道。“我統統都知道了！這是一個卑鄙的毀謗！”

“這是實情！”山杪爾抗議道。“文西博士，你知道我是在說實話的。并且我又何必無中生有呢？”

“我已經告訴過你，山杪爾，”文西博士大聲說道，“這個事情我是決定不管的。”

“教區執事的全人無論那一個我都可領他一道去同那個人談的！”這孩子宣稱道。“祇要是他想打聽這個事，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打聽得到的。哦，

魏幹特先生還親口對我講過說他爲請求那些特權還把斯萊特莉的錢的哩！”

於是魏幹特先生就答辯起來。“什麼！”他吼道。

“哦，自然是你告訴了我的！”山杪爾詫異地叫道。“不是今天下午你告訴我的嗎？”

“我并沒告訴你那樣的話！”那人說。

“你告訴我說人人都在做這種事情——并且這種事情也是不能不做。你叫這是資本的競爭哩！”

“我覺得這太苛刻了！”海克曼先生大聲地說。“離開這個房間啦，先生！”

“這城裏的窮人受苦得要死了！”山杪爾叫道。“并且他們是受人劫掠，受人壓迫。未必這些事情就是長此像這樣繼續嗎？”

“山杪爾，這裏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文西博士插嘴道。

“但是爲什麼不是呢，先生？這些罪人居這教

會裡會議的高位。他們把教會的面子在世間都灑盡了。這就是基督的教會啊，先生！”

“但是你這種做事的方法是不對的啦，孩子！”漢默東先生大聲地說——他覺得非常之驚訝，因為山杪爾不住眼地望他。

“爲什麼不？”山杪爾問道。“過去基督不是曾用鞭子把錢商從聖殿裏趕出去嗎？”

這是一句令人不安的話。在這話之後大家都沒有作聲，好像彼此都在等他的鄰人先說，

“我們不是受教要去效法基督的前例嗎，文西博士？”這孩子問道。

“話不是那樣說法，山杪爾，”這位慌張的博士說。“基督是上帝。我們斷難企及——”

“唉，這簡直是敷衍的話！”山杪爾熱情地插嘴道。“你說基督是上帝，於是你就好藉口不遵行他告訴你的一切！但是在像那樣一類的意識上我不相信他是上帝。他是一個像你我一樣的人！他是一個受苦捱餓的窮人！並且他那時代的富人鄙視他，

向他身上唾痰，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現在有一位新的教區裏的執事走進了這個競技場。這就是令人尊敬的考梯斯先生，他的像貌就像奧林庇亞 Jove 的一座雕像。“孩子，”他嚴厲地說道，“你既反對被逐出教會——但是你却盡是說的無信仰者的話。”

“即令我是一個無信仰者，考梯斯先生，”對方迅速地答道，“但是我並沒有給斯萊特莉兩百塊錢，好叫警察讓我把這城裏的邊道塞住。”

於是考梯斯先生就退出不再參加這個討論了。

“教會裏把耶穌趕出去了！”山杪爾乘着這混亂的形勢繼續說道。“這事情就是這教會裏有錢有勢的人做的。但是他對他們說的話比我從來所說的都要粗暴些。‘要受禍了，你這些訟師，法利賽人，和偽善者！’他說。你們也要受禍了，你們這些律師！——你這些長蟲，你這些蝮蛇的子孫，你們怎能逃得地獄的貶謫？”並且若是今天晚上他是在

這裏的話，他一定是站在我這邊——不過坐在這裏開會的一些有錢的作惡者一定又要趕他出去！你們已經把他趕出去了！你們閉耳不聞那些被壓迫者的呼聲——你們嘲笑正義與真理！你們每天都是把他重新釘在十字架上！”

“這太苛刻了！”海克曼先生叫道。“這是灑神！”

“這話趕快不要說了，”魏幹特先生揮嘴道。山杪爾知道魏幹特先生說話的時候，他是要人服從他的。

“那麼這兒是沒有人聽我的話了？”他大聲說道。“漢默東先生，未必你也不幫助我嗎？”

“你預備要我們怎麼辦？”漢默東先生問道。

“我要教區的執事團檢舉這個案子。我要你們打聽一下看聖馬太堂的會員令羅克曼菲爾政府腐化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若是是真的時候，我要你們把這些人逐出教會！他們在教會裏是沒有地方的，先生！時時都在打主意賺人家的錢的人們

嘯！像魏幹特對我那樣公開宣佈爲賺錢所以必需賄賂立法者的人們嘯！就是這一類的人辱沒了教會，拖連得牠不能執行牠的使命。他們就是那教會存在世間要與他們苦鬥的仇敵——”

“未必我們在這兒是聽這孩子說教的嗎？”海克曼先生怒吼道。

“山杪爾，離開這個房間，”文西博士命令道。

“那麼這兒是沒有人幫助我的了？”

“我告訴你，你的行爲像這個樣子是什麼都做不成功的。離開這個房間！”

“那也很好，”這孩子狂叫道，“我一定走。不過我告訴你我不苦鬥一番是不得放手的。我一定要暴露你們，並且要對世人宣佈你們的罪狀！讓世人知道你們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鄙夫和偽善者，對於你們的信托沒有信仰！搶掠大眾的土匪！國家的腐化份子！”

“滾出去，你年青的匪類！”海克曼向前作恫嚇勢地吼道。



於是這孩子怒不可遏地手指筆直地指到他的面上。“你，亨利·海克曼喇！”他叫道。“你在他們之中是最壞的一個！你，這偉大的律師——這出衆的政治家喇！我是出身在最下層社會之間——我是與沙隆的經理，犯人，稅吏，淫婦以及小偷們同在——但是我從沒有遇到像你這樣冷酷無情的人！你是一個基督教徒——你或者就是那個唾耶穌的面的羅馬士兵！”

放了起身炮以後山杪爾就轉身出去，對着這位大律師砰擊一聲地把門關上。

爲消他的憂憤，山杪爾在羅克曼菲爾的各街上至少徘徊的有兩個鐘頭。然後他才回家，令他驚異的就是這大半天莎菲·施泰德曼都在等着他。

她聲息全無地聽着他這晚上冒險的故事。後來她說道，“我也沒法去做了點事情哩。”

“你做什麼事？”他問道。

“我去見了小伊塞爾的，”她答道。

“伊塞爾·文西呀！”他喘息地說。

“是的，”她說。“她是你的朋友，你是知道的；我去是請她求她的父親不要趕你出去。”

“結果是怎麼樣？”

“她哭了，”莎菲說。“她非常地不快活。她說她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並且除非是她的父親重新把你招轉來她的心裏是不得安穩的。”

“你的意思不是那樣的吧！”山杪爾驚訝地叫道。

“是的，山杪爾；不過後來她的母親來了。”

“哦！以後怎麼樣？”

“她說我的壞話！她對我很生氣。她說我沒有權利把人家造她舅舅的謠言充滿這孩子的心靈。並且她不聽我講——她就把我趕出門來了。”

很長的一陣沉寂。“我想我過去連一點有益的事情都沒有做得，”莎菲低聲地說。“今後我們要憑我們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了。”

那一夜山杪爾一眼都沒有睜。始而他躺在那裏心裏七上八下地想着會衆大會。繼而他又想起了格乃蒂絲姑娘，並且他預備對她講些什麼。這樁事情在他的血流中間燃燒起來了，所以天上有一線曙光的時候，他就起身往外邊去散步

在他所有的冒險中，他的情感都混淆的有他對於她的愛的興奮在裏面。山杪爾簡直不曉得將他自己怎樣安排。在他以前的生命中他是從沒有吻過女人——但是現在慾望是蘇醒了，並且從他心靈的深處那種萬沒有料到的情緒泛濫起來，將他捲起走了。他是憧憬和恐佈的口中食。他在一陣狂喜之後，隨後又浸沈在憂鬱裏面。他很想見見她，但是旁的事情又佔住了身子，他真是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受這樣的折磨。

剛要生愛的時候那是再好不過的。但是等像格乃蒂絲姑娘這樣一個舉世無雙，不可接近，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人物一旦把愛給與的時候喇！

在各街衢徘徊了幾個鐘頭以後，他被招去見

她。她帶着滿面的熱烈的好奇心走到他跟前，叫道，“把事情統統都講給我聽吧！”

她傾聽着，幾乎驚訝得口無一言。“你把那對我的父親講了的呀！”她大聲重復地說道。“并且還對海克曼先生講了的呀！并且還對考梯斯先生講了的呀！山杪爾！山杪爾！”

“這是實情哩。格乃蒂絲姑娘，”他堅持地說。

“是的，”她說——“不過——對他們講啊！”

“他們把我趕出了教會，”他繼續說。“他們有權利做那樣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她答道。“唉，這如何是好哩！”

“那麼現在你預備怎麼辦呢？”過了一忽她又問道。

“我不知道。我同你磋商這件事情。”

“但是你心裏怎麼辦呢？”

“我應該對人民暴露他們的罪惡。”

格乃蒂絲姑娘向他瞟了一眼。“哦，不行，山杪爾，”她說——“你千萬不要那樣做！”

“爲什麼不，格乃蒂絲姑娘？”

“因爲——那不行。”

“但是格乃蒂絲姑娘——”

“那是不合適的，山杪爾。還是照你的舊章，在私人談話中同人家談談那還比較有効力些。”

“但是那裏還有旁人可談呢？”

“哦，我不知道。我們總得考慮一下。”

“我就是同你的父親和海克曼先生商量的，格乃蒂絲姑娘。但是他們死也不肯再聽我講！”

“或者不。不過你看事情你已經做了許多了！”

“我做了些什麼？”

“想想你弄得他們多麼難以爲情！”

“但是那有什麼關係呢，格乃蒂絲姑娘？你未必沒有看到他們賺來的錢還是在他們手裏嗎？”

一陣的停頓。“我常常都在想着這件事情，”山杪爾莊重地說道。“我既負了這個重担，我就應該把牠挑着。我不能不看着這件事情告一個段落。不過我怕這事情一定是令你很痛苦的。你或者覺得

你不能同我結婚。”

這幾句話把格乃蒂絲姑娘駭了一大跳。她驚惶地望着他。“同你結婚！”她喘息地說。

“是的，”他說；後來看到她臉上的神情他就住嘴了。

“同你結婚。”她又喫力地說道。

在彼此相望的時候，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陣的沉寂。

“啊，山杪爾！”她大聲說道。

“格乃蒂絲姑娘，”他低聲說道，“你告訴過我說你愛我的啦。”

“是的，”她說，“但是的確地——”後來她陡然咬牙切齒地大聲說道，“這已經是過去得很遠了！”

“格乃蒂絲姑娘！”他叫道。

“山杪爾，”她說，過去我們簡直是兩個壞孩子；但是今後我們再不要這樣做了。”

這孩子驚訝得喘了一口氣。

“我真沒有想到你對我這種的認真，”她繼續說道。“這事對我未免太不公平了。”

“那麼——那麼你是不愛我了！”他喫力地說。

“呃，或者，”她答道，“我怎麼能講呢？但是愛并不一定要結婚啦，山秒爾。”

他無言地望着她。

“過去我以為我們彼此都是在開心；並且我以為你了解這一層。這是太不智了，或者——”

“彼此都是在開心！”這孩子低語道，他的聲音幾乎小得聽不清了。

“你對於什麼事情都是這樣認真得怕人，”她抗議道。“真地，我想你並沒有任何權利——”

“格乃蒂絲姑娘！”他陡然很痛苦地叫道；於是她受驚的住了嘴，望着他。

“你知道你對我做的事情嗎？”他大聲說道。

“山秒爾，”她聲音發顫地說，“我是很受驚和心亂的。這類的事情我從沒有想到；你應該趁早住嘴，不要鬧得太遲了。”

“但是我愛你呀！”他神經半帶錯亂地叫道。

“是的，”她很激昂地說——“那是你的盛意。不過有些事情你必需記着——”

“你——你讓我把你擁抱一下吧，格乃蒂絲姑娘！你讓我想你也是這樣的！呃，一個男子漢是幹什麼的呢？過去我怎麼能夠明瞭牠呢？以前我從沒有愛過一個女人。但是你——你把我引上了——”

“山秒爾，你不應該像這樣講！”她插嘴道。“我不能聽你的了。這是一個誤解 你應該把牠統統都忘掉。你應該走開些，我們下次不要再會面了。”

“格乃蒂絲姑娘！”他恐慌地叫道。

“唔，”她大聲說道，“你應該走——”

“你預備趕我出去嗎！”他喫力地說。“啊，你怎麼能夠說這樣的話？啊，想想你對我做的事情吧！”

“山秒爾，”少女勃然地抗議道——“你這種行爲實在是荒唐得很！你沒有權利像這樣繼續做了下去。你從來就沒有任何權利去——去想這類的事



情。你怎麼能够像這樣地忘記了你的地位？”

他就像捱了一鞭似地駭了一跳，“我的地位！”  
他喘息地說。

“是的，”她說。

“我懂得了，我懂得了！”她信口說道。“又是我的‘地位’了，事實上是由於我沒有錢！”

“呃，山秒爾！”她大聲說道。“說的什麼呀！并不是——”

“就是那，完全是那！除了那什麼都不是的！就因為我是一個窮小子，自己不能幫助自己！過去你告訴我說你愛我，我相信了你。你生得是這樣的美麗，所以我以為你的心術一定是很好的！呃，我簡直對你崇拜得五體投地。我願為你做世間一切的事情——我願為你而死！整天地我都在想念着你——我把你織<sup>織</sup>在那盡善盡美的夢中！但是現在——現在——你却說你是同我開心的！把我當作你個人的娛樂——這正如你對其他的窮人一樣！”

“山秒爾！”她喘息地說。

“正如你的父親對他廠裏的小孩一樣！正如你的老表對他所誘惑的窮人家的姑娘一樣！正如你對你生平所接觸到的一切事物一樣！”

少女的臉氣得緋紅。“你怎麼敢對我像那樣講的呀？”她叫道。

“我敢對任何人說實話！那就是關於你的實情！你像他們其餘的一樣——你那階級的人員一樣。你們都是些寄生蟲——吸血鬼——狼吞虎嚥他人的生命！並且你是一個最壞的，因為你是一個女人！你生得好看，你應該是如我想像你的一切！但是你把你的美當陷阱用了——你用牠陷害男人們的生命——”

“住嘴，山秒爾！”

“我偏不住嘴！你必需聽我講！你慢慢地把我引誘上——你要用我使你娛樂，你要看我作些什麼。但是你從沒有想到我，或是我的權利，或是你或者會給我的傷害！現在你是厭倦我了——你就叫我把牠告一個結束！你告訴了我我的‘地位！’未

必我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是你娛樂的嗎？未必那些工人就祇是省你的麻煩，使你常常都是標緻幸福的嗎？未必那兒童都是給你織布做衣服穿的嗎？但是——講報償他們消耗了的生命，他們的勞力與痛苦，你做了些什麼呢？”

“山秒爾·普利斯考特！”這位受辱的少女叫道。“這種話再多一句我也不願聽了！”

“是的，那正是你父親所說的！並且是你老表所說的！並且是你們的牧師所說的！並且你可以叫侍從頭目來趕我出去——但是讓我告訴你事情這樣是決定下不了場的。我們總要想法子認識你！人民絕不會長此做你的奴隸——他們絕不得畏此犧牲他們的性命來使你安閒奢侈！你是生在豪富之家——自你下地的第一點鐘，你所需要世間的一切你家裏都有。你覺得永遠都是這樣不變的吧！但是讓我告訴你，在下層羣衆方面并不是這樣的！我們已經被人家掠劫唾棄得厭倦了！我們要奮鬥！我們不願意永遠捱餓和受折磨！”

後來在他冷嘲熱罵的聲中，山秒爾住了嘴，眼睛裏帶着恐慌的神氣望着——才知道他是在同格乃蒂絲姑娘講話！於是他陡然抽噎起來；他把手蒙着面，流起淚來，於是就轉身衝出這房間了。

他急得神經錯亂的走下街上，像個趕張了的獸一般，到處找藏身之處。他向前跑的時候，他扯出了他貼身帶的那幾張退了色的照片，把牠們撕得粉碎，拋向空中去了。

## 二十七

那天晚上莎菲回來的時候，山秒爾已經鎮靜了。他把這個故事聲音一點也不顫地告訴她。並且這是很滿意的，因為他並沒有料到這個小孩聽到這段消息會這樣傷心的。格乃蒂絲姑娘還是山秒爾最後的一個錯覺啊；但是她却是莎菲有生以來唯一的一個。這個小孩是一向即覺得能給她做事是非常高興的；但是現在一聽到她對待山秒爾的情形，她幾乎急糊塗了。

她的急躁倒把山秒爾駭住了。“你聽我講，莎菲，”他說，一壁用手摟住她。“我們不應該忘記了我們的天職！”

“我絕不能再回到那兒去了！”這個小孩發狂地大聲說道。“我死都不願再見她的面！”

“我並不是那個意思，”對方趕忙說——想挽回她的心思。“不過你應當要記清我所做的事情；并且你還要幫助我。”

他繼續把他佔有聖馬太堂的鬥爭計劃告訴她。“不過我們不要做得刻毒了，”他說；“若是我們在盛怒之下作事，事情一定是要作壞的。”

“但是你又怎能得已？”她叫道。

“實在是不容易，”山秒爾說；“不過我總得同我自己苦鬥一番。我們不應該憎恨這些人。他們雖然對我們作下了壞事，但是他們自己還是不知道的——他們同我們都是一樣的可憐人。”

“但是他們是些自私自利的壞人哩！”小孩大聲說道。

“這事我也想到了的，”他說。“我在街上轉了一整天，都是想的這個事情。不過我覺得除了可憐他們以外是什麼都談不上的。他們做的事情雖然對不起我，但是比起他們做的對不起他們自己的事情，簡直是算不得什麼事了。”

“啊，山秒爾，你太老好了！”莎菲大聲地說；但是他畏縮起來——因為那是格乃蒂絲姑娘對他講的一句話。

“這事情由我自己來安排，”他解釋道。“我不得不進行同他們鬥爭，我并且深信這不僅是發洩自己的怨氣。”

“你預備怎麼辦呢？”莎菲問道。

“我預備在教會的大聚會裏把這些事情提出。若是他們不理的時候，我就預備對人民提出。”

“但是怎樣提出呢 山秒爾？”

“我預備 招集一個會。看，這我已經寫好了。”

於是他從他衣袋裏掏出了一片紙，上面他用

大字印着下面的話：

## 聖馬太堂的會員啊！

“教會腐化了！教區裏的執事公然賄賂起本市的政府。他們掠劫人民。教區的執事團拒辭我講演，並且把我逐出了教會。所以我訴之於大會。下禮拜三晚八句鐘時，我定在教堂對面空場上招集開會，將我所知道的報告大家。

山秒爾·普利斯考特。”

“你預備把這個東西怎麼辦呢？”莎菲詫異地問道。

“我預備把牠印在小紙條上，等明天早晨大家從教堂裏出來的時候，我就把牠發給他們。”

“啊，山秒爾！”小孩喘息地說。

“這事情我是必需做的，”他說。

“但是，山秒爾，人人都要來哩——全城的人都要來哩。”

“那我就沒有辦法，”他答道。“我既無力租一個會場；他們又不許我在教堂裏講話。”

“但是你這怎麼能印得這樣急呢？”

“我不曉得，”他說。“我總得找個人。”

莎菲陡然高興得拍起手來。“啊，這樁事情我恰恰曉得！”她叫道。“傅里得里希·布雷默有一架印刷機哩！”

“什麼！”

“是的。他的父親常常都在印東西。他們一定要告訴我們的。”

於是這兩個孩子飯也顧不得喫就匆匆地往布雷默家裏去了；當山秒爾講他的話的時候，母親和父親以及所有的孩子都坐在那裏驚奇地傾聽。傅里得里希聽得非常興奮；老約翰的紅臉變得分外發紅。

“上帝先生喲！”他叫道。“當年我也像那樣鬧過一次！”

“那麼你可以幫忙把牠們給我印出來吧？”山



秒爾問道。

“一定的！”對方答道。“我親自來印。我加入公社是做什麼的？”

於是全家都往頂樓上去了，把那架小印刷機從廢物堆裏拖了出來。“牠是我自己用的，”老地毯設計師說。“不過我到這兒以後，他們下了我一個警告，於是我就不敢了。幾乎有兩年我連本地的開會都沒有參加過。”

“爲什麼。”山秒爾問道。

“我是一個××主義者，”布雷默先生解釋道。

山秒爾駭了一跳。他是不是應該接收主義者的幫助呢？

但是在這個時候傅里得里希已經把鉛字清理好了，他的父親檢閱着他的底稿。“你應該把牠多寫幾段，”他說；“并且要緊張一點。好讓大家去讀。”

“他們一定要讀的！”傅里得里希肅然地說。

“我們怎樣印法呢？”父親問道；於是孩子們跑

到樓下拿了些寫字的紙同一堆棕色的包皮紙上來。他們坐在地板上把紙摺好了以後又去切，傅里得里希就在那裏排字。這就是山秒爾第一次宣言印刷的經過。

“你能講演吧？”布雷默夫人問道。“你不害怕嗎？”

山秒爾莊重地答道：“我並不是這樣想法。我要想我怎樣去措辭。”

到了深夜這兩個孩子才帶了三百份包裹好了的革命文件回家；並且因為他們全副的精神都灌注在事情上面，所以他們把格乃蒂絲姑娘完全忘在九霄雲外！

後來等他想去睡眠的時候，她的影像又回到他的面前來了，他一切枯萎了的希望都爬起來奚落他！他是多麼傻啊！他一切的幻想他現在覺得完全都是瘋狂！於是他又過了一個無眠之夜，到了天亮的時候他才昏昏的睡去。

他祇得靜靜地等到十一點鐘，教堂裏做禮拜

的時候。莎菲要跟他一路去，好有禍同當，但是他不同意這一點。他的宣言是分配不夠的，不過他可以接近他們，講給他們聽！

所以在禮拜做完之前一個鐘頭，他就在街對過站定，他的心狂跳着。這應該講一講，他這時的心情就像投炸彈的人和刺客一樣。因為天氣晴和，教堂的門敞着，所以他可以聽得見文西博士那噙噙的聲音。風琴的聲音喚起了他的眼淚——他愛風琴，但是現在人家不許他聽了！

禮拜終於做完了；唱詩班的聲音歇了下來，於是刺客取着攻勢移向前去。隨後會衆的第一個——奧林庇亞的考梯斯先生來了！

“你拿一份吧，先生？”山杪爾驚慌地說，那時考梯斯先生正在用手帕揩他前額，駭得像見了鬼似的。

“孩子，你在做什麼？”他叫道！但是跑起走了，想把那些紙條子分散給那些從那兩道門裏出來的人。

他說這事情會弄得人人都要曉得的話實在是不錯。大家接着紙條讀了以後，彼此都駐足愕然而視，朗朗而談，於是教堂的各門都塞住了。在分發這二十張出去的時候，好多會員已經恢復了他們的機智，於是就企圖來干涉。

“這事太刻毒了！”考梯斯先生叫道，並且想抓住山杪爾的膀子；但是這孩子掙脫身以後，就跑着轉了角，因為那裏有一羣人從邊門裏出來。

“拿一份！”他大聲說道。“把牠往前遞！讓人人都知道！”於是他又分散出去了二十多張。後來爲防範考梯斯先生和其他教區的執事起見，他又沿着前面跑，並且還繞着這很快就集攏的人羣，無論什麼地方祇要是有一隻手伸出來，他就給他幾張傳單。“每人都給一份！”他尖着喉嚨重複地叫道。“作惡者應該逐出教會！”

那時在人羣中漢默東先生紅着臉，呼吸全無擁向前來。“山杪爾！”他叫道，一躍抓住他，“這是不能繼續下去的！”

“但是這一定要繼續下去！”這孩子答道。“讓我走！放你的手呀！”於是他提起嗓子亂叫起來。“基督的教會裏出了賊了！”

在這扭打的時候，傳單散得遍地都是；於是漢默東先生俯身去拾牠們。山杪爾盡力地抓了一些，又跑到邊門那裏去了，因為那裏有許多人想看牠。於是他把他最後的一點也都分發出去了。但是為那些繼續出來的人們的利益起見，他舉着手喊道：“教會的執事中有的人賄賂了羅克曼菲爾的市議會！我要在禮拜三晚上在街對過招集的會裏暴露他們的罪狀！”後來為躲避一個來抓他的橫暴的教會的會員，他轉身像鹿一般地向街下跑去。

他訴諸會衆大會的計劃算是實行了！

## 二十八

山杪爾呼吸都沒有的跑回家去告訴莎菲；不一會兒布雷默家裡的人來了，因為這一幕他們是站在老遠就看到了的。於是這個驚魂動魄的故事

統統都講給他們聽了。

隨後約翰說了一件新奇的事情。“要開那會”，他說，“你應該去弄一個允許證。”

“允許證！”山杪爾大聲說道，“向那個弄呢？”

“向警察弄，”對方答道。“你在街上一切的集會都要要牠。”

“到那裏去弄呢？”

“我想是在警察局裡吧。”

山杪爾本不想到警察局裏去的，因為他知道這是不大好的；但是爲了他的主義他不得不入虎穴。於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動身出去。有施泰德曼夫人幫他的忙，所以他把莎菲說服了，叫她依然回到魏幹特家裏去，他和她同了一段路。

坐在寫字台前的是一個新中上，一個愛爾蘭人。“請問，先生，”這孩子說，“允許證是在這裏領的嗎？”

“爲什麼事？”對方問道。

“在街上開一個會，先生。”

“那一種的會?”

“哦，我有點事情要對民衆講，先生。”

“有點事情要對民衆講呀!”對方反響道；後來，陡然地，“你叫什麼名字?”

“山杪爾·普利斯考特，先生。”

於是中士把他的眼睛睜得多大。“啊!”他說。  
“你就是那個傢伙!”

“你說的什麼?”山杪爾問道。

“局長要見你，”對方答道。

於是山杪爾就被護擁到私室裏去，紅臉大肥子的麥克客萊局長坐在那兒的寫字台前。他一見了山杪爾就跳了起來。“哦，你來了!”他叫道。

他對中士說道，“你下去。”等那人把門關了以後，他大步走到山杪爾的跟前，用指頭指着他的臉。“小伙計，”他叫道，“你答應我離開這個城的呢!”

“沒有!”這孩子大聲叫道。

“什麼?”對方吼道。

沒有，先生！那是查理·斯威夫特答應你的！”

“那麼你答應的是什麼呢？”

“我答應的是不把——不把阿爾柏特少爺的事情對任何人講，先生。並且我沒有對任何人講呀。”

“我叫查理·斯威夫特引你離開這個城的。你爲什麼不走？”

“他並沒有——”於是山杪爾就住嘴了。因爲他答應過查理不講他的事情的。

“往下講！”局長叫道。

“我——我不能講，”他吃吃地說。

“什麼？”對方大聲說道。“什麼事情你還想瞞我嗎？你以爲我不知道他還是在這城裏；並且你倆一道做生意的事情嗎？”

“沒有——沒有！”山杪爾恐慌地叫道。

“你不能騙我！”局長威嚇道。“我曉得你是一個無賴漢！”

他站在那裏把這孩子望了半天。“你還有膽子



到這兒來啊！”他叫道。“你到底要什麼？”

“我——我要開個會，先生。”

“是誰給你的允許證叫你在這個城裏搗亂的？”

“還沒有人給我哩，”山杪爾答道。“我就是爲這事情來的。”

“你不要同我開心了！”局長怒叱道。但是山杪爾並沒有存心同任何人開心——他全身都在發抖。這位人物就像個大佛般地下臨着他，並且他的紅臉還加上怒容滿面。

“現在看這裏，小伙計！”他繼續地說。“直截了當地給你講。你千萬別想在羅克曼菲爾弄到演講允許證！你知道嗎？”

“是的，先生。”

“并且還給你講，你千萬不要演什麼講。你知道嗎？”

“但是——但是——”這孩子喘息着。

麥克客萊搖着手，他的手幾乎搖得打到山杪

爾的鼻子，“你千萬不要演講什麼！你千萬不要在街上講，也不要在这城裏任何別的地方講！你頂好是把牠放在你腦袋子裏面想一想，給你自已省點麻煩。若是我聽到你在街上散什麼傳單的時候——那你就喫苦瓜子了——就是這，小伙計！你知道嗎？”

“我知道，”山杪爾喘息地說。

“那很好，”局長說，“若是你聽我的忠告，你就搭第一班的火車離開羅克曼菲爾，永不要再在這裏露頭面。好，你去！”

於是山杪爾出去，駭得啞口無言地走下街上。那麼他們是叫警察在防備他了！

自然他是要演講的。他不能讓那樣的一點事情就把他攔住了。但是他即刻看到事情是多樣的複雜——若是警察在他把話講清楚以前就來制止他，那他們算是把他全部的計劃都破壞了。

這事情他應該同別人商量一下；於是他即刻就往地毯廠裏去，找到布雷默氏父子在那裏繪圖

的一個小房間。

“原來是這樣的呀！”約翰大聲說道。“他們一定要把你關起來！”

“你以為他們能夠麼？”這孩子問道。

“他們一定能夠！”對方叫道。好多年他們都不許××主義者在街上演講。我們定要同他們奮鬥！”

他起身拿他的褂子。“來，”他說。“我引你去見湯姆·埃福梨。”

“湯姆·埃福梨是誰？”這孩子問道。

“他是一個律師，他一定要告訴你的。他是本地的書記。”

“一個××主義者呀！”山杪爾驚訝地大聲說道。這些××主義者又來了！

埃福梨坐在一座背街的小事務所裏，他是一個年青的人，樣子坦白而帶稚氣的，所以山杪爾一見他心就熱了。“同志埃福梨，”地毯的設計師說，“這裏有個你應該幫忙的孩子。你把事情統統都對

他講吧，山杪爾——你可以信託他。”

於是山杪爾又把他的故事重講了一遍。對方欣然靜聽，時而懷疑得高呼，時而高興得大喊。等這孩子把話講完了的時候，他興奮地跳了起來抓住他的手。“山杪爾·普里斯考特，”他叫道，“把牠放在那兒！你真是一個好漢！”

“那麼你擁護我了！”山杪爾大聲說道，慰藉得氣息全無。

“擁護你麼？”對方反響道。“我擁護你一直到地獄冰凍為止！”

那時他又重新坐下，並且神經地開始用他的鉛筆敲着寫字台。“我要招集一個本地的臨時會，”他說。“他們定要扶持你的。近來羅克曼菲爾的運動進行得很滯鈍，像這樣的一個爭鬥正是同志們所需要的。”

“但是我不是一個××主義者呀！”山杪爾反駁道。

“那也行，”埃福梨答，“我們也並不在乎那種

事情。”

山杪爾的意思本不是那個樣子的！但是他又想不到怎樣把牠解釋清楚。

“明天晚上我可以把本地的人員招齊，”對方繼續說。“時間是不能耽誤的。我們是應該撒些傳單出去，令全城都曉得這事情。”

“但是我只想要教會的人來，”這孩子說。

“但是別人無論如何是要來的，”埃福梨說。“並且人民未必連知道他們如何被掠劫的權利都沒有了嗎？”

“是的，”山杪爾說，“他們有。”

“或者，”對方帶笑地補充道，“若是大會受點外來的壓迫的時候，牠一定更要容易行動些。我們要利用這樁事情作一個言論自由的鬥爭，以啟這全城的鋼蔽。不然警察就要把這件事情遮蓋下去，那就永遠也沒有人曉得我們有這一回事了。

“怎樣發出去那些傳單你是必需過細的，”約翰插嘴道。“若是他們能夠的時候，他們是一定要

抓你的。”

“不錯，”埃福梨笑道。“這事情你可以信託各同志！我們曉得一個印刷所，我們可以靠的！”

山杪爾滿意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兒有一個明瞭事理的人，他有信心——一個真正願意做點事情的人！不過可惜他是一個××主義者！

埃福梨拿起一隻鉛筆，寫了這篇新的佈告：

### 羅克曼菲爾的民衆喲！

“因為發現了聖馬太堂的執事有賄賂市會議的行爲，我要求檢舉，於是我就被逐出了教會。

我要招集一個會，把這事告訴給會衆，但是他們拒絕把演講的允許證給我。警察局長麥克客萊對我講，說我絕不能在這城裏演講。

你們擁護我嗎？

我決定在禮拜三的晚上，下午八點鐘的時候，在教會對面的空地演講。

代表言論自由與公民的本分，”

“山杪爾·普利斯考特。”

“這如何？”他問道。

“很好！”山杪爾高興得大聲說道。

“我決心冒險把這個事造了起來，”律師補充道。“我決心把給本地人員的通知趁郵局的晚班發了出去。來，我們現在一道去會他們一兩個，同他們談談這個事情。”

於是他們走了下來，約翰匆匆地回去作事去了，山杪爾同埃福梨朝街下走過了一兩家門面就在一個雪茄煙舖門前駐了足，這舖子是由一個笑容滿面，黑眼飛舞的俄國的猶太人經理。“同志里普曼，”埃福梨說，“這位是普利斯考特先生。”

“同志敏斯基，”一位製雪茄的工人，也從後面的工作室裏來了，裸着兩膀，人非常之黃而且清瘦。埃福梨對他們把山杪爾許多冒險的故事以及他的計劃簡單地講了一下。他們接受這些消息時的興奮的熱情的表現，是令人對於他們的態度一

點也不懷疑的。轉角再過一兩家門面又是一個小舖子，那裏有一個斑白的老木匠，“同志拜格斯，”當他表示贊成他的路徑的時候，他就像抓他的老虎鉗子的柄一般緊捏着山杪爾的手。後來他們去見巴登醫生，一位年青的內科醫生，埃福梨說他是本城地方裏很重要的一個人物。“他是在外國受的教育，”他解釋道，“所以他沒有我們許多內科醫生慣有的狹隘。他的女人也是一個有口才的演說客。”

巴登夫人是一個面目悅人，形容溫和的貴婦，她不禁令山杪爾想起他母親的音容。埃福梨在講他的事情的時候，這孩子在這大一陣都在望着她，心裏老是在那裏想她是怎樣變成了一個××主義的說客的呢！

後來醫生進來了，於是把事情又重說了一遍。他們是非常地高興和興奮，他們把他們的客人留下用點心。他們把這整個的問題都談了出來，令山杪爾驚訝的就是他們心裏把握這問題的正確。對



他們并不要什麼多的解釋——好像你心裏想個什麼他們就知道個什麼樣；這好像是他們有某種開羅克曼菲爾內在生活的鎖鑰，所以他們能夠知道牠裏面的每個人，在任何一定的環境之下，他是恰恰如何地感想，恰恰如何地動作。

這所有的一切在山杪爾都是一種驚人的經驗。幾點鐘以前他還是一個在莽原中吶喊的呼聲；無望而且孤獨的；但是現在他有一大堆的同盟者了，這好像是驀地自地裡頭躡出來的一樣。一些恰恰知道他們的需要是什麼，以及恰恰知道獲得牠的方法的人們；他們無需你去多費口舌，他們作事不與說一句廢話——就好像他們以作這些事為終生的職志！有一陣他非常之高興，因為他心裡完全忘記了他們是什麼人。

但是等他們回到埃福梨的事務所裏以後，他又想起了他們的來歷。他神情懊惱地坐着望着這位年青的律師，對方不禁問道，“是什麼事情啦？”

“告訴我，埃福梨先生，”這孩子說，“巴登家裏

的人是怎麼會相信自由戀愛呢？”

“相信自由戀愛？”埃福梨反響道。“你是怎麼想起了這件事的？”

“未必他們不相信自由戀愛嗎？”山杪爾堅持道。

“哦，自然是不啦。誰說他們是的？”

“但是他們是些××主義者哩！”

於是對方放下他的事情，大笑起來。“你是在那裡拾到這個牙慧的？”他問道。

“哦，”這孩子吃吃地說，“我讀的所有的書上都是說××主義者們相信自由戀愛哩！”

“且等到你的頭腦轉變清晰了以後再講吧！”青年的律師笑道，“那時你再看你所讀的一切是什麼東西！”

“那麼，”山杪爾惶然地喘息道，“××主義者是不相信自由戀愛的吧？”

“他們有些我想是相信的，”就是答辭。“我知道還有一個相信鬼，一個相信教皇，一個相信亞當

與夏娃。我怎麼能去禁止他們的信仰呢？”

一陣的停頓。“你看，”埃福梨解釋道。“我們是一個政黨；任何來加入我們團體的人，我們不能說不要他加入。並且因為我們是一個進步的黨，各種的野人都朝我們這裡來歸。我們怎麼能禁止這種事情呢？”

“但是，”山杪爾大聲說道，“你是在反對宗教！”

“我們同宗教一點也不發生關係，”對方答道。“我告訴過你我們是一個政黨。我們有些覺得必需要離開資本主義的教會——但是你不能拿那個事情深責我們！”

“不會的，”這孩子說；隨後他又補充道，“不過你們不是在想顛覆政府嗎？”

“不然，我們是想叫牠強有力。不過第一步我們是要叫牠脫離資本家的關係。”

“那麼，你們是相信什麼呢？”山杪爾惶惑地問道。

於是對方解釋道，說他們要組織和教育勞動階級，其目的在完成一個經濟的轉變。他們要從資本家的手裡把土地和礦產，鐵路和工廠奪了過來。“我們相信這一類的東西是不應該屬於個人的”，他說，“而是屬於人民的。那時候人人都可以有工做，人人可以得到他勞動的充分的價值，並且不做事的人是決沒有一個能夠生活的。”

當山杪爾在體會這些話的意義的時候，大家都沒有作聲。“但是，”他詫異地大聲說道，“這正是我所相信的啦！”

“自然，”對方答道，“這正是個個有意識的人所相信的。”

“但是——但是——”這孩子喘息地說，“那麼我也是一個××主義者嗎？”

“在這一國中的人十分之九都是××主義者，”埃福梨答道——“祇不過是他們還不曉得。”

“但是，”山杪爾叫道，“你們應該去教他們啦！”

“我們正在盡我們的力，”對方笑道。“來幫我們的忙吧。”

山秒爾口無一言。“但是人民對於你們怎麼有這樣多的假觀念呢？”他問道。

“那些觀念是主人們要他們有的。”

山秒爾正在抓着他的椅背。“哦——這原來是一個詭計呀！”他叫道。

“顯然地，”對方說道。“統治階級的一個詭計。他們有的是新聞與書籍，大學，教會與政府。所以他們造謠中傷，想叫我們不能伸頭。”

於是山秒爾親自發現資本主義最後的恐慌。把人民賴以為生的工具佔為己有，并用來去榨取他們的肉體，令他們的肉體捱餓，良心已經是壞透了！何況還要佔有他們的頭腦，把他們引入歧途！使他們永遠也找不到他們的解放之路！這真是罪惡之罪惡！

“這我不相信！”他吃力地說。

於是青年的律師答道，“來同我們工作一些時

你再看吧。”

## 二十九

山秒爾一回家就遇到一件驚人的事情。那兒有一位活潑而濶綽的少年在等着他。“我的名字是鮑納德，”他說，“我是從羅克曼菲爾的快報館裏來的。我想向你探聽一件事。”

“向我探聽一件事？”這孩子惶惑地反响道。

“就是謁見一次，”對方解釋道。“我想探聽你要開的那個會的情形。”

於是山秒爾駭了一大跳，這種驚駭是每個社會改良家遲早都是要遇到的。他坐在施泰德曼夫人的小客堂裏，把他的事情重新又講了一遍。鮑納德先生的年紀很青，並且剛出大學的門，他的鉛筆悠然地在他的手冊上揮着。“啊喲！”他大聲說道。“這真是一點熱鬧的材料！”

在山秒爾這還是一樁特別的啟示。他很詫異他以前沒有想到這一層。一個人若是他的東西可

以在報紙上發表的時候，開會和演講還有什麼用處？登在報紙上人人都可以讀到；他們可以直接得到牠——絕不會鬧出錯誤，並且閑暇的時候他們還可以讀牠，也有時間去思索牠！

鮑納德先生走了以後，他很興奮地跑去把這個事情告訴埃福梨。“你不消印得那些傳單了，”他說。“因為我把開會的地址已經告訴了他。”

但是埃福梨聽了這話祇是微笑。“我們把我們的材料弄出來也是一樣的，”他說。“你頂好是等等看快報上登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你是什麼意思？”這孩子問道。埃福梨却不肯解釋——他祇告訴山秒爾叫他等等。他也不見得怎麼樣地興奮。

山秒爾又折回家去，後來在下午，當施泰德曼夫人到雜貨店裏去了的時候，門口傳來一陣敲門的聲音，他去把牠打開，令他驚訝的就是他的面前站着畢里·芬蘭根。

“喂，小伙計！”芬蘭根說。

“喂！”山秒爾說。

“我聽說你要演講，這是怎麼一回事？”芬蘭根問道。

“我正在預備講，”就是答辭。“但是你怎麼知道的？”

“我聽喀拉罕講的，是斯萊特莉告訴他的。”

“斯萊特莉！他聽到了這件事情嗎？”

“噢，小伙計！你以為他作總理是幹什麼的？”

芬蘭根把屋裡四處望了一下，知道祇有他們兩人。

“山米，”他說，“爲了朋友的原故，我來給你告個密；這事情我希望你要留意點纔好。”

“是什麼事？”對方問道。

“不要演什講了。”

“爲什麼不？”

“因爲人家不許你講，山米。”

“但是他們怎麼能阻攔我？”

“我不曉得，山米，不過他們是不許你的。”



一陣的停頓。

“你做的這件事情是定要失敗的！”對方說。  
“還是聽我的話吧——若是你繼續幹下去是一定要出岔子的。”

“出什麼岔子？”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或者你要掉在江裡。”

“掉在江裡！”

“是的；不然，在黑巷子裡，總有一天晚上人家要打你的靶的。我也沒有別的話對你講——你祇不要演講就是了。”

山杪爾聲氣也不做。“你不能夠說這些事情！”他喘息地說。

“我的確是說的牠們，”就是答辭。“爲什麼不？”

山杪爾並沒有答應。“我不懂你爲什麼要做這些事情的，”對方繼續說，“也不曉得是誰做了你的後台老闆。不過自我所曉得的看，你是已經販了貨。

來，并且這城裏大多數人的貨你都販了。你販了斯萊特利的，你販了裴特·麥克客萊的，你還販了那些狐羣狗黨的。你販了魏幹特和海克曼的——甚至你還販了柏泰·羅克曼的些許東西，是不是？”

“我想是的，”山秒爾說。“不過我不得去講那一類的事情。”

“哦，他們是不曉得你要講什麼的啦，所以他們決不敢大意。他們決定不得叫你說什麼話的。”

“這種事情怎麼行？”這孩子吃力地說。

“他們向來都是這樣做，”對方說。“哦，看——這是毫無疑義的。未必是人民找不到像這樣的事，未必是他們不肯講嗎？”

“的確的，”山秒爾說。“這就是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哦，”酒保說，“他們絕不得許的。你明白嗎？”

“我明白，”這孩子低語道。

“這城裏執政者人衆，山米；并且他們是要繼續專權下去。你想他們未必想不到法子把你這樣

的一個小子關起來嗎？

“但是芬蘭根先生，那不簡直是暗殺了嗎？”

“呃，你以為他們要親自動手嗎？譬如說亨利·海克曼要一隻子雞佐午餐，他并不要親自動手去擰牠的頸子。”

山秒爾簡直是無辭以對。坐在那裏駭得聲氣也不做。

“你看，”芬蘭根停了一會繼續着說，“這一套把戲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來給你進一言。總之，囹圄要摧殘像你這樣要改良一切的一個孩子幹什麼呢！”

“別的我還有什麼可幹呢？”山秒爾問道。

這話對方答道，“幹？你弄個正經職業，再弄個你喜歡的姑娘成個家。山米，除非是你有個小孩子，你是不曉得人生的真味的。”

但是山秒爾祇是搖着他的頭。這個計劃并打不動他。“我總是盡量地去免除麻煩，”他說，“不過我一定要講演的。”

於是芬蘭根擺着頭，口裏咕咕囁囁地走出去了。山秒爾又匆匆地跑去見他的律師朋友。這次拜訪的結果就是埃福梨強迫地要他答應在黃昏以後不要出去。

“這個城裏在罷工期間的情形我是知道的”，對方說，“所以我不敢大意。現在各工會是被他們摧殘得無餘，剩下的祇有我們了。”

於在山秒爾住在家裏，把他所有各種的經驗，以及他們所遇見的人物，統統都告訴給莎菲和她的母親。這個小孩子簡直是樂不可支。

“哦，我知道這是有人幫助的！”她不住嘴地說，“我知道這是有人幫助的！”

雖然是疲倦得要命，然而青年改良家却興奮得一夜不曾闔眼。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身出去找快報看。

站在街角落的他把報打開。他把報第一面望了一下——那裏一點事也沒有。他望了一下背面的一面，以後就是一面又一面地翻着，想找到那

登載這件事的一面。但是那兒並沒有這樣的一面。於是他又轉頭披閱每一欄的標題——但是他依舊找不着牠。於是他又開始第三遍，每個小節目他都細心地披閱。幾乎找了一個鐘頭，但是除了到處都是廣告以外，他是連演講這個事情的一行字都沒有在這報上找着！

那天早晨埃福梨到他事務所裏來的時候，山秒爾是正在階沿上等着他。看到對方手上拿的報，青年的律師笑了起來。“你找到了吧？”他說。

“這上面沒有！”山秒爾叫道。

“這結局我是知道的，”對方說。“不過我想我頂好是讓你自己去看。”

“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孩子問道。

“這是，”就是答辭，“因為羅克曼的財產有快報十萬元的抵押品。”

山秒爾於是惶然了，站在那裏望着他的朋友。

“現在你知道了爲一個××主義者的義意吧！”埃福梨笑了起來。



.....

.....

.....

.....

.....

.....

.....

.....

.....

.....

.....

.....

.....

.....

.....

.....

.....

.....

1931.4.1, 出版

1—10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一元

上海聯合書店刊

四馬路望平街口



